大师诗选

POETRY OF GREAT POETS

斯宾塞诗选

[英国] 埃德蒙·斯宾塞 著　胡家峦 译



漓江出版社

"诗人中的诗人"的传世华章选萃



ISBN 7—5407—2173—1/I·1337

定价：15.00元

大师诗选

POETRY OF GREAT POETS

斯宾塞诗选

［英国］埃德蒙·斯宾塞 著　胡家峦 译

漓江出版社

斯 宾 塞 诗 选
[英]斯宾塞 著
胡家峦 译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159—1号)
邮政编码:541002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0 插页 7 字数 238000
1997年12月第1版 1997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5000册
ISBN 7—5407—2173—1/I·1337
定价:15.00元



全副武装的骑士，年轻英俊，但尚未经受考验，犹如红十字骑士。
图为卡尔帕乔(约1450—1523年)所绘，配《仙后》第一卷第一章（P.142）。



仙后格罗丽亚娜在斯宾塞诗中是伊丽莎白女王的化身。本图为汉斯·埃沃思所绘(1569年)，表现了伊丽莎白女王的庄严、智慧和美丽，胜过朱诺、弥涅尔瓦(雅典娜)和维纳斯诸女神。配《仙后》第一卷第一章(P.143)。



《圣乔治大战恶龙》。图为马尔托雷尔所绘 (1430年),
配《仙后》第一卷第十一章 (P. 222)。



文艺复兴时期的一幅爱的花园图。园中风景优美，泉水喷涌，还有裸浴女子，犹如诗中描绘的福乡。配《仙后》第二卷第十二章（P.2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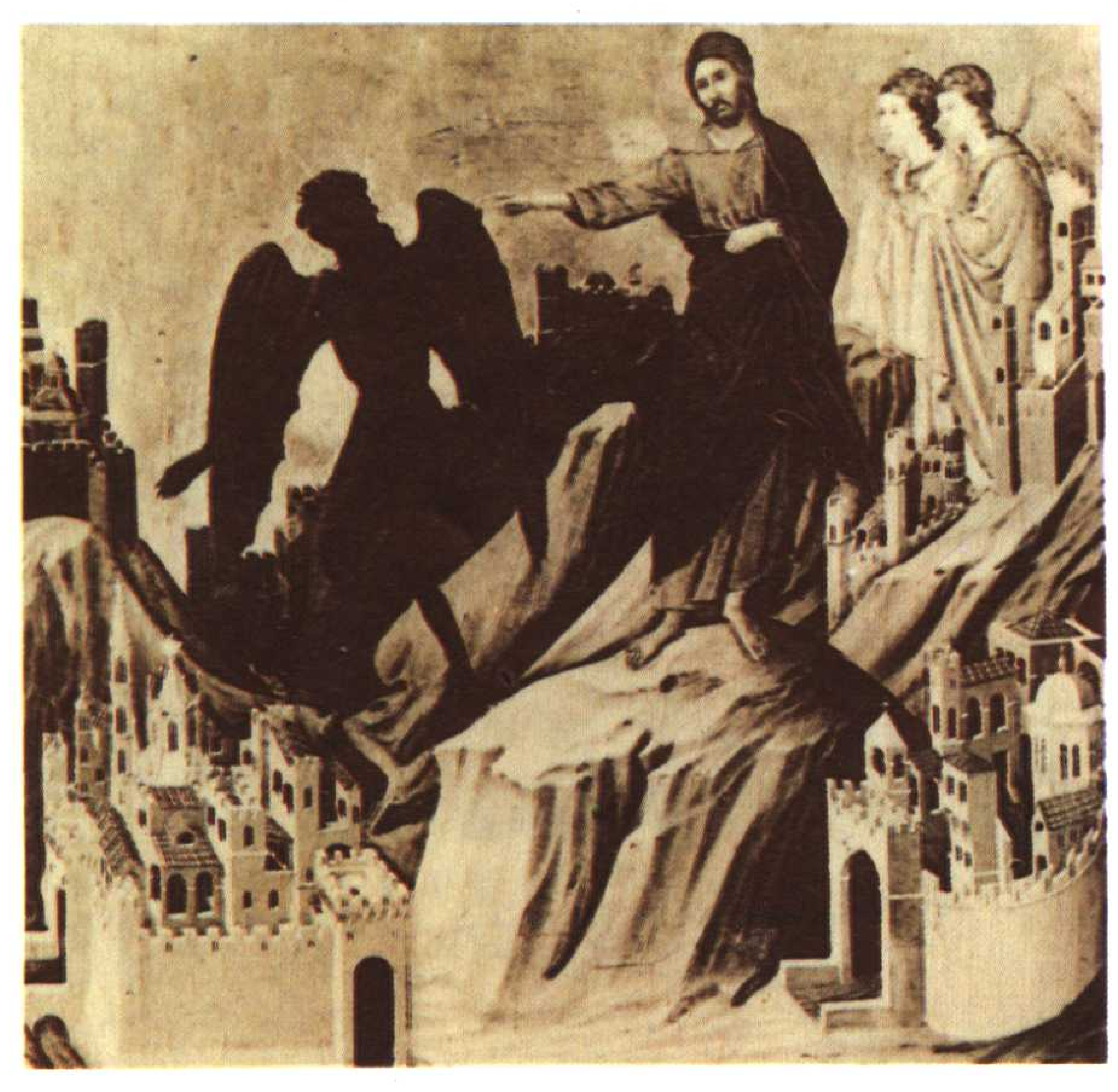
左图：乌娜手牵乳白的羔羊，犹如画中的女子。图为马尔托雷尔所绘(1430年)，配《仙后》第一卷第一章(P.144)。



上图：虚伪的阿奇马戈颇像亨利·皮查姆一本论述道德的书中所描绘的人物插图(1612年)。配《仙后》第一卷第二章(P.175)。



左图：杜埃莎颇像萨塞塔所绘（约1430年）《圣安东尼受引诱》中的女子，她背上的蝙蝠翅膀表明她恶魔般的本质。配《仙后》第一卷第二章(P.188)



右图：《耶稣受撒旦引诱》。图为13世纪画家波宁塞尼亚所绘。玛门神引诱该恩爵士与此图有相似之处。配《仙后》第二卷第七章(P.224)。



[英国]埃德蒙•斯宾塞(1552?—1599)

威廉•布莱克绘

斯宾塞诗选

[英] 埃德蒙·斯宾塞 著
胡家峦 译

Edmund Spenser
Selected Poems

本书根据 The Poetical Works of Edmund Spenser, edited by J. C. Smith and E. de Selincour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12 年版译出

译 者 序

胡家峦

埃德蒙·斯宾塞(Edmund Spenser,1552? ～1599)是英国文学史上继乔叟之后出现的又一位大诗人。他比莎士比亚约早12年，是文艺复兴前期英国诗坛上杰出的先驱之一。如果说莎士比亚是文艺复兴时期最伟大的戏剧诗人，那么斯宾塞则是这一时期非戏剧诗领域内初期的高峰，与晚期的另一座高峰弥尔顿遥遥相对。斯宾塞的主要贡献在于他继承并发展了英国叙事、抒情和讽喻诗歌的传统。他的高超的、富于音乐效果的诗歌创作技巧对他的同时代和后世诗人(包括弥尔顿在内)都产生过重大影响，获得了“诗人的诗人”这一美誉。

斯宾塞出生于伦敦一个布商家庭。当时英国有些地方正开始掀起建立新型学校的热潮。1561年，伦敦布商学校成立。第一任校长是著名的古典学者理查德·穆尔卡斯特。可能就在这所学校成立的当年，斯宾塞幸运地进入该校，受到最新式教育，学习了希腊文、拉丁文和古典诗歌。

1569年，斯宾塞作为工读生进入剑桥大学彭布罗克学院。

剑桥大学当时是宗教改革的中心，也是传播新柏拉图主义的中心。根据学校规定，前三年须学习拉丁文或英文修辞、逻辑和哲学，完成这些课程后才能获得学士学位。随后的三年应学习绘画、天文、古希腊语言文学和哲学。斯宾塞于1573年获学士学位后，又继续攻读硕士学位。

在这一时期，他结认了几位好友。首先是加布里埃尔·哈维，他是彭布罗克学院的青年教师，也是刚选定的研究员。哈维致力于希腊、罗马古典文学的研究，对意大利作家也深感兴趣。斯宾塞后来和他常有书信往来。另一位好友是爱德华·科克，他很可能是为《牧人月历》撰写提纲和评注的人。

1574年，剑桥出现瘟疫。斯宾塞可能短期离开过学校，据说身体欠佳。他在1576年获硕士学位时，成绩并不突出。从他的诗作和书信中可以看出，在这最后几年中，他曾与一位女友恋爱，这位女友也就是《牧人月历》中所说的“罗莎琳”，但恋爱没有成功。此外，他还曾外出游历，可能到了爱尔兰；也可能到了兰开夏东北部，那里有一个古老的斯潘塞家族，他认为自己是这个家族的后裔。据说他在那里住了一段时间，写作《仙后》。

1578年春，彭布罗克学院院长约翰·杨格博士出任罗切斯特主教。主教宅邸位于肯特郡的布罗姆利，离伦敦不远。在杨格任主教的第一年，26岁的斯宾塞就当了他的秘书。斯宾塞这时认识了一些显贵。最重要的是伊丽莎白女王的宠臣莱斯特伯爵。此外还有莱斯特伯爵的外甥锡德尼(Philip Sidney)，以及锡德尼的朋友戴尔(Edward Dyer)。锡德尼是深受意大利文学影响的著名诗人，戴尔也是诗人，比锡德尼年长，诗风也较古旧。在锡德尼、他的姐姐彭布罗克伯爵夫人和他的友人周围形成了一个诗歌团体。这个团体中的第三位诗人是格雷维尔(Fulke Greuille)。这三位诗人经常交换诗作，或选一主题共同来写。这个诗歌团体现已无从稽考，但它显然称为“诗法社”(Areopagus)。斯宾塞这时为莱斯特伯爵服务，并与锡德尼和戴

尔关系很好，但在这个贵族团体的诗歌活动中并未把斯宾塞的创作包括在内。他不过是处于那些显赫人物的外围而已。

1579 年 10 月，斯宾塞在书信中说，他很有希望被莱斯特伯爵派往法国，尽管他这时正在恋爱；还说他写了一部诗作准备发表，但犹豫不决，不知把它献给莱斯特伯爵是否恰当。后来他可能确实短期访问了法国，但未继续为莱斯特伯爵服务。对斯宾塞来说，1579 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首先，他和一位名叫玛查比娅丝·查尔德的女子结了婚，于当年 10 月 27 日在威斯敏斯特的圣玛格丽特教堂举行了婚礼。另外，他的第一部诗作《牧人月历》于 12 月 5 日注册，并在年底以前出版。这部诗作不是献给莱斯特伯爵，而是献给锡德尼的，而且也不是以“埃德蒙·斯宾塞”的名字发表的。诗人的署名是 immerito，意为“卑不足道的人”，也有“尚未得到报偿或公认的人”之意。这部问世之作获得了成功。

1580 年，斯宾塞作为新任爱尔兰总督格雷的秘书前往爱尔兰。这个机会很可能是锡德尼提供的，因为锡德尼的父亲先前也曾任同样职务。到爱尔兰后，他随格雷住在都柏林城堡。不久，他结识了新的友人——都柏林市委会文书洛多维克·布里斯克特。布里斯克特是定居伦敦的一个日内瓦商人之子，也曾在剑桥大学读书（1559 年入校），还曾陪同锡德尼周游欧洲大陆。斯宾塞和他交往甚密，经常一起探讨哲学和“科学”问题。斯宾塞教过他希腊文，他也阅读过斯宾塞正在创作的《仙后》手稿。

1582 年，斯宾塞在都柏林有了住宅。同年他还租得基尔代尔的纽艾比宅邸（原为一座男修道院），并迁居该处。到这时，他已完成了《仙后》前三卷。

英国在爱尔兰的统治当时遭到爱尔兰旧贵族联合农民和游牧部落的抵抗。格雷对此实行强硬政策。1582 年 8 月，格雷被罢去官职，返回英格兰，在伦敦受到攻击。斯宾塞是赞成格雷政策的，对他十分钦佩，在长文《论爱尔兰当前的状况》中曾为他辩护，并在《仙后》（第五卷）中把他描绘为“正义”（阿提戈尔）

品质的一个方面。格雷走后，斯宾塞留在爱尔兰。不久，他成了现任芒斯特市委会在都柏林的秘书布里斯克特的代理。这意味着斯宾塞已直接为芒斯特市长约翰·诺里斯服务了。诺里斯爵士是一个出色的军人，《仙后》前面有一首十四行诗就是颂扬他的。

1590年，斯宾塞迁至芒斯特市科克县的基尔科尔曼宅邸。这时他已年近40岁，拥有约3000英亩土地。他的《仙后》接近完成，前几卷的手稿在伦敦流传。马洛(Christopher Marlowe)曾读过它，还借用了一行诗。弗朗斯(Abraham Fraunce)在他的《阿卡狄亚修辞》(1588)中引用了第二卷的一节诗。斯宾塞的《牧人月历》也广为流传，并在1581年和1586年两次再版。韦布(William Webbe)在他的《论英国诗歌》(1586)中对这部诗作给予了热情的赞扬。

在基尔科尔曼宅邸，斯宾塞身边有两个子女，但他的妻子可能在不久前已经谢世。这时罗利(Walter Raleigh)爵士前来拜访，劝他到伦敦去，将《仙后》出版。在罗利爵士陪同下，斯宾塞前往伦敦，在那里度过数月，校阅《仙后》前三卷。同时他还出版了内容比较杂的《哀怨集》和一首短小牧歌《达芙奈达》。

作为《仙后》作者，斯宾塞被引进宫廷，觐见伊丽莎白女王，并于1591年2月获女王批准的50英镑终身年金。他一面颂扬女王，颂扬为女王服务的诗人和贵妇，但也看到宫廷生活的虚伪和丑恶：阿谀奉迎，尔虞我诈，谗言诽谤。他把这一切经历都写进了他献给罗利的长篇牧歌《柯林·克劳特重返家园》之中。牧歌传统给了他以完美的表现手段：牧歌的两个常见主题相互交错——牧人从“牧人国”出发到现实世界的旅行(以及对这一经历的沉思)和牧人们歌唱爱情的歌赛。这首诗探讨了爱情的方方面面，如乱伦之爱，爱的服务，爱作为创造万物并使之和谐的宇宙力量，以及神圣之爱等。

在这一时期，他向一位名叫伊丽莎白·博伊尔的青年女子求爱。她和她的兄弟是从英格兰来到科克附近的，受到她在当

地颇有权势的叔父监护。斯宾塞把这一求爱过程写入他的十四行诗组《爱情小诗》中。这些十四行诗不仅描述了他个人的经历，也揭示出求爱的过程乃是一种“心理磨练”。组诗出版时，后面附有一首诗人庆祝自己婚礼的诗篇《祝婚曲》，诗中充满了欢乐气氛。斯宾塞和伊丽莎白·博伊尔结婚的年份已无从确定，可能是 1594 年。但地点无疑是科克，喜日是夏至那一天(6 月 11 日——按儒略历，夏至是 6 月 11 日)。《爱情小诗》和《柯林·克劳特重返家园》都是在 1595 年在伦敦出版的。与后者合在一起出版的还有一篇纪念锡德尼 1586 年阵亡的悼亡诗《爱星者》。斯宾塞后来又第二次到伦敦去，度过了 1595～1596 年的冬天。他在婚前已完成《仙后》后三卷，于 1596 年同前三卷合在一起出版。同年还发表了《四首赞歌》，前两首是早期作品，歌颂人间的爱与美，后两首歌颂天堂的爱与美。

斯宾塞始终敬重莱斯特伯爵和埃塞克斯伯爵(与前者有姻亲关系)两家。在《迎婚曲》(1596)第 9 节中，他颂扬了埃塞克斯伯爵的英勇战功。这首诗是庆祝伍斯特伯爵爱德华·萨默塞特的两个女儿在埃塞克斯府邸举行的一次订婚礼。

他在英格兰大约住了一年，在这期间完成了严厉批评政府政策的对话体长文《论爱尔兰当前的状况》(于 1598 年注册，但未能通过检查)。1596 年晚秋，他返回爱尔兰，住在基尔科尔曼邸宅，可能写作《仙后》第七卷的“变化章”。

1598 年，爱尔兰人对英国统治的反叛扩及芒斯特，斯宾塞的基尔科尔曼邸宅被焚毁。他带着告急文书，匆匆离开爱尔兰，来到白厅，并在圣诞节前夕(12 月 24 日)上交议会。两个多星期以后逝世，即在 1599 年 1 月 13 日逝世，葬于威斯敏斯特教堂乔叟墓旁。

斯宾塞为后人留下了一大笔宝贵的诗歌遗产。他的《牧人月历》、《爱情小诗》和《祝婚曲》无疑都是英国诗歌宝库中璀璨瑰丽的珍品，而他的鸿篇巨制《仙后》则更是放射出不朽的光辉。

《牧人月历》包括 12 首牧歌，除头尾两首外，均用对话写

成。前面有序诗，后面有一小节尾声。此外，还有为一位署名 E. K. 的人所写的致斯宾塞友人哈维的书信体导言，各首牧歌的内容提纲以及对语言、意象和寓意的评注。至于 E. K. 究竟是谁，至今难下定论。有人说是斯宾塞在剑桥的友人爱德华·科克(Edward Kirk)，E. K. 是他姓名的两个首字母；有人说是哈维；也有人认为就是斯宾塞本人，因为 E. K. 可能代表 Edmundus Kalender，即“埃德蒙的月历”。

这部诗集是牧歌传统和月历形式融为一体的产物。牧歌在欧洲具有悠久的传统，可追溯到古希腊诗人特奥克里托斯和古罗马诗人维吉尔。到了文艺复兴时期，牧歌已发展为一种被普遍采用的形式。意大利诗人彼特拉克、薄伽丘、曼图安和法国诗人马罗等，都曾以牧歌形式写出了著名的宗教讽喻诗。斯宾塞所借鉴的典范，更直接的就是这些盛行于文艺复兴时期的牧歌。另一方面，历书形式也同样具有悠久的传统，它至少可以追溯到罗马诗人奥维德的《岁时记》。15 世纪末，法国《牧人历书》(1493)被译成英语，在斯宾塞的《牧人月历》问世前已出了 4 版。该书包括身体、道德和精神方面的“需知”，并附有画谱或图表，说明每月的劳作、娱乐、黄道十二宫和宗教节日。斯宾塞把月历形式用作诗的框架，丰富了牧歌传统。斯宾塞的牧歌不再是一首首孤立的诗篇，他的 12 首牧歌每首都与一年的某个月份相应，每个月份既有各自不同的劳作和娱乐，又符合季节特征和环境氛围，同时也暗示特定的宗教节日，而且都与黄道十二宫之一相联系，从而在广阔的宇宙背景上构成了一个和谐的整体。

不仅如此，斯宾塞还借鉴中世纪圣经牧歌的意象。诸如英国本土的作品《农夫皮尔斯的幻梦》和《第二牧人剧》都表明农夫和牧人形象所能具有的各种寓意。其中最重要的隐喻是基督作为“好牧人”保护他的羊群不受撒旦及其“狼群”的伤害。皮尔斯的形象成为 15～16 世纪英国社会和宗教变革的象征，体现了对于理想社会的追求。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反映了对于神话传

说中黄金时代的憧憬，而基督教启示则反映了对于只有消灭撒旦才能复得的伊甸园的向往。这些理想与当时王宫和教廷的现实生活形成对照。斯宾塞把这些因素糅合在一起，溶入他的《牧人月历》中，不仅丰富了"牧人"隐喻，也加强了对现实生活进行讽喻和批判的力量。

《牧人月历》里的中心人物是柯林·克劳特，他的一月、六月、十二月牧歌分别置于一年的开头、中间和末尾，筑起了全诗的构架基础。他是牧人，也是牧人世界的歌唱家，他歌唱自己钟爱的农家姑娘罗莎琳，渴望获得她的爱情。因此，柯林集牧人、诗人和情人的作用于一身。他是初学写诗者，在这方面，他与初登诗坛的斯宾塞本人等同。意味深长的是，柯林这个名字不仅是法国诗人马罗为自己取的牧人名，也是英国诗人斯克尔顿(John Skelton，1460～1529)为自己取的牧人名。因此，"柯林"这个名字本身就意味着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大陆传统与英国本土牧歌讽喻的相互融合。

《牧人月历》的内容除涉及爱情外，还涉及政治、宗教、道德和诗歌。譬如，《四月》实际上歌颂伊丽莎白女王，赞扬她的崇高品质，认为她是正义和仁慈的君主；《五月》、《七月》和《九月》等描写善、恶牧人，讽喻教会神职人员；《十月》涉及文学，评论当时诗歌不被重视的状况，并赞扬诗人的崇高职责。E. K. 把《牧人月历》的主题归纳为三种：怨诉的，道德的，娱乐的。有人侧重第一种，认为其核心是"冷若冰霜的罗莎琳和柯林的爱情故事"；有人侧重第二种，强调"对懒散傲慢、耽于世俗享乐的牧师的谴责"；有人则强调"诗人对艺术和社会所负的责任"。不过，当代批评家又从不同角度探讨《牧人月历》中的隐喻所具有的使全诗获得统一性的力量，并试图将其隐喻模式归纳为一个单一的主题，如：它是"发现自我的努力"；表现"灵与肉"的"对立与统一"；反映"对荣誉的追求"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等等。虽无定论，但这种众说纷纭的状况，正说明人们对《牧人月历》的兴趣日益浓厚。

对《十一月》牧歌也许有必要说上几句。它包含一首优美的牧歌式挽歌，这首挽歌直接借鉴了法国诗人马罗的挽歌《悼萨伏依母后洛伊丝夫人》。在斯宾塞诗中，十一月是属于自然界中死亡的季节，处于黄道十二宫的人马座之下，受致人以死命的弓箭手"人马"(Sagitarius)的管辖。因此，这首挽歌是放在宇宙循环运动的恰当位置上的。附在原诗前的插图中，背景左方有一座教堂和送葬行列，暗示十一月有基督教为死者祈祷的万灵节，以及圣马丁节。这首挽歌有不同的诗节形式，每节10行，按abab bccdbd押韵，与柯林和西诺的对话部分明显地区别开来。挽歌中的叠句"哦，忧伤的礼葬，……哦，悲痛的诗行"变化为"哦，欢乐的礼葬，……哦，快乐的诗行"，表明从悲伤向欢乐的转化，这种情绪的转变又暗示由于基督的牺牲而获得拯救的基督教寓意。《十一月》牧歌里的这首挽歌是英国文学史上第一首牧歌式挽歌，它为后世的诗人提供了典范，弥尔顿的《黎西达斯》、雪莱的《阿多尼斯》和阿诺德的《色希斯》等著名诗篇都借鉴了斯宾塞的典范，使牧歌式挽歌发展为英国诗坛上自成一支的诗歌类型。

《爱情小诗》包括89首十四行诗，描述了斯宾塞对伊丽莎白·博伊尔的求爱过程。它与锡德尼的《爱星人和星》和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构成文艺复兴时期英国著名的三大十四行诗组。

斯宾塞的十四行诗体独树一帜，打破了传统的彼特拉克模式。它包含三个四行(quatrain)和一个两行(couplet)，韵脚按abab bcbc cdcd ee排列，其中b和c两个韵都须重复4次，相互交错，形成"连环扣"，音调委婉曲折，甜美和谐，后来以他的名字命名，称为"斯宾塞十四行诗体"。

就结构的完整性而言，《爱情小诗》胜过锡德尼的诗组，可以和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媲美。《爱情小诗》中明确提及"伊丽莎白"这个名字(第74首)。诗组中可以觉察到时间的推移：从一年的元旦(第4首)开始，经过四旬斋(第22首)、岁暮(第60首)，直到次年元旦(第62首)、复活节(第68首)及以后，求爱大

约经历了一年多时间。邓洛普(Alexander Dunlop)认为诗组可分三个部分：首尾两部分各有21首诗，形成前后对称的格局，中心部分则有47首诗，与为期40天的四旬斋、外加7个星期日的数字相应。汤普森(Charlotte Thompson)又认为，诗组所描述的求爱的曲折过程，大体可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第1～60首)表现渴慕、忧伤和痛苦等强烈情感；第二阶段(第59～63首)标志着从激情向平静的过渡；第三阶段(第63～89首)抒发获得爱情的幸福和喜悦。

尽管《爱情小诗》起因于个人的经历，但却说明求爱是一种“心理磨练”的过程，是对精神和肉体完美统一的执著追求。

诗人一开头就宣称，这些小诗都是献给他所爱慕的女郎的。她灿如“星光”的明眸将阅读它们，而它们也将看见她“天使”的目光(第1首)。采用宇宙间的意象显然旨在以崇高音调开始讲述对爱的追求。诗人嘱咐他的“思想”冲破肉体的束缚，去寻找他的所爱(第2首)。把“思想”作为求爱者是与传统不同的。接着女郎便以“至高无上的美”出现在他“思想”之中(第3首)。从这种理想化的高度，美的意念逐渐有了某种形体，成为人间春天“美丽的花儿”(第4首)。这就意味着进入尘世的领域。诗组中可以发现她的一些具体形象，如：头戴金色发网(第37首)，面对镜子梳妆(第65首)，全神贯注地绣花(第71首)，焚毁诗人的来信(第48首)。但另一方面，她仍是一种理想的化身，如：闪耀着“造物主”的光辉(第9首)，“天国的仙灵停泊的圣港”(第76首)，美的“理念”(第88首)。总的来说，诗人并没有把她过于具体化，也没有把她完全神化。她既是脚踏在尘世土地上的人物，又是一种崇高的精神品质。

作为崇高精神品质的象征，女郎傲视尘世的一切。作为脚踏在现实土地上的人，她又深知自己肉体凡胎的弱点，因而又很谦卑。她表现出体液配合的适度，“把谦卑之中均衡地融合着威严”(第13首)。女郎的这种双重品质对诗人产生了深刻的心理影响。

诗人知道，她的高傲暗示“对卑俗的轻蔑，对低贱事物的嘲笑”，因此“这高傲值得赞扬”（第5首）。它是诗人崇敬和赞颂的一种精神品质。尽管这种品质引起诗人的苦恼，他却并不气馁。他清楚地知道获得女郎的爱不是轻而易举的，因为“这种爱和那卑劣的情欲不相同”，他并不指望“不费心血”就编织出一个“永存的同心结”（第6首）。相反，为了获得真纯的爱，他决心经受考验。他反复描述了他所经历的曲折道路。有时，他怀疑女郎的高傲只是一种“自命不凡”，因而他提醒女郎说：“一切世俗的荣耀，不过是一堆污秽的渣滓。”（第27首）有时，他甚至认为激发他爱情的那些品质也可能会因过分的高傲而腐朽（第41首）。但是，尽管有这些心理上的波折，他却始终没有失去自己的基本信念。诗中“航海”的意象集中表达了他内心的焦躁和潜在的信念（第34首）。他心中虽充满苦闷和彷徨，却没有诅咒和忌恨。他始终抱着成功的希望。他之所以能如此，是因为——正如他对女郎所说——“你塑造我灵魂，铸成我思想”，“你平息了情欲掀起的风暴，它因你而强劲，又因你的美德而减弱”（第8首）。这些诗句足以说明女郎对诗人的精神影响：她是诗人恢复心理平衡的力量，也是使诗人在精神上变得愈来愈崇高的力量，正是这种力量激励着诗人坚持不懈地前去追求。

然而，尽管诗人是个谦卑的求爱者，但他也有促进女郎在精神上变得更为崇高的积极作用。女郎既没有忘记她的肉体必将归返的大地，又时刻沉思她的灵魂所关注的天堂。和别人一样，她也面临靠自身的美德获得拯救的任务。因此她始终沉思着“怎样上天堂”。正是在这种考虑中，她的追求者起到不可缺少的作用。诗人对她说：“请垂顾我吧，谦卑莫骄傲，这样的谦卑会使你更为崇高”（第13首）。女郎谦卑地垂顾追求的诗人，意味着她内心之爱的流露，而爱则必将使她“更为崇高”，因为男女之爱是通向上帝爱的第一层阶梯，亦即通向永恒和天堂的道路。

和追求的诗人一样，被追求的女郎也被喻为“航船”，她“像一艘平稳行驶的航船，有力地劈波斩浪，保持着自己的航向”（第

59首)。于是诗人和女郎都像"航船"那样保持各自的航向,他们坚定不移地朝着爱的目标前进,最终也必将一同进入爱的港湾。在第二年到来时,诗人以平静而充满希望的音调回顾过去,决心改变自己的生活,同时也请他的爱人"把过去一年的烦恼化为新的欢乐"(第62首)。这次,他的呼吁得到了回答。可以觉察到,女郎的思想开始发生变化了。诗人看见他长期的追求即将成功的光明前景:在遭受海上风暴的频频袭击之后,他看到了陆地,从而完全恢复了信心,过去的一切痛苦,现在都"微不足道"了(第63首)。他终于得到了报偿。女郎第一次允许他吻她(第64首)。犹如一只被久久追猎的小鹿,她温顺地来到他的身边,同意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他(第67首)。随后,在复活节,他满怀喜悦地第一次代表自己和女郎两人向上天祈祷,他们真诚地相爱不仅符合复活节的教导,也是神意的实现:"相爱吧,亲爱的,我们应当做到,爱是上帝给予我们的谆谆教导"(第68首)。

诗组中的意象大多是传统的,如:把爱情喻为法庭(第10首)、武装冲突(第12首)、宗教膜拜(第22、68首);把女郎喻为新柏拉图主义理想的化身(第3、9、45、61、88首),她冷若冰霜(第30、42、54首)、美如金银珠宝(第15首)和香花异草(第64首),等等。

诗组结尾的四首(第86～89首)转而哀叹与爱人的分离,也可以说是符合传统的。彼特拉克的颂诗和十四行诗分为两组,一组歌颂生前的劳拉,另一组歌颂死后的劳拉。根据这个原型,十四行诗组把悲叹分离的哀婉音调和渴望最终精神融合的音调混合在一起,应该说是恰当的。不过,《爱情小诗》中最后的分离并不是因为女郎的死亡或感情的疏远,而是出于欢乐的理由。它是从女郎接受求爱到举行婚礼之间不可避免的分离,它预示着最后在《祝婚曲》中所喜庆的婚礼。

《祝婚曲》是斯宾塞"最传统而又最独特"的诗篇。婚曲形式可以上溯到古希腊女诗人萨福,但最有影响的婚姻颂歌则出自拉丁诗人卡图卢斯之手。卡图卢斯写过两种婚曲,一种具有

盛典式的崇高风格，另一种具有个人的抒情色彩。斯宾塞所借鉴的显然是后者。他汲取了众多传统成分，如向缪斯的吁请，喜日的黎明，新娘的美貌，带领新娘回家，喜庆活动，以及新婚之夜。但是，斯宾塞也作出了重大的创新。譬如，传统婚曲是庆祝贵族婚礼的颂诗，而斯宾塞的《祝婚曲》则带有市民阶级的色彩（观看并参与庆婚活动的“商人的女儿”，与贵族婚礼不相宜而体现出市民阶级快乐情调的“丝绸彩帐”以及“芳香的床单、精致的花毯”等）。此外，传统婚曲是为庆祝别人的婚礼而作的，但斯宾塞却不是为别人咏唱，他把诗人和新郎的形象集于一身，庆祝自己的婚礼（“一人独自儿放声歌唱”），歌颂自己年轻的新娘。不仅如此，在形式上也与传统有别，全诗包括 23 个长诗节，每节从 17 到 19 行不等，因此无论是个别诗节或全诗的长度都超过了它的原型，而诗节长度的不均又与其原型的正规诗节形成对照。

更为独特的是，诗中以新娘和新郎为中心，周围是城镇街衢，即社会环境（“商人的女儿”，高呼婚姻神的“男孩子”，鸣钟报喜的“青年”）。城外是自然环境（林木，禽鸟，穆拉谷，山峦，青蛙）。在这外围又呈现出神话世界（缪斯，美惠三女神，海门，维纳斯，铿提亚等）。神话世界之上，则是基督教天国（“天使”，“圣殿”，“诸圣”）。总之，社会与自然、现实与想象、异教与基督教等众多因素融为一体，创造了一个无限浩渺的宇宙空间。正是从宇宙间那黎明前的阴郁和沉寂开始，诗中首先出现了神话人物。在这种氛围之中，新娘从娘家出发；随着旭日东升，人类社会看见庆婚队列穿过城镇街衢，来到教堂，举行神圣的婚仪；接着是喜庆活动；夜幕降临后，众人散去，只把一对新婚夫妇留在洞房，这时又再次出现神话人物和广阔宇宙。全诗以广阔的宇宙开始和结束。在这广阔的背景上，全诗以第 12、13 两节描写教堂婚仪为中心，象征性地把人间之爱与神爱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一曲“宇宙欢乐”的颂歌。

诗中描述了喜日从黎明到夜晚一昼夜的活动，同时也暗示

一年的进程。海厄特(Hieatt)指出，诗中隐含着一种精妙复杂的数的象征结构。全诗 24 个诗节与人格化的“时辰”密切相关，暗示一昼夜 24 小时；在第 17 节，叠句开始变化，而此节第 5 行又提及“夜幕低垂”，从而将全诗分为两部分，前一部分 16 节，叙述白昼活动，后一部分 8 节，描写夜晚情景。这与爱尔兰南部夏至那天白昼约 16 小时、夜晚约 8 小时相应。但是，24 个诗节不仅代表喜日当天的“时辰”，而且也象征划分各个季节的恒星时间。因此，海厄特又进一步指出，前 16 节暗示夏至，后 8 节暗示冬至；第 1～12 节和第 13～24 节则分别代表春分和秋分。此外，365 个长诗行与一年 365 天相应。据此来看，这种数的结构有助于增强时间的主旨。

时间的主旨是具有深刻内涵的。斯宾塞认为，人的一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整个创造活动。大宇宙有春夏秋冬四季，而与此相应，小宇宙(人)则有诞生和青春、成熟、中年以及暮年与死亡各个时期。正如星移斗转带来季节的循环变化、并使这种变化成为一种永恒那样，人类通过婚姻也创造了一种永恒。这种永恒有两层含义：一、通过婚姻繁衍的后代可以永远维系小宇宙的生命，或人类的生存。这就是诗人为什么首先采用了一个“婚床”的意象——“快替她卸去盛装，让她躺在婚床上”(第 17 节)——接着又祝愿新娘“增添众多的后裔”(第 22 节)的原因。二、婚姻还能创造另一种永恒，即人类后代不仅可以维系受到时间制约的生命，而且可以获得超越时间的真正的永恒；尽管他们的肉体终会腐朽，他们的灵魂却可能在天国获得永生：

> 他们可能从尘世这个久居的住处，
> 怀着永恒的幸福，
> 登上你们那傲然高耸的圣殿；
> 并且为酬报他们光荣的业绩，
> 他们还可能把天国的圣龛承继，

使天上诸圣的数目不断增添。

（第 23 节）

因此，结婚本身虽是一个短暂的现实，但它也是永恒的象征。它既是肉眼可见的表象，又是一种内在的精神。正如约翰·利弗(John Lever)所说，它“填平了现实和理想之间的沟壑，成为肉体和精神之间的桥梁”。在这个意义上，婚姻乃是灵与肉的神圣的结合，也是文艺复兴时期人们追求的理想。

《仙后》是斯宾塞杰出的鸿篇巨制。在致瓦尔特·罗利爵士的献函中，作者说明他力图按照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刻画十二种基本品德，目的在于，“用美德和善行来塑造和锻炼高贵纯洁的人”。

按原订计划，《仙后》包括十二卷，但斯宾塞只完成六卷(前三卷，1590；后三卷，1596)和第七卷的片断(1609)。尽管如此，《仙后》仍是文艺复兴时期英国诗歌的典范。全诗的主人公是青年王子亚瑟，他梦见仙后格罗丽亚娜，醒来就动身去寻找她。与此同时，仙后正在宫中举行一年一度的十二天宴会，每天派出一名骑士去除害安良。每一名骑士代表一种品德，其冒险事迹即构成一卷诗书的内容。在已完成的六卷中所写的是：

第一卷：红十字骑士，代表虔诚；
第二卷：该恩，代表节制；
第三卷：布里托玛，代表贞洁；
第四卷：坎贝尔和特里阿蒙，代表友谊；
第五卷：阿提戈尔，代表正义；
第六卷：卡里多，代表礼貌。

在上述各卷中，亚瑟王子时时出现，帮助其他骑士同妖魔、巫师、怪兽、巨人等战斗，他身上集中了十二种品德，是人类最高品德的完美化身。第七卷的片断题为“变化”，写的却是“有恒”。

《仙后》是多种传统的结合：在叙事模式上仿照骑士传奇，在人物塑造和故事情节方面则采用中世纪寓言手法。它是一部伟大的民族史诗，以“寓教于乐”为目的，通过骑士冒险故事来进行道德教育。在宗教意义上，它不仅表现了人类对灵魂拯救的执著追求，而且溶进了对罗马天主教的抨击，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宗教改革的进程。诗中还纳入了英国的历史，是一部充满爱国热情的赞歌，颂扬伊丽莎白女王和在她统治期间英国的繁荣强盛。此外，诗中也表现了文艺复兴时期的多种典型特征，如对人的赞美，对生活的肯定，对冒险精神的歌颂，以及对大自然的热爱等。

《仙后》中使用的九行诗节，又称“斯宾塞诗节”，是斯宾塞留给后世诗人的一项宝贵遗产。这种诗节前八行每行都是十个音节，第九行是十二个音节，按 ababbcbcc 押韵，其中 b 和 c 均需多次重复，回旋顺畅，音韵优美。19 世纪浪漫主义诗人拜伦在《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中、雪莱在《阿多尼斯》中、济慈在《圣阿格尼丝节前夕》中都曾采用过这种诗节。仅此而言，斯宾塞的确无愧于“诗人的诗人”这一美誉。

下面专就《仙后》第一、二卷作一简单介绍。

第一卷讲述红十字骑士的冒险故事。他将随乌娜到她的父母之邦去铲除困扰她父母的恶龙。

第一章：红十字骑士同乌娜和她的仆人矮子驱马平原，忽遇暴风雨，进入深林，与半人半蛇的怪物“错误”遭遇。经过恶斗，骑士杀死怪物。走出深林后，路遇化为老隐士的大巫师阿奇马戈，被邀至他家过夜。夜间，阿奇马戈施展妖术，使一妖精化为乌娜，随同梦精前去骑士那里。梦精让骑士梦见淫邪场景。骑士惊醒，见假乌娜在床边引诱。他既气愤又难过，但终劝她离去。阿奇马戈见一计不成，又谋新策。

第二章：阿奇马戈把梦精变成年轻侍从，与假乌娜做爱，同时叫骑士前来。骑士见此情景，怒不可遏，想杀假乌娜，但被老隐士劝阻。次日黎明，骑士带上矮子，弃乌娜而去。路遇无

信及其女友杜埃莎。骑士杀死无信，追上逃跑的杜埃莎。她自称是菲德莎，并讲述自己的高贵出身和悲惨遭遇。骑士同情她，发誓保护她，两人遂策马同行。不久来到两棵树下休息。骑士摘下一根树枝想编成花环献给新的女友。但大树发出惨叫，接着讲述一个名叫杜埃莎的女巫如何把他——弗拉杜比奥——和他的女友弗蕾丽莎变成这两棵树的经过。这时，化身为菲德莎的杜埃莎吓得昏厥过去，但骑士以亲吻使她苏醒。接着两人策马离去。

第三章：在这期间，无辜的乌娜发现红十字骑士不辞而别，十分悲伤，并立即出发去寻找。在林边歇息时，突然扑来一只饿狮。但狮子被她的美惊住，变得温和、亲切起来，并一直跟在乌娜身后。乌娜向一个姑娘阿贝莎问路。阿贝莎见她身后的狮子，吓得逃回家中，同眼盲的母亲柯西加闩紧大门。乌娜前来投宿，她们不敢开门。狮子撞开门，随乌娜进屋。夜间，阿贝莎的情人柯克拉平偷了教堂财物跑来叩门。因无动静，他破门而入，立即被狮子扯碎。次日清晨，乌娜离开。阿贝莎和柯西加伤心大骂。这时，化为红十字骑士的阿奇马戈前来打探乌娜下落。得悉后，他追上乌娜。但遇上无信的兄弟无法。无法要为兄报仇，立即向假红十字骑士进攻，把他打翻在地，发现原来是老朋友阿奇马戈，便带上乌娜逃走。狮子来救，被无法杀死。

第四、五章：与此同时，假乌娜带红十字骑士来到“骄傲之宫”。女主人卢西弗拉和她的六个顾问举行了壮观的游行。结束后，无信的小兄弟无乐到来，马上向红十字骑士进攻，被卢西弗拉止住。但卢西弗拉为他们安排了比武。红十字骑士打伤无乐。夜间，杜埃莎把无乐偷送去地府治伤，遂又返回“骄傲之宫”，却发现红十字骑士已离去。因为矮子发现宫中有一地牢，囚禁着许多骄傲、贪婪和生活奢侈的人，所以劝骑士赶快逃离。

第六章：在这期间，无法带乌娜进入深林，企图施暴。乌娜呼救，引来大群山林之神，吓走无法。山林之神把乌娜当作

偶像崇拜不止。恰有曾在此山林长大的骑士萨蒂雷恩返回，帮助乌娜逃离。他们路遇一个香客，说红十字骑士被杀，杀人者正在泉边休息。他们赶到泉边，却见到无法。萨蒂雷恩与他交手，乌娜则因见到无法而吓得逃走。那香客实际是阿奇马戈，他见乌娜逃走，也紧跟而去。

第七章：杜埃莎离开“骄傲之宫”，前去追寻红十字骑士，见他正在泉边歇息。两人重逢，都很欣喜。骑士不知泉水已被狄安娜女神施了魔法，饮后失去体力，但仍和杜埃莎淫戏作乐。巨人奥戈格里欧突然出现，捉住红十字骑士，并要杀他。杜埃莎自愿做巨人的情妇，并劝巨人把骑士投入地牢。矮子见骑士被俘，便急忙逃走，设法求援，不久遇见了逃来的乌娜。乌娜听到不幸的消息，悲痛至极，但决心去找红十字骑士，巧遇亚瑟王子。亚瑟王子随他们同去巨人住所。

第八章：亚瑟和巨人大战，杀死巨人，击昏多头怪兽，逮住杜埃莎，救出了红十字骑士。亚瑟按乌娜建议，剥去杜埃莎的红色外衣，把她放走。杜埃莎变成了丑陋不堪的老巫婆，逃入荒野。

第九章：亚瑟王子对红十字骑士和乌娜讲述他梦见仙后、动身寻找她的经过，随后辞别。红十字骑士和乌娜也继续赶路。突然迎面逃来一个骑士，脖子上套着绳索。他叫特雷维尔。他说，他和失恋的朋友特尔文曾碰见恶汉绝望，由于绝望的劝说，特尔文自尽身亡，他则吓得逃之夭夭。红十字骑士要为特尔文报仇，与乌娜来到“绝望之洞”。但他也被绝望说服，认为自己已无法赎罪，只能以死告终。他正要自杀，被乌娜阻止。乌娜一面指责他，一面告诫说，神的恩典大于人的罪恶，不应绝望，随后领他逃出“绝望之洞”。恶汉绝望受挫，也想自杀，却不能死去。

第十章：乌娜见红十字骑士身体虚弱，便带他到“神圣之宫”，受到女主人凯丽亚的欢迎。在这里，忍耐医生治好他的伤，医生助手苦修、悔恨和忏悔使他恢复健康。凯丽亚的第三个女

儿查丽莎给他以爱、义、仁慈的教育，又向他指明天国之路。她请老妇人仁慈带他爬上一座山。接着老隐士沉思又带他看山顶上新耶路撒冷的光辉景象，并告诉他，在完成仙后的任务后，他将在那里像英国的圣乔治那样生活。

第十一章：红十字骑士和乌娜离开"神圣之宫"，走进乌娜父母的国土，与可怕的恶龙相遇。骑士与之鏖战三天。第一天被恶龙的巨尾扫入生命泉。第二天滑倒在生命树的圣膏之中。第三天终于杀死恶龙。

第十二章：喜讯传开，举国欢腾。国王要把女儿乌娜嫁给屠龙英雄。这时有一位使者送来杜埃莎的书信，谎称红十字骑士早已答应娶她为妻。乌娜当场揭穿使者的面目，原来他就是阿奇马戈。愤怒的国王把他投入地牢，接着为红十字骑士和乌娜欢庆订婚礼。度过一般欢乐的时光之后，红十字骑士告辞，启程返回仙国去了。

以上简述的《仙后》第一卷故事包含极为丰富的宗教历史寓意。作为圣乔治的红十字骑士代表英国。在他向伟大的目标——消灭恶龙撒旦和拯救人类（乌娜的父母）——前进时，他不断走入歧途。即使有真理（乌娜）在他的身边，他仍在"错误之林"中徘徊。在初次战胜"错误"之后，又因不能分辨现象与本质，轻易地被虚伪的宗教（阿奇马戈）所欺骗，抛弃了真正的宗教和教会（乌娜）。因此，他别无选择，只能与虚伪的宗教和教会（杜埃莎）联合。他被诱入"骄傲之宫"，变得十分虚弱，成为傲慢的世俗宗教（奥戈格里欧）的俘虏。随后，他为亚瑟王子（宗教改革）所救，摆脱了罗马天主教（杜埃莎、奥戈格里欧），从而与乌娜（新教，尤其是英国国教）重新结合。接着他前往"神圣之宫"，得到了净化，这才有可能去同恶龙撒旦大战。在战斗中，他凭靠生命泉（洗礼）和生命树（圣餐）的神恩而获得新生，增添了无比的力量，最终战胜了恶龙撒旦，拯救了乌娜被恶龙撒旦困扰和束缚（原罪）的父母，即伊甸园中的亚当和夏娃（赎罪之前的人类）。乌娜代表真理、真正的信仰、真正的宗教，也代表英国国教。她所经受的考验乃是

真正的宗教自人类堕落以来和自基督教诞生以来所经受的考验。她渴望拯救人类，尤其是英国，但她不得不面对魔鬼撒旦的各种使者：戴着真理捍卫者面具的虚伪宗教（化身为红十字骑士的阿奇马戈），破坏宇宙神圣秩序的力量（无法），迷信（阿贝莎），无知（柯西加），以及贪婪和买卖圣职的罪恶（柯克拉平）。在被抛弃之后，她在纯朴品质的化身之中找到盟友：狮子，善良的山林之神和高贵的萨蒂雷恩。红十字骑士和乌娜的订婚礼，以及阿奇马戈的被囚，暗示新教、尤其是英国国教对罗马天主教的胜利，预示英国将最终铲除一切邪恶而获得拯救。

第二卷讲述该恩爵士的冒险故事。他将去摧毁福乡并捕捉其女主人阿克拉霞。

第一章：该恩在香客引导下外出探求，路遇化为老侍从的阿奇马戈和他的女友（杜埃莎）。老侍从诬告红十字骑士曾对他女友施暴。得到那女友证实后，该恩追上红十字骑士，立即进攻。但两人很快都认出对方，相互致歉。香客赞扬红十字骑士屠龙的伟绩，并说该恩也将有同样伟大的经历。

该恩前行，见泉边有一女子，胸前插着匕首，身旁躺着一个英俊骑士的尸体，她膝上的婴儿用手在她流出的血中洗涤。她叫阿玛维亚。她说她丈夫莫尔丹特曾外出远游，受阿克拉霞引诱，在福乡淫乐不归。她去找回丈夫，但他因中阿克拉霞魔法，在归途饮泉水而死。她万分悲痛，用匕首刺入自己心脏。她说完便死去了。

第二章：该恩想用泉水为婴儿鲁狄梅恩洗手，但洗不去血污。他发誓为阿玛维亚报仇，带上鲁狄梅恩，向福乡进发。路经梅狄娜城堡，受到梅狄娜欢迎。她有一个姐姐艾丽莎和一个妹妹佩里莎。该恩进堡，适逢艾丽莎的情人胡狄布拉斯和佩里莎的情人无法厮打。该恩劝阻，却遭到他们的共同进攻。该恩还击，他们便退而相互厮拼。再劝，他们又一起转向他进攻。梅狄娜前来劝解，她的姐妹却怂恿各自的情人继续进攻该恩。梅狄娜最后以理性的规劝使他们平息。次日，该恩把鲁狄梅恩交

给梅狄娜抚养，随后辞别。

第三章：当该恩还在为阿玛维亚忙碌时，有个愚蠢的农夫布拉加多奇奥偷去他放在路边的马和长矛。他假扮骑士，降服了无赖特罗姆帕特，并收他为侍从。他们遇见阿奇马戈，后者想让布拉加多奇奥为他向红十字骑士报仇，见他手中无剑，便离去盗取亚瑟王子的魔剑。布拉加多奇奥乘机溜走，路遇美丽的女猎手贝尔福玻。布拉加多奇奥先是吓得躲起来，后又想对她非礼。但她用长矛吓住他后，跑回林中。布拉加多奇奥和他的侍从不敢追赶。

第四章：该恩和香客离开梅狄娜城堡后，路遇疯子福罗尔拖拽年轻骑士菲顿，后面跟着老太婆奥卡申。该恩想救菲顿，但被疯子掀翻在地猛打。在香客提醒下，该恩先拴住奥卡申，然后击败疯子福罗尔，也把他捆住，救了菲顿。这时，皮罗克勒斯的仆人阿丁来找奥卡申，见此情景，大骂该恩，并向他匆忙射了一箭后逃走。

第五章：菲顿讲述了他的遭遇，接着皮罗克勒斯赶来，向该恩凶猛进攻，被击败后，央求该恩释放他的朋友。但福罗尔和奥卡申刚被释放，就一起转向皮罗克勒斯进攻，把他拖在泥地上。香客劝该恩不要干预。

第六章：阿丁逃去向皮罗克勒斯的兄弟库摩克勒斯求救。库摩克勒斯正耽于福乡的淫乐。阿丁激起他的愤怒，带他离开福乡，路经美丽的菲德丽亚的闲湖。菲德丽亚让阿丁留在原地，用船把库摩克勒斯载到一个浮岛上，以淫戏使他忘记复仇之事。随后她离开浮岛，又返回湖岸，恰逢该恩和香客来到。她让香客留在原地，用船把该恩载到浮岛。库摩克勒斯妒火中烧，与该恩厮打。菲德丽亚使他们平静下来，并用船载他们到湖岸。库摩克勒斯已忘记复仇之事。该恩则上岸，遇阿丁，被痛骂一顿后离去。阿丁突见一个疯子跳进湖里，那正是他的主人皮罗克勒斯。于是他也跳进湖里去救主人。

第七章：该恩独自前行，路经荒野，遇到身边堆满金钱的

财神玛门。玛门建议该恩去看世间财富的源泉。该恩出于好奇，随他进入地府。一个恶魔跟在他身后，只要他睡着或触摸任何财宝，就立即把他吞掉。该恩随玛门经过放满金箱银柜之屋、珍宝屋、炼金屋、玛门的女儿菲洛蒂梅之宫，最后到长满金苹果的普洛塞宾娜花园，见到园中河里的坦塔罗斯和彼拉多。该恩抵制了诱惑，被领回阳间，但因三日没有睡眠和进食而晕倒在地。

第八章：在这期间，阿丁和皮罗克勒斯为阿奇马戈所救，成了阿奇马戈的侍从。他们看见晕倒在地的该恩，便要剥去他的衣服，把他丢给兀鹰吃。香客恳求无效。这时正逢亚瑟王子路过。亚瑟王子以理相劝不成，反遭到他们两面夹攻。他因魔剑被阿奇马戈盗走并给了库摩克勒斯，所以被打伤在地。香客给他递去该恩的剑。他用此剑杀死皮罗克勒斯两兄弟，夺回自己的魔剑。

第九、十章：亚瑟王子和恢复知觉的该恩来到阿尔玛城堡。城堡正受到一群暴民攻击。他们击退暴民，进入城堡。女主人阿尔玛领他们参观辉煌壮丽、井然有序的城堡。在这里，亚瑟读到《不列颠史录》一书，该恩读到《古代仙国》一书。

第十一章：亚瑟王子留在阿尔玛城堡养伤，该恩和香客离去。暴民首领马利加率众进攻城堡，亚瑟出城迎敌。他把马利加几次打倒在地上，但马利加却越来越强有力。亚瑟想起马利加是地母之子，一触地就增添力量。于是他抓住马利加，把他撕碎，举在空中，跑到湖边扔进水里。亚瑟回到城堡晕倒，仍留在城堡养伤。

第十二章：与此同时，阿尔玛用船送该恩和香客，船行三日，一路见到各种异象，但因香客的智慧和船夫的坚韧，未曾偏离方向。该恩和香客上岸，赶往福乡，路遇一群野兽，被香客用魔杖镇住。他们先后遇到福乡守门人几尼斯和女子埃塞克丝，看见两个裸浴的少女，听见美妙的音乐，最后来到福乡女主人阿克拉霞住地。她身穿透明纱衣，正俯身轻吻一个失去知

觉的青年骑士沃尔丹，吸吮他的灵魂。该恩和香客猛扑过去，捕获了阿克拉霞，把罪恶的福乡夷为平地。

以上简述的《仙后》第二卷故事与文艺复兴时期流行的“三种灵魂”说有密切关系。根据新柏拉图主义的观点，人有（一）理性灵魂：包括理性和意志。理性能使人理解自然法则（或神意），意志则使人在理性指导下按自然法则行事。（二）感觉灵魂：包括两种力量，一种是“易怒”的力量，与愤怒和恐惧等情感有关；另一种是“情欲”的力量，与欲望、悲喜等情感有关。在健康人身上，这些力量可为意志服务，使意志能够抵制恶而追求善；在不健康者身上，它们则削弱理性和意志，甚至摧毁理性的人。（三）植物灵魂：包括生殖繁衍的力量，它维持人的肉体、从而也维持人的情感和道德生活。植物灵魂的重要产物是“四种体液”（humours）——血液、粘液、黄胆液、黑胆液。每种体液都具有重要的生理作用，但也都与情感、从而也与道德生活有关。当四种体液比例均衡时，感觉灵魂的两种力量就可以相互协调，并与理性灵魂协调；当四种体液配合不和谐时，就可能导致各种情感相应的不和谐，从而影响理性灵魂，使人易受邪恶的引诱。因此，健康的人可能为繁衍后代而产生正当的性欲，体液不协调的人则可能会因性欲过度而耽于性生活，或者因性欲不足而完全不要性生活。愤怒在某些情况下是必要的，但过度的愤怒会使人无法分辨善恶，甚至不分青红皂白地反对一切，而愤怒不足也就根本不能强烈地反对恶。就恐惧而言，它在某些情况下是好的，但过度或不足的恐惧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好的。总体上说，植物灵魂服务于并受制于感觉灵魂，感觉灵魂则服务于并受制于理性灵魂。换言之，理性和意志必须支配或控制各种情感，使之避免过度或不足两个极端——这就是“节制有度”或“中庸之道”。《仙后》第二卷中的该恩即这种“节制”品质的化身。

从这个角度来看，第二卷所述的故事虽然十分繁杂，却都具有总体上的统一性。譬如，开头的阿玛维亚插曲所讲的是感

觉灵魂中的两种力量：莫尔丹特的骑士冒险暗示他代表“易怒”力量，阿玛维亚的爱暗示她代表“情欲”力量。传统的观点认为，“易怒”力量是“情欲”力量的捍卫者，可保护后者不受伤害。因此，莫尔丹特因过度享乐而招致死亡，表明“易怒”力量已被摧毁，而阿玛维亚因莫尔丹特之死而自杀，则表明“易怒”力量的毁灭导致“情欲”力量无法抵制伤害和痛苦的后果。整个插曲至少说明由于不节制所造成的危害。梅狄娜是中庸的化身。她的两个姐妹象征两种极端情感，即过度（佩里莎）和不足（艾丽莎）。这两个姐妹相互仇视，并共同仇视梅狄娜，暗示人的各种内在情感的相互冲突。梅狄娜最后以理性的规劝说服她们，取得了暂时的和谐。这又说明现实世界的节制或中庸并不是一种非常安全的美德。该恩的主要敌人当中，首先是福罗尔（愤怒的本质）。只是在香客（理性）的提醒下，他才知道先要制服奥卡申（愤怒的根由），然后才能制服福罗尔。其次是疯子皮罗克勒斯（过度），他代表因体液配合不和谐而引起的病态的愤怒，说明放纵愤怒的情感将会导致何等的疯狂。他的兄弟库摩克勒斯（不足）主要代表由于情欲过度而造成的“不足”倾向，他从情欲突然转向激怒的一时变化不过表明不节制者的一种特点。皮罗克勒斯和库摩克勒斯两兄弟暗示一种极端情感与另一种极端情感之间的密切关系。该恩必须首先抵制这些不节制的引诱，才能达到“节制”。阿尔玛代表理性灵魂，她的城堡代表与理性灵魂相和谐的肉体。城堡内部是井然有序的，阿尔玛一出现就带来和谐与平静。城堡只受外部的攻击。率众进攻城堡的马利加（不知自制）不仅代表肉体疾病，而且也象征一切可以通过感官破坏理性的力量。意味深长的是，“他的母亲是大地”，只有把他从污浊大地上举起来才能消灭他。亚瑟王子击败他，表明只有依靠完美的品德才能战胜邪恶，才能保护理性灵魂以及与之和谐的肉体。亚瑟王子先前消灭了节制的内在敌人皮罗克勒斯和库摩克勒斯，现在又击败了外在敌人马利加，这就使该恩有可能一举摧毁福乡并捕获妖女阿克拉霞。她既代表两种极端情感的不和谐，又代表理性灵魂对感

觉灵魂的无力控制。她削弱了“易怒”情感，加强了“情欲”力量。该恩摧毁福乡并俘获阿克拉霞表明节制或中庸的最后胜利。

上面已分别侧重从宗教寓意上对第一卷、从道德寓意上对第二卷作了简明分析。但是，必须看到，《仙后》中的每一人物或故事情节几乎都同时具有政治、宗教、道德、历史等各方面的丰富内涵，因而可作多视角、多方位、多层次的分析和理解。任何单一的解释都可能有误或有失偏颇。侧重一两个方面来加以粗略的探讨，不过是提供一些参考而已，希望对理解《仙后》（前两卷）能有所帮助。

然而，尽管《仙后》采用了中世纪寓言手法，内涵极其丰富，但作为文学作品，它决不是简单地把抽象概念加以拟人化。它描绘出一幕幕生动的人生戏剧，刻画出人物的复杂性格和鲜明特点。譬如，第一卷中代表虔诚的红十字骑士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物形象，富有鲜明的人性特征。诗歌一开头便强调这个青年的没有经验和轻率自信。他刚刚投入生活的漩涡，既不了解自己，也不了解世界。他手持银盾，全副武装，但“直到这时，他尚未用过这武器”（第一章第 1 节），他必须发现自己的能力（第一章第 3 节）。当他和乌娜来到蛇怪的洞穴时，他粗心地“把他不用的长矛递给了那个矮子”（第一章第 11 节）。乌娜警告他必须保留武器，因为可能有危险，但他仍很骄矜自信。即使在乌娜告诉他此地是危险的魔穴之后，他还是不予理睬，照样“充满热情和急切的蛮勇”（第一章第 14 节）。不久，由于进一步的错误，他低估了潜在敌人的力量，终于被裹进蛇怪缠卷的长尾之中。这里可以看出，红十字骑士的性格是怎样富于戏剧性地被展示出来的。在他抛弃乌娜的插曲中，对他的描绘更是细致入微。当他看到假乌娜和梦精化成的侍从纵欲淫乐时，他

……妒火中烧，
强烈的愤怒弄瞎了理性的眼，
盛怒之下，恨不得把他们杀掉，

（第二章第 5 节）

他先是满怀妒忌，继而愤怒异常，甚至产生了杀人的冲动。后来他回到自己的房间，心中又“极其痛苦”(第二章第 6 节)。可以说，他是以“罪恶”的眼睛去看罪恶场景的。天一亮，他就逃离了乌娜：

一直想摆脱愁绪、恐惧和妒忌；
意志作向导，悲哀引他入歧途。

(第二章第 12 节)

随后，他路遇杜埃莎。她正是他此时所要寻找的安慰。在她讲述自己的经历时，他却充耳不闻，因为

这时他一直怀着强烈的情感，
敏捷的眼睛忙把她芳容瞻望，
迟钝的耳朵听不见她故事连篇；
……

(第二章第 26 节)

就是在这种混乱茫然的思想状态之下，他被杜埃莎诱入了圈套。这一系列生动的心理描写，是多么富于戏剧性！这类性格描绘贯穿在他由不成熟发展到相对成熟的整个过程之中。此外，他的敌人也都不是简单化的标签。杜埃莎是个美丽诱人的女巫，她懂得怎样使人顺从她的意志。阿奇马戈代表形形色色的虚伪，他总想通过伪装使丑变美、美变丑。他知道受害者的弱点，从而创造适当的场景来进行诱惑。至于乌娜，她因代表真理而不可能像红十字骑士那样复杂。但她不是完全没有色彩的。她具有真理的各种特性，如美丽、忠贞和神圣；同时，她也具有不与真理相悖的女子品性，如温柔、宽容和羞涩。

第二卷中的该恩或许不像第一卷中的红十字骑士那样性格复杂，但他也同样不是美德的简单拟人化。他代表的毕竟只是节制，而不是绝对的禁欲。他是具有强烈情感的，而且在许多

情况下，他还放纵这些情感。譬如，他对皮罗克勒斯表现出深切同情（第五章第 24 节）；他与玛门神的争论虽带有一点道德说教色彩，但也有激情包含在内（第七章第 9～10 节）；尤其是遇见两个在湖中裸浴的女子时，他不由自主地

……走近了湖边，
开始稍稍减慢他热切的步伐，
隐秘的愉快在他坚定的胸中萌发。

（第十二章第 65 节）

毫无疑问，欲火已开始在他心底点燃，直到香客把他拉走。当然，总的说来，他是成功地克制住自己的。此外，对玛门神的描绘也很生动有趣，他表面向该恩妥协，实则却是个意识到自己力量的、相当精明的现实主义者和演说家。对于阿克拉霞，则有不少可以扰乱冷静理性的色情描绘，有意把她写成妖娆妩媚的异教女神形象，旨在说明人们必须在神圣之爱和世俗之爱两者当中进行选择。

目　　录

牧人月历

（选译）

致他的书

去吧，小书：献上你自己，
像默默无闻的父亲的孩子：
去献给他[1] 吧，他是骑士
精神和高尚品质的典范，
如果忌妒冲着你叫喊——
它必会如此——就飞去求援，
飞到他那里去寻求保护，
如果被问及，是谁带的路，
就说是一个牧童，在放牧
游荡的羊群时，曾把你歌唱：
当那位贵人看你的辰光，
恳请他把我的大胆原谅。
但是，若有人问你的姓名，
就说你出身卑微的门庭：
对此你也感到难为情。

---

① 指斯宾塞的恩主菲利普·锡德尼爵士(1554～1586)。《牧人月历》就是献给他的。

当你把各种难关渡过，
就来告诉我对我的评说：
今后我将会送去更多。

IMMERITO[①]

① 意为“卑不足道的人”。

一 月

提 纲[1]

在这第一首牧歌里，牧童柯林·克劳特[2] 抱怨自己的不幸爱情，因为他新近(似乎)迷恋上一个名叫罗莎琳的乡村姑娘：他为这种强烈的爱情所苦恼，把他的悲惨境况比作一年中阴忧的季节、霜冻的大地、冻伤的树木，以及他自己那些冷得难受的羊群。最后，他感到失去了往昔的一切欢悦和乐趣，因此折断了他的牧笛，自己也躺倒在地上。

① 斯宾塞的《牧人月历》初版时(1579)，有一位署名为 E.K. 的人为之作序，并为每首牧歌写了提纲和评注。至于 E.K. 究竟是谁，现已无法确定。

② 牧人名，是《牧人月历》中的主要人物。

柯林·克劳特

有一位牧童(这样称呼他最好),
当冬天恶意的破坏即将收场,
在一个晴朗的日子,趁阳光普照,
领出了久久被关在圈里的群羊。
它们已萎顿不堪,衰弱无力,
足蹄儿都难以支撑它们的躯体。

牧童的神情和羊群一模一样,
既愁眉不展,唉,又面如土色,
像有伤心的事儿,或堕入了情网:
他善奏牧笛,并形成自己的风格。
他领着虚弱的羊群走向山峦,
羊群在吃草,他却伤心地悲叹。

“爱神啊,请你们同情恋人的悲痛
(若真有神明会同情恋人的苦恼),
从天上俯视吧,你们永在欢乐中,
请侧耳倾听我这悲伤的曲调。

潘神[1] 啊，牧人之神，你也曾爱恋，
同情这痛苦吧，你有过同样的体验。

“大地啊，冬天的愤怒使你荒凉，
你成了镜子，可照见我的苦境：
你的新春开了花，接着又赶忙
用水仙把骄傲的夏日装饰一新。
如今出现了你冬天的风暴状态，
你新近披着跳舞的罩衣被损坏。

“冬天的狂暴，肆虐在我的心中，
我生命的血液由于严寒而凝固：
风暴的喧嚣引起了我的苦痛，
仿佛我一年耗去，渐至岁末。
唉，如今我的春天已消逝，
唉，如今我的春天已终止。

“秃树啊，你们遮荫的叶子已落光，
鸟雀曾在密叶间筑起了巢窝：
如今覆盖着苔藓和灰白的寒霜，
不再有你们的蓓蕾开放的花朵：
我看见你们的枝杈上泪流如注，
泪珠儿残留，结成了凄凉的冰柱。

① 希腊神话中人身羊足、头上有角的牧人之神，也是牧歌之神。他曾爱上山林仙女绪任克斯，绪任克斯为逃避他的追逐，恳求她的姐妹们使她改变形体，最后她被变成芦苇。潘神就用芦苇制成牧笛。

“我的茁壮的叶子也已经干枯，
我的及时的花蕾因呜咽而凋萎：
我的花朵在青春的枝条上开出，
现已被阵阵的叹息吹落，摧毁，
从我的眼中细细的泪珠儿落下，
犹如冰柱在你们的枝条上高挂。

“虚弱的羊群啊，羊毛绽裂而粗糙，
你们因食不果腹而双膝发软，
这足以证明对你们照顾不周到，
你们那主人的思想不胜忧烦。
你们衰弱我苍白；你们消瘦我凄凉：
我哀伤而憔悴，你们憔悴而哀伤。

“一千次我诅咒那个忧烦的时刻，
当我渴望看到那邻近的村庄：
一万次我深深祝福那个时刻，
当我见到了她那般美丽的景象。
但一切徒然：那美景成了我祸胎。
神明啊，爱情竟同时带来乐与哀。

“我不是对霍宾诺尔① 抱怨不已，
虽然他追求我爱人，日日不断：
我蔑视他那粗俗的殷勤和赠礼，

① 牧人名，是柯林的挚友，见《四月》、《十一月》牧歌。

他的羊羔、早熟的果子和饼干。
傻霍宾诺尔啊，你白送那些赠品：
柯林也照样把礼物送给罗莎琳。

“我爱这姑娘，(唉，我为何要爱?)
我心中悲切，(唉，我为何悲切?)
她不领我的情意，反而来指摘；
还蔑视我这乡村风味的音乐。
她痛恨牧人的创造，像痛恨毒蛇，
还嘲笑柯林·克劳特编写的歌。

“为什么我的牧笛使潘神欢欣，
却不能按我的心愿讨你喜欢：
不幸的缪斯啊，你把我沉思的心
常常宽慰，该宽慰的时候却又难：
牧笛和缪斯啊，应赔偿我失恋的时光。”
牧童折断了牧笛，躺倒在地上。

这时，暗淡的夕阳开始放低
他那疲惫的车舆，霜冻的夜晚
拉开了横越天空的黑色罩衣。
看到这，半带怨艾的沉思少年
站起来，往回赶晒过太阳的群羊，
羊头低垂，像悲叹他忧烦的境况。

柯林的格言。

*Anchôra speme.*①

① 原文为拉丁文。E. K. 评注:"它的意思是,尽管他情感极度强烈,爱情不幸,但是凭靠希望,他在某种程度上重新获得了安慰。"

四　　月

提　纲

这首牧歌是特意对我们最谦和仁慈的君主伊丽莎白女王表示敬意和颂扬的。歌中的说话者是两个牧人霍宾诺尔和西诺①：霍宾诺尔已在前面提及，他很爱柯林；在这里，他显得更为重要，他悲叹那个少年在爱情上遭到巨大的不幸，因而思想疏远了一切，不仅离开了最爱他的霍宾诺尔，也取消了从前的所有乐趣和学习，不再欢快地吹奏牧笛，也不再学习吟咏作诗以及其他值得称赞的练习。因此，为了证明柯林更擅长诗歌艺术，霍宾诺尔利用机会唱起了柯林先前所写的一首赞扬女王的歌，在歌中女王被粗鲁地称为伊丽莎。

---

① 西诺是取自法国诗人马罗的挽歌《悼萨伏依母后洛伊丝夫人》中的牧人名。关于马罗，参见《十一月》牧歌“提纲”和注。

西 诺

告诉我，好霍宾诺尔，哭泣为什么？
为什么？是恶狼撕扯了你的羊羔？
还是你音调优美的风笛已断折？
还是你钟爱的姑娘已把你抛掉？

或者，你想使眼睛与年月调协，
用雨水把田垄的干渴和喘息止住？
犹如四月的阵雨，你滴滴泪液
流下了双颊，以解除你干渴的痛苦。

霍宾诺尔

没什么能使我如此深深地悲伤，
除了那个小伙子，我长期钟爱他，
他却爱上了鄙视他爱情的姑娘：
他陷入痛苦，撕扯自己的头发。

他断然放弃了牧人的一切乐趣，
那支使我们欢悦的快乐牧笛，
他有意折断，不再把惯常的小曲
歌唱，而在这方面他无与伦比。

西 诺

是怎样的小伙子，你为他如此悲戚？
难道爱竟使爱的感受者痛苦？
他既有那样卓越的写诗技艺，
怎么会没有本领把爱来约束？

霍宾诺尔

是你认识的柯林，那南方牧童：
爱神用致命的箭矢把他射伤。

他身上系着我全部的欢乐与悲痛，
我曾用礼物夺取了他放浪的心房。

他痴愚的心灵已从我身边脱逃，
跑去向山乡寡妇的女儿求婚：
美丽的罗莎琳给他带来了苦恼，
他的朋友如今变成了陌生人。

西　诺

不过，若他的小曲真写得精巧，
就请你，霍宾诺尔，给唱上一首：
我们的羊群正在眼前吃草，
我们俩也遮在这片荫凉里头。

霍宾诺尔

我同意：我将唱一首他的短歌，
歌唱美丽的伊丽莎，牧人的女王：

他先前写这首歌时在泉边偃卧，
曾和着潺潺流淌的泉水歌唱。

“俊秀的仙女啊，你们在这福溪里
　　洗浴着胸口，
舍弃水中的闺阁吧，看看此地，
　　应我的请求：
还有贞女们①，住在帕那索斯山，
那里流淌着赫利孔②，学问的灵泉，
　　请帮我歌唱
　　对她的颂扬，
要胜过对所有丽人的颂赞。

“让你们清越的歌声把伊丽莎赞颂，
　　那有福的佳丽：
贞女的花朵啊，祝愿她欣欣向荣，
　　在王家境地。
绪任克斯的女儿，她毫无瑕疵，
牧人的潘神生下了她这个孩子③：
　　雍容的风度

① 指文艺九女神缪斯。
② 帕那索斯山位于希腊南部，古时作为日神阿波罗和文艺九女神的圣地。赫利孔是文艺九女神的住地。严格说来，赫利孔不是“泉”，而是山，山上有灵泉，象征诗歌灵感的源泉。
③ 此处说伊丽莎是潘神的女儿，暗示伊丽莎白女王的神圣不朽。E. K. 评注：“潘神意味着（伊丽莎白）女王的父亲，即名声显赫的、战无不胜的先王亨利八世。”

来源于神族，
沾染不了人间的污渍。

“看啊，她端坐在那片绿色草坪上，
（景象多美丽）
身着深红衣，宛如贞洁的女王，
还穿白貂皮。
她的头上戴一顶深红的王冠，
镶嵌着淡红的玫瑰，鲜黄的水仙：
一端月桂插，
一端樱草花，
装点着中间芳香的紫罗兰。

“告诉我，可曾见过她天使的面颊，
福柏[①] 般美丽？
她那天仙的仪态，王子的优雅，
你们能相比？
红玫瑰与那白玫瑰相结相联[②]，
在她的双颊绘出了生动的容颜。
谦逊的目光，

---

① 即月亮女神，因生在得罗斯岛铿托斯山上，又称铿提亚。

② 红、白玫瑰分别是英国“玫瑰战争”(1455～1485)中的双方兰卡斯特王室和约克王室的徽记。红、白玫瑰的结合暗示两个王室的联合。兰卡斯特王室的亨利七世娶了约克王室的伊丽莎白公主(即伊丽莎白女王的祖母)，生了亨利八世，从而象征红、白玫瑰的结合，两个王室的统一，“玫瑰战争”的结束。

威严又端庄，
除了在那里，你们何处曾瞻见？

“我看见福玻斯[1] 探出金色的头，
在朝她谛视：
但当他看见她光芒四射的时候，
却大为惊异。
他因见下界另一颗太阳而羞红，
再不敢露出自己火红的面容：
若敢，就让他
同她比一下
光辉，必将以失败而告终。

“露面吧，铿提亚，把你的银辉展现，
别感到羞愧：
一旦她显露自己美丽的光焰，
你将多狼狈？
我不愿把她同勒托的子女[2] 相比，
那蠢行给尼俄柏带来了深深悲戚。
她变成石头，
每日叹无休，

① 即日神，与阿波罗同。
② 根据希腊神话，女巨人勒托只生下阿波罗和阿耳忒弥斯两个孩子；而忒拜的皇后尼俄柏生了十四个儿女，她为此而骄傲，并嘲笑勒托。阿波罗和阿耳忒弥斯杀死了尼俄柏所有的子女，主神宙斯则把尼俄柏变成一块石头，终日以泪洗面。

告诫所有其他人要留意。

“牧神潘可自豪，因为他竟然生下
　　这样的美女，
绪任克斯可雀跃，因为命运竟使她
　　把丽人生育。
每当我的小羊羔哭着要亲娘，
我就向她献一只乳白的羔羊：
　　她是我绝对的女神，
　　我是她的牧羊人，
虽然很辛苦，汗水直流淌。

“我看见卡利俄珀[1] 向那里疾走，
　　走向光耀的女神：
其余的几位缪斯也紧跟在后，
　　提琴带在身。
她们携来的是不是月桂树枝[2]，
全部都要给伊丽莎捧在手里？
　　她们奏得多么甜，
　　一路上歌声不断，
听见它令人心旷神怡。

---

① 文艺九女神中司掌史诗的缪斯。

② E. K. 评注：月桂是“光荣和胜利的象征，因此为强大的胜利者所佩戴，也为著名的诗人所佩戴，就像彼特拉克所说的那样”。

"看啊，美惠三女神[1] 起舞翩翩，
随乐器节拍：
轻盈灵巧地舞蹈，歌声悠然，
嬉戏多欢快。
要不要第四位女神来配对成双？
让那个位置留给我这位女郎：
她将是女神之一，
填补第四把交椅，
和其余的一起来统治天堂。

"那群秀美的姑娘向何处疾奔，
排列成一行？
她们被人称作是湖上夫人[2]，
走向她身旁。
克洛里斯[3]，最主要的一位女仙，
捎来了一顶橄榄枝编成的王冠：
当烽烟消失散尽，
橄榄意味着和平，
它适合公主，高贵而庄严。

"牧人的女儿啊，你们在绿原安居，
赶快去那边：

---

① 主神宙斯(朱庇特)的女儿，赐人美丽和欢乐的三女神。
② 即水泽仙女。古时认为每一水泉湖泊都有一位仙女掌管。
③ 希腊神话中的仙女。西风之神爱上了她，把世间的花草都让她掌管。她象征绿色。

别让任何人到那里，除了贞女，
　　去为她打扮。
她坐在适当的地方；来的时候，
要注意，别让粗野使你们丢丑：
　　缎带要扎牢，
　　腰肢要束好，
为增添秀美，再系上花鞋扣。

“请带来石竹以及紫色的耧斗菜，
　　还有桂竹香：
麝香石竹的粉红花，为情人所佩戴，
　　也务必捎上。
请为我把这片地上撒满水仙，
把立金花、驴蹄草、可爱的百合撒遍：
　　美丽的三色堇，
　　墙上的花草茎，
要与好看的鸢尾花相伴。

“起来吧，伊丽莎，虽然你满身饰彩，
　　穿皇家华服：
美丽的姑娘啊，你们现在可离开，
　　请各自上路，
我深怕打扰你们的时间太长：
让伊丽莎姑娘感谢你们的歌唱。
　　如果你们到这里，
　　正值我采摘梅子，
我一定分给你们共品尝。”

西　诺

上面这首歌是柯林自己所编？
愚掘的少年啊，爱情遮蔽了眼睛：
陷入这样的困境，真令人遗憾，
痴迷的蠢人对一切都漠不关心。

霍宾诺尔

我敢说，这样的人更是大傻瓜，
他爱着自己无法买到的东西。
让我们回家吧：夜幕已降下，
闪烁的群星把日光逐出了此地。

西诺的格言。[1]

O quam te memorem virgo?

霍宾诺尔的格言。

O dea certe.

① 原文为拉丁文。E. K. 评注："这一诗句取自维吉尔(《埃涅阿斯记》第一章第327～328行),是诗人代表埃涅阿斯对他的母亲维纳斯表达赞美的感叹词语(当时维纳斯化为狄安娜的一位侍女在他面前显身):极其神圣。霍宾诺尔把伊丽莎比作那位女神,似乎为柯林崇高的颂歌中巨大的想象力所征服,不禁高声地感叹起来(O quam te memorem virgo?),否则,要是突然沉默,就不能表达他崇高的思想。西诺用这一诗句中的另一部分来回答霍宾诺尔,犹如以赞同的口吻确认伊丽莎一点也不逊于那位诗人所大胆颂扬的女神,O dea certe."



提　纲

在卡狄① 身上表现了一个极好的诗人典型，他感到无法维持自己的尊严和学习，因而抱怨人们对诗歌的蔑视及其种种原因：特别是，在所有的时代，甚至在蛮人中间，诗歌都始终受到非常的尊重，而且它的确是一门极其崇高的、值得赞扬的艺术：更确切地说，并不是艺术，而是一种神圣的天赋和超凡的本能，它不是通过努力和学习获得的，而只是以这两者作为装饰：它是通过某种神圣的灵感注入心智之中的，这一点作者曾在他的一本题为《英国诗人》② 的书中（也在别的地方）作过详尽的阐述。这本书不久前到了我手中，我也确实想进一步考虑出版。

① 牧人名。卡狄代表受挫的诗人，要求恩主的庇护以求生存。皮尔斯与之相对，充满信心，他的理想是现实的艰难所不能动摇的，在本诗结尾，他还许诺未来的报偿。

② 已散失。这时是唯一提及该书之处。

皮尔斯

卡狄，抬起你沉重的头吧，真丢脸，
让我们想想用什么嬉戏和乐事，
来度过这滞留不去的漫长白日。
往昔你常常带领着牧羊少年，
猜谜，捉俘虏游戏，还吟咏作诗：
如今是一片死寂了，因你的沉眠。

卡　狄

皮尔斯，我过去长期地卖力吹笛，
以致我所有的牧笛都破旧不堪：
我可怜的缪斯把她的存货耗完，
却没得什么好处，更不曾获利。
这样的欢乐使蚱蜢极其可怜，

虚弱无力地躺着，为冬天所压抑。

美妙动听的小曲，我经常编出，
以投合青年人的心意，使成群的鱼秧[①]
欢天喜地：我怎能因此而更强？
他们乐滋滋，我却获奖赏不足。
我敲打灌丛，鸟儿朝他们飞翔：
这对于卡狄又能有什么好处？

皮尔斯

卡狄，受赞扬要比获奖赏更好，
荣耀比起利益来，也要大得多：
多么光荣啊，把青年不羁的欲火
加以约束，给他们以忠言相告：
或驱策他们前进，以诗情的欢乐，
把他们受到感染的欲念诱导。

一旦你编好了你的曲调音韵，
乡民们是怎样依恋在你的四周：

① 即此行诗中前面所说的“青年人”。

你像把他们的感觉灵魂夺走，
犹如那一个牧人[1]，他还没获准
就接他妻子离开普路托的冥府：
他音乐的力量把地狱的恶犬[2] 驯顺。

卡　狄

孩子们赞美孔雀的斑斓翎尾，
惊讶于阿耳戈斯的百眼闪光[3]：
但有谁会因此给它更多报偿？
或多用一颗谷粒来把它养喂？
那种赞扬是轻烟，飘散在穹苍，

---

① 指俄耳甫斯，传说中的音乐家，善鸣琴，百兽闻声起舞。俄耳甫斯在结婚那天，他的妻子欧里狄刻突然死去，被拖进地狱。俄耳甫斯跟到地狱，用琴音感动了冥王普路托等地狱诸神。他们答应他领回他的妻子，但有一个条件，就是在返回阳间的路上，他不得回头看她。但是，他在途中因急于看她，一回头，地狱诸神便把他妻子抢回了地狱。

② 指守护冥府入口的三头狗。

③ 希腊神话中的主神宙斯之妻赫拉把他的情妇伊俄交给有一百只眼睛的阿耳戈斯看管。但后来赫耳墨斯用音乐催阿耳戈斯入眠，杀死了他，随后带走了伊俄。传说阿耳戈斯的一百只眼睛被赫拉放到她的神鸟孔雀的尾巴上，表示纪念。

那种话语是疾风，转眼就白费。

皮尔斯

抛弃卑不足道的村野粗汉，
高拔起自己，超越低贱的尘土：
歌唱血红的玛耳斯[1]，战争，比武，
转向君王吧，他们戴威严的王冠。
转向骑士吧，他们的甲衣已锈住，
完好无损的头盔也日渐棕暗。

你的缪斯可张开她拍动的翅膀，
从东到西无拘无束地伸展：
你还可停在美丽的伊丽莎身边，
或者，你若愿以更高的音调歌唱，
也把她宠爱的高尚的贵人[2] 颂赞，
因为他最先把白熊带上了权杖。

当你一个劲儿地急弹猛敲，

① 即战神。
② 指伊丽莎白女王的宠臣莱斯特伯爵，他的纹章上绘有熊和“粗糙的”权杖。

有点松弛了你那高昂的琴弦①：
你还可转而把爱情和欢乐咏赞，
并放声歌唱，领头跳磨坊主舞蹈②，
虽然伊丽莎也是舞圈的一员。
我们卡狄的名字将响彻云霄。

卡　狄

的确，我听说罗马的狄蒂罗斯③，
通过梅凯纳斯使牧笛留传，
他往日曾用它教羊群吃草用餐，
教耕作的大地把耳朵及时竖起，
还常常歌唱死一般的恐惧和争战，
天空听见他歌声也浑身颤栗④。

但梅凯纳斯啊，已被泥土裹起来，

① 意为降低了音调，即"从庄严的内容转向欢乐的内容"(E. K.)。
② 一种舞蹈的名称。
③ E. K. 评注："即人们熟知的维吉尔；他通过梅凯纳斯而受奥古斯都大帝之宠，并为奥古斯都大帝所激励，转而写作比他过去所写的更为崇高的诗歌。"
④ 以上数行诗暗指维吉尔的三部作品：《牧歌》、《农事诗》和《埃涅阿斯记》。

伟大的奥古斯都也早已亡故：
所有的名人都被铅棺包住，
这些都是诗人们演唱的题材：
凡英勇事迹受人敬畏的人物，
对他们的崇高颂诗永为人喜爱。

后来，美德因年老而腰弯背弓，
强健的壮年被带到安乐的境地：
表演的诗人发现一切无价值，
不能拿到渊博歌队的竞赛中。
横溢着才华的溪流开始停滞，
光耀的荣誉被关进可耻的囚笼。

如果说，在那诗歌的旧枝枯干上，
有什么花苞又开始抽芽吐蕾：
它不是被迫去假装人们的愚昧，
随众人用下流的音韵轰然作响：
那就是刚刚吐芽便再度凋萎：
吹笛者汤姆[1] 吹奏的曲调会更棒。

---

① 指英国古时一种化装舞蹈莫里斯舞(morris dance)的伴奏者。

皮尔斯

无比的诗歌啊，哪里是你的地方？
倘若你没有坐在王侯的宫殿里：
(王侯的宫殿对你最为适宜)
低贱者也没有把你拥抱在胸膛。
那么，梳理好你抱负不凡的羽翼，
赶快飞回你所来自的天堂[1]。

卡　狄

啊，皮尔斯，它过于苍白无力，
难以高飞，作如此奔放的翱翔：

① 即转向受到神爱激发的更为崇高的诗歌。

它东拼西凑的羽翼还不很健壮①，
要作这有名的飞翔，柯林最适宜：
假如他不是为爱情而苦恼悲伤，
他就会升腾，像天鹅般歌声甜蜜②。

皮尔斯

傻瓜啊，正是爱才教他高高登攀，
拔地而起，超越了讨厌的污泥：
他所钦慕的如此不朽的镜子③，
使人的思想升腾到星空上面。
并使被囚的勇气④ 有凌云壮志，
崇高的爱讨厌低垂的眼。

---

① 暗示诗歌艺术尚不完美。

② E. K. 评注："这一比喻似乎很怪，因为很少有人赞扬天鹅唱得甜蜜的。但据学者们说，天鹅在临终之前唱得极为悦耳，本能地预示即将来临的死亡。"

③ 镜子指女子的美，因为她的美是天堂之美的反映。情人看见女子的美，可以超越世俗之念，更接近神圣的美和爱。

④ 指思想卑贱、贫乏的人。

卡　狄

诗人的状况可完全不是这样，
傲慢的爱神是暴君，凶残跋扈：
他在统治区把一切势力排除。
空虚的头脑需要著名的诗行，
但缪斯却不与乖戾的忧伤同住。
愚蠢的织法是手上捧着两张网。

谁要是决心获取奖赏丰厚，
想抛出惊人的词句，如雷鸣电闪：
让力量注入丰盛的肉食和杯盏，
酒神的果实是睿智的日神之友①。
当头脑因美酒而开始烦躁不安，
音韵就会像泉水迅疾地涌流。

皮尔斯，你不懂音韵应如何激昂。
要是我的双鬓因美酒而红暗，

① 日神司掌诗歌。此行意为酒力可增进诗的灵感。

并束上两支野生的常春藤[1] 花环，
我将能怎样举缪斯于雄伟的舞台上，
并教她脚踩高统靴[2]，阔步昂然，
伴着奇特的柏洛娜[3]，全副武装。

但我的勇气啊，还没温热就变凉，
因此，我们满足于卑陋的荫凉地：
在这里，没有激荡的潮水来[4] 袭击，
细长的牧笛可安然地调谐鸣响。

皮尔斯

当我的山羊生下幼仔之时，

---

① 酒神的圣物。
② 古希腊悲剧演员穿高统靴。此处指悲剧。
③ 罗马神话中的女战神，朱庇特的女儿。她是从朱庇特头里崩进出来的。朱庇特叫他的儿子沃尔坎用斧劈开他的脑袋，头里便跳出了全副武装的柏洛娜。
④ 指战争动乱；即战神柏洛娜不会来到牧人的国度。

卡狄将有只羊羔放进他牧场①。

卡狄的格言。

Agitante calescimus illo &c. ②

① 意为皮尔斯将赠送一只羊羔给卡狄。给歌唱者以奖赏，见于古希腊诗人特奥克里托斯和古罗马诗人维吉尔以及他们的模仿者的作品之中。这与牧人们在传统歌赛中赢得奖品有关。

② 这行诗出自奥维德的《岁时记》(6:5):"est deus in nobis;agitante calescimus illo."(我们心中有神灵，通过他的运行，我们可保体温)。E. K. 评注："它的意思是，也正如在这整首诗中所说明的，诗歌是超越普通理性范围的一种神圣的本能和奇异的热情。"

十一月

提 纲

在这第十一首牧歌里，他哀悼一位名叫狄多的出身高贵的女郎之死。这是位神秘人物，我对她一无所知，虽然我常问起这个人。这首牧歌是模仿马罗[①]哀悼法国女王洛伊丝之死的挽歌而写的，但远远超过了马罗的成就，而且在我看来，也超过了本书中其他的牧歌。

① 马罗(Clement Marot,1497～1544),法国诗人,他的挽歌《悼萨伏依母后洛伊丝夫人》对斯宾塞的这首《十一月》牧歌影响很大。

西　诺

亲爱的柯林，你什么时候高兴，
再唱起快乐的歌儿，像往常那样？
你的缪斯悲伤地久睡不醒，
因爱神的管理不当而沉入梦乡。
现在请找个什么题儿来歌唱，
让它永远留在牧人的记忆中：
要么咏唱你所钟爱的姑娘，
要么以崇高的赞歌把潘神赞颂。

柯　林

西诺，现在可不是欢乐的时节，
不能与爱人嬉戏，把潘神颂扬。
那样的欢乐最最适合于五月，

或夏日干草垛下面的阴凉地方。
但现在阴沉的冬季使白日无光，
福玻斯[①] 对一年的任务已感到倦怠，
把他的骏马拴在低低的草原上[②]，
他自己也在鱼梁[③] 上住了下来。
阴沉的季节要求忧郁的状态，
不喜欢你所称道的那种欢愉。
悲哀的缪斯并不想嬉乐开怀，
跳起假面舞，像夏日青春时相聚。
假如你非要轻快回旋的小曲
和无拘无束的恋歌，来放纵情意，
除你外，还有谁值得诗人们的赞许？
请重新拿起你久久沉寂的牧笛。

西 诺

夜莺的歌儿唱得最优美动听，

① 日神(阿波罗)。此处指太阳。
② 接近冬季时，白日渐短，太阳似乎落在了地平线上。
③ 用柳枝编成、置于河中捕鱼的篱。

在它面前山雀儿[1] 应保持沉默。
要是柯林来评判我的蠢行，
我就不宜于参加歌赛的争夺。
最好向诗人学习，既学识渊博，
又在缪斯的灵泉边饮过圣水。
甘美的露珠从高高的树上滴落，
滋润着居于低处的小小花卉。
倘若愤怒的冬季，寒冷的时节，
不适合你那些缪斯的畅玩欢快，
那就得按阴郁的时令把牧笛调谐，
歌唱忧伤，歌唱死亡的悲哀。
狄多死了，唉，她溺水而死——
伟大牧人[2] 的女儿，俊秀的姑娘。
她是世间女子中最美的女子，
我相信她不曾留下相同的形象。
你若愿为我的悲痛来哀歌一场，
作为酬劳，我将把羊羔相送。
假如你的韵律完美而忧伤，
就像罗莎琳的那样哀怨悲痛，
你得的奖赏还会与许诺的不同，
它将远胜过羊羔之类的报酬。
开始吧，嗨呀，你这快乐的牧童，

① 英国人常把山雀的叫声与夜莺的优美鸣啭加以对照。

② E. K. 评注："指某个地位高的人，而不是指潘神，像有人妄猜的那样。这位牧人和狄多均无从知晓，其身份隐含在作者的比喻中。但我毫不怀疑，狄多不是罗莎琳，因为作者不久便说到了罗莎琳。"

别不屑接受我这小小的要求。

柯　林

西诺，你的诱惑引得我动心；
但是，唉，我自知才智不济，
我的歌又是多么粗俗和难听。
不过，我将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来吧，梅尔波墨涅①，九女神中最悲伤的缪斯！
早先从没有这样的理由来悲恸。
来吧，可怕的鬼神②，和我的哀诗！
你们将不再能拥有欢乐的内容。
她死了，她往日曾使你快乐融融。
　　唉，死去了，亲爱的狄多，
　　死去了，躺下了，为铅③ 所包裹。
　　　　哦，忧伤的礼葬，
让人们涕泗滂沱，泪如泉涌。

---

① 掌管悲剧的缪斯。对她的吁请，恰当地引出了下面优美动人的挽歌。
② 这是悲剧诗人吁请复仇女神和地狱幽灵的传统手法。
③ 即铅棺。

哦，悲痛的诗行。

牧人啊，住在肯特[1] 丘原的羊群周遭，
哀悼这造化工程的可悲的衰倾。
哀悼她，她的存在是我们的骄傲，
哀悼她，她的离去是我们的不幸。
全世界的太阳已经昏暗消隐。
大地没有了往日的光烨，
我们陷入了死一般的黑夜，
哦，忧伤的礼葬。
折断牧笛吧；它曾像云雀般尖鸣，
哦，悲痛的诗行。

为什么我们活得更长久——这么长久？——
既然死神把好日子封进了悲哀？
我们的花环中有一枝花儿独秀，
那花儿凋残了，它已化作了尘埃。
歌唱吧，你们牧人的女儿，不要再
吟唱柯林赞颂她的歌谣，
而要将欢歌变为哭泣的曲调，
哦，忧伤的礼葬，
如今是死的时节[2]。这时节早已到来，

① 即英格兰东南端的肯特郡。这里的丘陵地草原适于牧羊。

② 十一月被认为是属于自然界死亡的季节。这也与基督教传统相符，在这个月份，基督教有为死者祈祷的万圣节(11月1日)和圣马丁节(11月11日)。

哦，悲痛的诗行。

为什么田野的小花已经根枯叶黄，
久久地埋葬，遭受着严冬的伤害，
而一旦春天展开了它的大氅，
又定然绽放新蕾，再度盛开？
但世上有价值的东西却难免衰败，
　　如品德的枝条和美的花蕾，
　　都不会复苏，重吐芳菲。
　　　　哦，忧伤的礼葬，
一朝枝条枯，花蕾也必将凋衰[1]，
　　　　哦，悲痛的诗行。

生前（“生前”说起来是个悲哀的字眼），
她美丽、欢快，没人可与她相比；
她知道怎样来款待牧人，用糕点、
小脆饼这类乡间美味的东西。
对于纯朴的牧人，她从不鄙夷，
　　经常将他们邀至家中，
　　给他们凝乳，乳脂香浓。
　　　　哦，忧伤的礼葬，
她也没把柯林·克劳特鄙弃。
　　　　哦，悲痛的诗行。

① “枝条”指狄多，“花蕾”指她的美。E. K. 评注：“她（狄多）好像是主枝，现已枯萎，因而花蕾（美）也就不再能盛开了。”

而如今，这样的欢乐变成了巨大的不幸，
代替愉悦的是撞击心灵的伤悲。
在死神领舞① 的地方，停息了乐音，
消逝了牧人们往日惯常的安慰。
蓝色染上黑，绿色染成了深灰，
　　鲜艳的花环② 装饰坟墓，
　　凋落的花儿缀满尸骨，
　　　　哦，忧伤的礼葬。
哀悼吧，缪斯，哀悼吧，挥洒热泪，
　　　　哦，悲痛的诗行。

啊，你多么伤心，洛宾③，伟大的牧人，
她亲手为你编制的花束在哪里，
镶嵌着王冠的花环，五彩缤纷，
结扎的灯草圈，金色迷迭香，在哪里？
她认为对你没过分珍贵的东西。
　　啊，它们都蒙上了泥土；
　　被疾风吹得踪影全无。
　　　　哦，忧伤的礼葬；
一切都化为乌有，只留下记忆。
　　　　哦，悲痛的诗行。

① “死神之舞”是中世纪艺术家十分喜爱的主题。英国描写这一主题的杰作是诗人约翰·利德盖特（约 1370～1450）的《死神之舞》（1426）。
② 指狄多生前的饰物。
③ 牧人名。据 E. K. 所注，似乎是狄多的恋人与挚友。

啊，阴郁的死神竟给了致命的一击，
将自然夫人的自然进程搅乱：
一簇簇枯叶从高大橡树上落地；
河川在喘息，因为枯竭了水源，
而泪流如注，代替了河水漫漫。
　　草原的罩衣露悲哀，
　　改变了斑斓的色彩。
　　　　哦，忧伤的礼葬，
天空溶化在毫不留情的泪水间。
　　　　哦，悲痛的诗行。

田野上虚弱的群羊不肯吃往常的食物，
好像要学会哭泣，把头儿低垂；
林中的走兽也像发狂似的恸哭，
只有恶狼把迷途的羊群穷追，
因为她死了，她曾把羊群守卫。
　　斑鸠栖在光秃的枝头，
　　悲悼死神砍切的伤口，
　　　　哦，忧伤的礼葬，
菲洛美拉① 的歌声浸透着泪水，
　　　　哦，悲痛的诗行。

河泽的仙女曾与她一同歌唱、舞蹈，
常捎来橄榄枝为她编制花环，

① 指夜莺。雅典王潘狄翁的女儿菲洛美拉美貌超群，遭其姐夫强暴后，被神化为夜莺。

如今却携来不吉的柏树枝条。
缪斯曾头戴月桂树绿叶的花冠，
如今却携来接骨木① 的枯干。
　　命运三姐妹② 也感到悲哀，
　　她的生命线终了得这么快。
　　　　哦，忧伤的礼葬，
哀悼吧，缪斯，哀悼吧，愁肠欲断，
　　　　哦，悲痛的诗行。

啊，万物都处于不可信赖的状态，
凡人们辛苦流汗，却希望渺渺，
达不到显明的目标，偏离得厉害，
我知道——这教训付的代价太高——
“保证”决不是在这人间来寻找；
　　无论以何种尘俗的东西，
　　包住她（现已被掩埋）的尸体，
　　　　哦，忧伤的礼葬，
在它被抬上棺架时，我仍能看到，
　　　　哦，悲痛的诗行。

但是，纵使有死亡和可怕姐妹的幽灵，
地狱之门和复仇女神的威力，
她照样冲破了永恒的暗夜昏冥，

① 文艺复兴时期，英国人视接骨木为悲痛的象征。
② 命运三姐妹是克洛托(Clotho)、拉刻西斯(Lachesis)和阿特罗波斯(Atropos)。第一个纺织生命线，第二个量其长度，第三个剪断生命线。

她的灵魂脱离了累赘的躯体。
为什么洛宾要那样伤心地哭泣？
　　洛宾啊，不要再痛惜你的失落；
　　狄多没有死，她被带进了天国，
　　　　哦，欢乐的礼葬。
终止吧，缪斯，终止悲痛的流溢，
　　　　哦，快乐的诗行。

为什么哭泣？为什么用哀诉来烦扰众神，
仿佛她曾经遭到了什么祸殃？
现在，她成了君临诸圣的女神，
她曾是牧民的圣人，品德高尚：
如今已被安置在高高的天堂。
　　我看见你有福的灵魂，我看见，
　　在乐土漫步，自在安闲。
　　　　哦，欢乐的礼葬，
但愿我能去你那儿(但愿能这样)，
　　　　哦，快乐的诗行。

我们愚蠢可怜的世人想分辨善恶，
把死亡看作对罪孽一生的审判。
但愚人若知道死亡会带来什么，
那就愿每日死一回，得一次体验。
在那里没有搅扰牧人的危险：
　　美丽的田野，悦目的草地，
　　田野常清新，碧草永萋萋，
　　　　哦，欢乐的礼葬，

赶快吧，你们牧人啊，向那里归返，
　　　　哦，快乐的诗行。

狄多已经先去了(下一个该轮到谁?)，
她无上幸福地生活在众神当中，
饮用着玉液琼浆和神食美味，
享受着凡人所无的乐趣种种。
现在她成了高级神明的光荣，
　　她曾是穷苦牧人的骄傲，
　　她曾居住在这人寰尘嚣。
　　　　哦，欢乐的礼葬!
终止吧，我的歌，我已消除了悲痛。
　　　　哦，快乐的诗行。

西　诺

啊，率直的牧人，你的挽歌里
交织着欢乐与悲哀，我真不知道
是应该欣喜，还是悲痛地哭泣!
你当之无愧地赢得了这只羊羔。
起来吧，柯林，起来；不要再伤悲。
下起小雨了，我们赶快把家归。

柯林的格言。

La mort ny mord. ①

① 原文为拉丁文。E. K. 评注："这意思相当于'死神不咬人'。虽然依自然趋势，我们命中注定要死亡，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逐渐成熟，就像要及时加以收获那样，我们必须被及时地摘下，否则就会像烂熟的果实从树上自行坠落；但是，死亡不应被看作是灾难，也不应（如同诗人不久前所说）被看作是对罪孽一生的审判。尽管人类的始祖违抗上帝之命给世界带来了死亡，成为对罪孽的报复，然而，由于那位为人类而死的人之死，它成了（如乔叟所说）通向生命的绿色大道。因此……死神不咬人，也就是说，死亡对人毫无伤害。"

尾　　声

看啊，我编了一份月历，适合每一年，其强度将胜过钢铁，持久性将超过时间，假如我把星辰的运转清晰地标出。

那么它就会一直延续到世界的结束。为教导粗鲁的牧人怎样来放牧群羊，并保护圈内的羊群不上骗子的当。

去吧，小小的月历，你有张自由通行证，去穿过简陋的大门中那扇低微的矮门。别大胆把牧笛比之于狄蒂罗斯①的风格，也别敢自比扮演过片刻农夫的香客。②但是，跟他们远行吧，仰慕崇高的步伐，取悦优者，鄙视劣者，我不求其他。

Merce non Mercede. ③

① 指乔叟（1340～1400），英国诗人，《坎特伯雷故事集》的作者。

② 指威廉·朗格兰(1330？～1400？),英国诗人,著有《农夫皮尔斯的梦幻》。

③ 原文为拉丁文，意为："按货，不按价（来评定）"。

爱情小诗

（十四行诗选译）

第1首

幸福的书页啊，那双百合般的素手，
以致死的力量紧攥着我的生命，
将抚摸你，用爱的柔带把你牢扣，
像征服者面前的囚徒，你战战兢兢。
幸福的诗句啊，那双明亮的眼睛，
将时时像星光俯视来把你看望，
来探察我这濒死的灵魂的愁情，
我内心悲书中用泪水写下的忧伤。
幸福的韵律啊，你浸在赫利孔[1] 山上
神圣的溪中，那里是她的来处，
你将会看到那天使快乐的目光，
我心中久缺的食粮，我天国的至福。
书页、诗句和韵律啊，去讨她喜欢，
倘若她高兴，其他人我一概不管。

① 文艺九女神缪斯居住之山。参见第15页注②。

第3首

我所惊叹的那至高无上的美，
证明这世界是多么值得颂赞：
美的光焰在我脆弱的心灵内
点燃了圣火，使心灵超越了卑贱。
她灿烂的光辉照得我眼花缭乱，
我再也不耐烦把低贱的俗物瞻视：
我目不转睛，发愣地朝她观看，
惊异于那天国形象的奇妙景致。
我的舌头想说出适合她的赞词，
却被万分惊讶的思想拦阻：
我的笔要写出她的真正名字[①]，
又被幻想的奇景深深迷住。
但是，我心中这时既在写又在讲
我的才智道不出的奇妙景象。

① 指对她确切描述的名称。

第4首

新年从雅努斯[1]门上向外瞻看，
仿佛许诺给人间以新的欢快：
辞别旧岁吧，已经逝去的时间
叫忧郁的心中消除旧日的伤怀。
从阴暗凄凉的冬夜里呼唤出来，
新的爱神，久眠在郁闷的卧室：
把他唤醒吧，赶快来为他安排
他那放纵的羽翼和致命的箭矢[2]。
快乐的春天现在正当令适时，
已经准备好前来把爱神迎接：
并通知大地用五彩缤纷的花枝
打扮，把她漂亮的斗篷编结。
因此，美丽的花儿，你焕发着青春，
请做好准备，去迎接新的爱神。

① 罗马神话中看守门户的两面神，据说可以为人带来和谐。
② 爱神丘比特的形象为生有双翅、手持弓箭的美童。被其箭镞射中者将堕入情网，因爱而憔悴、"死亡"。

第 5 首

你无知地曲解了我心爱之人的愿望，
对她庄重的高傲挑剔万般；
她的这种仪态，我最为赞赏，
却恰恰被世间卑劣的小人所低贬。
她那高傲的面容暗暗地包含
对卑俗的轻蔑，对低贱事物的嘲笑：
威胁着对她恣意凝视的眼，
使它们不再敢放荡地朝她愣瞧。
这高傲值得赞扬，这庄重是荣耀，
她的目光里带着无礼的纯真，
她俊秀的容颜，像美丽的旗帜飞飘，
迎风招展，蔑视所有的敌人。
如果不带点这种自悦的傲慢，
就不能把世间有价值的东西检验。

第6首

丝毫别沮丧，虽然她无动于衷，
越是难，硬是不肯改变她倔强的傲慢：
这种爱和那卑劣的情欲不相同，
得到，就越是坚贞不变。
坚硬的橡树，树液还没有枯干，
要很久才能点燃起明亮的火苗：
而一旦燃烧起来，它就会发散
巨大的热力，使火焰直上九霄。
同样，也很难在温柔的胸中点着
新的热望，并能够永存不泯：
深深的创痛必打下内脏[1] 的印槽，
用死亡才能切断的纯洁热情。
因此，别总是指望不费心血，
就能编织出一个永存的同心结。

① 如心脏等。

第 9 首

我曾久久地寻找用什么来比拟
那眼睛，它们照亮我昏暗的心房；
但我却找不到世间的任何东西，
敢用来比喻那美丽光辉的形象。
太阳不能比：那眼睛夜里也发光；
月亮不能比：那眼睛永不会亏缺；
星辰不能比：那眼睛更清纯晶亮；
火焰不能比：那眼睛长明不灭；
闪电不能比：那眼睛流光不绝；
钻石不能比：那眼睛温和柔润；
石英不能比：没什么能把眼割裂；
玻璃不能比：那低贱必把她伤损。
因此，那一双眼睛就最像造物主，
照耀着我们所见的世间万物①。

① 见《路加福音》(2:32)："他的光辉，照耀万国。"

第10首

不公的爱神啊[①]，这是什么法律，
你竟然使我如此地备受折磨？
她这时主宰着一切，随心所欲
而不受法律的约束，藐视你和我。
瞧那女暴君，她怎样高兴地瞅着
她的眼睛造成的大规模杀戮：
把受挫的心掳掠到你的处所[②]，
以便你对之进行有力的报复。
请稍稍震动她傲慢的心灵深处，
使她高傲的目光——她用这来遏制
全世界的骄矜——向卑微的伴侣屈服，
把她的罪过记入你的黑簿子：
这样我就能按相同的方式嘲笑她，
如同她嘲笑我，把我的痛苦当作戏耍。

---

① 爱神丘比特在这里被当作统治者和立法者。

② 女郎犹如封建时代的战士，把俘虏（求爱者的心）带到她的主人丘比特那里。

第12首

有一天，我同她戳人心房的眼睛
缔结休战协定，并商谈条款：
对那样奸诈的敌人，我毫无惧心，
他们设下了圈套，要把我诱陷。
于是我解除了武装，不加防范，
而邪恶的伏兵早就暗地里藏在
她狡诈眼中的密林灌丛之间，
这时便冲上前把我团团围起来。
对这猛烈的进攻，我无力挫败，
落到了他们的手中，被迫屈服：
他们牢牢地捉住我，严酷地对待，
从此用无情的镣铐把我锁住。
所以，小姐啊，我现在向你控告，
你那双眼睛，以求能讨个公道。

第 13 首

这高傲的仪态，为她增添了光彩：
她把美丽的脸儿举向上天，
又朝着地面把眼睑低垂下来；
最最美好的气质[1]你可以发现，
谦卑之中均衡地融合着威严。
当她看着自己出生的大地，
她就把必死的命运记在心间，
最美的东西也终将化为尘泥。
但是，她那崇高的面容又像鄙夷
卑贱的事物，并沉思怎样上天堂：
脚下踩着被丢弃的讨厌的大地，
它以污泥阻碍天国的思想。
但是，请垂顾我吧，谦卑莫骄傲，
这样的谦卑会使你更为崇高。

---

① 指体液配合均匀。按照古代生理学，人体内四种体液（血液、粘液、黄胆液、黑胆液）混合均匀适度，可使人在肉体、灵魂和行为上获得平衡，成为完美的人。

第15首

奔波的商人啊，你们不辞辛劳，
为谋利，去把金银珠玉寻探：
去掠夺两个印度群岛[1]的财宝，
何必徒然去寻觅，跑得那么远？
看吧，我的爱人身上就包含
在远方才能找到的全世界的奇珍；
要说蓝宝石，那是她纯蓝的双眼；
要说红宝石，那是她无瑕的朱唇；
说珍珠，她的皓齿纯净而圆浑；
说象牙，她的额角如象牙般美丽；
说黄金，她的秀发金质最纯；
说白银，她的素手银辉熠熠。
但是，最最美丽却没人看见的，
是她的心灵，装饰着众多美德。

① 即东印度群岛和西印度群岛。

第16首

有一天，我极不留神，竟去凝视
那一双美目，我爱人不灭的光焰：
我的心当场就愣住，骇然惊异，
她欢快的神色犹如迷人的梦幻，
在她闪动的目光里，我可以看见
一大批长着小翅膀飞翔的爱神，
射出致命的箭镞，火红亮闪，
飞向每一个鲁莽观望的路人。
我发现一个弓箭手在暗中瞄准，
把他的箭镞正对着我的心窝；
突然，那女郎眨动了一下眼睛，
就把他恶意瞄准的箭杆断折。
假如她没眨眼，我定会中箭身亡；
但是，事实上我还是难逃痛伤。

第22首

这神圣的节期[1]适合祈祷和禁食，
人们都应当倾向于宗教的热忱：
因此，我同样在如此神圣的时日[2]，
想找到适当的仪式敬拜我圣人。
她美丽的圣殿在我的心中筑成，
她光辉的圣像放置在殿堂里面，
我日日夜夜对圣像聚精会神，
犹如神圣的祭司，绝无杂念。
在那里，我要为她，我幸福的源泉，
建一座祭坛，以平息她的怒火：
并把我的心供上，作为祭献，
让它在纯洁热望的火焰中烧灼：
啊，女神，请接受这一献祭，
并保存在你最最珍爱的圣物里。

① 指四旬斋。
② 指圣灰星期三，即四旬斋的第一天。

第26首

玫瑰芳香，但长在多刺的茎上；
红松芳香，但它的枝杈太尖；
野蔷薇芳香，但靠近就被刺伤；
冷杉花芳香，但枝条粗糙不堪；
柏树芳香，但树皮又硬又坚；
坚果仁芳香，但它的药丸涩苦；
金雀花芳香，但它的滋味挺酸；
白花黑根草[①]芳香，但根茎已病枯。
每一种芳香总是掺和着酸腐，
这就更使人对它贪求不止。
轻而易举就如愿以偿的事物，
各类人对它们大多不予重视。
那么，我为何要计较微小的痛苦，
它既然能使我获得欢乐无穷？

---

① 荷马史诗《奥德修记》(第10章)中赫耳墨斯送给奥德修斯的魔草，可保护他不受女妖喀耳刻的伤害。有人认为它象征节制，也有人认为它象征博学的雄辩。

第28首

今天，你也戴上了月桂的叶子，
这给我以希望，望你的心肠变软：
由于月桂叶是我佩戴的标志，
你戴它就似有倾心于我的意愿。
它的力量，我常在自身上发现，
让这力量也同样甜蜜地注入
你温柔的胸中，使你想起那傲慢
姑娘，她如今就以这桂叶作装束：
达佛涅曾把福玻斯①的爱火轻侮，
在忒萨利海岸，从他的身边逃脱：
为此，众神满怀着报复的愤怒
把她变成了月桂的树儿一棵。
爱人啊，别再逃离福玻斯的追踪，
他的桂叶和爱，要拥在怀中。

---

① 达佛涅是河神珀涅俄斯的女儿，被爱上她的福玻斯（阿波罗）追逐到忒萨利，恳求众神把她变形，遂化为桂树。福玻斯便把桂叶作为自己的标志。

第29首

看看那执拗的姑娘是怎样轻蔑
而倨傲地曲解了我的简单意图：
仅凭我赠送给她的月桂树叶，
就把我看作是她可怜的俘虏。
“月桂叶，”她说，“是胜者佩戴之物，
也是败者奉献给他们的报偿，
胜者用桂叶又装饰诗人的头颅，
要他们歌颂功成名遂的荣光。”
既然她一定要自称获胜，那就让
她把我收下当作她忠实的奴隶，
我可用荣名的号角四处传扬，
她那没超出我技艺的伟大胜利。
我愿给她戴上光荣的桂冠，
让世界响彻对她胜利的颂赞。

第30首

我的爱人像块冰，我像火一把；
那么，怎么会这样：她这块寒冰
竟不因我这火热的欲望而融化，
我越苦苦恳求她，反倒越坚硬?
又怎么会这样：我的极度热情
并没有被她冰冷的心肠所平息：
我反而热汗滚滚，烧得更起劲，
并感到我的火焰猛增不止?
还能讲什么比这更大的奇迹，
熔化一切的烈火竟使冰变坚：
而冰与麻木的冷漠凝结在一起，
通过奇妙的设计，竟把火点燃?
这就是高尚心灵中爱的力量，
它能够改变自然发展的方向。

第34首

如同一只船驶在茫茫的海面，
凭靠某一颗星辰来为它导航，
当风暴把它可靠的向导遮暗，
它就会远离自己的航道漂荡：
我的星辰也常常用它的亮光
为我指路，现已被乌云笼罩，
我在深深的黑暗和苦闷中彷徨，
穿行于周围重重的险滩暗礁。
但是我希望，经过这一场风暴，
我的赫利刻，我那生命的北极星①，
将重放光芒，最终把我来照耀，
用明丽的光辉驱散我忧郁的阴云。
在这以前，我忧心忡忡地徘徊，
独自儿暗暗地悲伤，愁思满怀。

---

① 赫利刻(Helice)是大熊星(Ursa Major)的又一名称，但也是文艺九女神的住地赫利孔山下一座城市的名称。斯宾塞在这里既用赫利刻(大熊星)来指传统上作为坚贞爱情象征、指引爱情方向的北极星，又用赫利刻来指赫利孔山，暗示他所歌颂的女郎是他诗歌灵感的源泉。

第35首

我饥渴的双眼，由于贪婪无度
而一直凝望使它们痛苦的东西，
无法使自己得到充分的满足：
看见时苦恼，不见时怨天怨地。
没有了它，就不能把生命维系，
拥有了它，又更是凝眸细瞻：
惊异的神态，像虚荣的那耳喀索斯
饥渴的眼睛：越有越感到缺欠①。
我的眼睛被那种美景所充满，
以至对别的一切都难以容忍，
对曾经喜爱的东西也感到厌烦，
再没有任何耐性去观望它们。
在我看来，世间的一切荣耀，
除她外，都不过是幻影，虚有其表。

---

① 据奥维德《变形记》（第3卷）所述，美少年那耳喀索斯爱上自己在水中的映像，不思饮食，终日目不转睛地对它凝望，越看越看不够，最后哀叹说："越有越感到缺欠。"接着就化为水仙花。

第37首

这是多么的诡诈，她的一束束
金发装饰在一只金网下面：
梳理得如此精巧，技艺娴熟，
以致黄金和秀发都难以分辨？
是不是人们鲁莽注视的弱眼
会被她那张金色的罗网缠进：
而套住了眼睛，就能狡诈地紧缠
他们那措手不及的脆弱心灵？
因此，我的眼睛啊，今后应当心，
别再贸然去谛视那狡诈的网罗，
假如你一脚踩进了那个陷阱，
你就决不能把她的束缚挣脱。
对任何自由人，这都是蠢事一桩——
去贪求枷锁，尽管它闪耀金光。

第40首

看啊，她露出和蔼可亲的笑颜，
告诉我，你能用什么来把它比拟：
在每片眼睑之上轻灵地显现
一百位美惠女神，如端坐蔽荫里。
在我这颗简单的头脑中，它恰似
夏日明媚的阳光，温煦地照耀：
当可怕的暴风雨掠过，转瞬即逝，
它就把光辉洒向这世界广袤；
看到它，每只栖息在枝头的禽鸟，
每只逃进了自己洞穴的走兽，
都重新出来，消除了郁闷苦恼，
朝着阳光又仰起低垂的头。
遭风吹雨打的我这心也同样欢畅，
欣喜于那脸上阴云散后的阳光。

第42首

如此残酷地折磨着我的爱情，
在极度痛苦中，又令人那样欢喜：
它越是增加我的悲伤不幸，
我越是要爱，把祸根紧抱在怀里。
我不愿(愿望不过是徒然无益)
解脱我的持续不断的痛苦：
我十分乐意永远做她的奴隶，
并把我被俘的心当作抵押物；
决不会从她身边转移到别处，
若高兴，就让她拴紧，用金刚石锁链；
牢牢囚住它，把不专的爱情排除，
因不专的爱情会误导它确定的信念。
只是，让她不要再冷酷心肠，
不要使我过早地气断命丧。

第45首

小姐啊，不要去看水晶明镜里
你那美丽的自我，永远别去看：
在我的身上，我是说在我的心底，
来把你栩栩如生的映像细瞻。
在我的内心，虽然它很难展现
世俗的眼睛看不见的神圣事物，
你那天国形体的美好理念①，
每一部分都永存而不会朽腐。
倘若我的心不是因你的残酷
悲伤得暗淡无光，变成了畸形，
那么你美好的映像，你秀丽的面目，
就在我心中清晰得胜过水晶。
你在我心中的自我，你若能看见，
那就请消除使你光辉变暗的根源。

① 指诗人心中的女郎形象。

第46首

事先规定的拜访时间刚过去，
无情的美人就立即叫我离开：
但这时上天又降下可怕的暴风雨，
像要我违背她的意旨留下来。
我该听上天还是她的安排？
上天最了解什么对我最好：
但她的意旨把我的生命主宰，
她是我人间的上苍，我不得违拗。
但是上天啊，你知道这一切苦恼，
既然暴风雨并不能使我留下，
那就平息吧，不然你和她一道
必将合力地把我给彻底摧垮。
单是她降在我身上的风狂雨骤，
就足够一个男子汉来全力承受。

第50首

我长期衰弱无力，患疾病双重：
心灵的创伤，以及肉体的痛苦；
有位医生来到我这里，将施用
最能消除我肉体痛苦的药物。
“狂妄的人啊，”我说，“你没有医术
能够深入地发现思想的病患，
难道心灵不是全身的头目，
统治所有的肢体，随它的意愿？
请用强心剂，首先试图来和缓
我这颗受伤的心灵内在的无力，
然后我全身就会很快地舒坦。”
但这强心剂却超出医生的技艺。
我生命的医生啊，请显示你的本领，
用一付良药来治愈肉体和心灵。

第52首

每当我同她离别，在回家途中，
我就像一个人在战场打了败仗，
被当作俘虏带走，心情沉重，
失去了尚武的兵器，公认的纹章。
如今我成了囚徒，已屈膝投降，
深陷于悲哀，深陷于痛苦的孤寂：
我从亲爱的恋人身边被流放，
久久地独自一个人，垂头丧气。
不要让虚幻愉快或欣喜的情思
向我靠近，就算它能够安慰我：
但未曾想到的忧伤，对所有尘世
欢乐的鄙弃，又使我更受折磨。
她不在，我把这当作我的苦修，
她到来，我把这当作我的报酬。

第54首

在我们逗留的这座人生的剧院，
我的爱人闲坐着，像一个观众，
观看我表演各种各样的场面，
我掩饰内心的不安，方式不同。
有时在高兴的场合，我快乐融融，
就像演喜剧，把欢乐的面具戴上：
转眼间，欢乐变成了忧心忡忡，
痛哭流涕，又像演悲剧一场。
但她以坚定的目光对我观望，
决不因我乐而欢欣，因我悲而痛苦：
我笑时，她嘲弄讥讽，我哭泣悲伤，
她又大笑，那心肠是永远冷酷。
什么能打动她？假如哭笑都不成，
她就是一块顽石，而不是女人。

第60首

那些善于使天体运行的诸神，
给每颗行星都定下不同的年①：
在这周期完成它圆形的航程，
如火星六十年跑完它的那重天②。
有翅的天使③在我身上运转
他那颗明亮的行星，一年已度过④：
这一年对于我似乎漫长无边，
长过我度过的全部四十年生活⑤。
按情人簿子上发明的算法来说，
丘比特那重天就包括四十年时光，
这时光我在焦思烦恼中消磨，
它因为我的痛苦而更显漫长。

① 此行中的“年”指地心说中行星绕地球旋转一周所需的年数。

② 斯宾塞说火星绕地球一周为60年(而不是托勒密所说的79年)，或许是因为他在求爱过程中已写了60首十四行诗。

③ 指爱神丘比特。

④ 斯宾塞戏谑地为爱神杜撰了一重天，即求爱者的身体。这颗行星已运转了一年，暗示诗人求爱已有一年。

⑤ 1594年，斯宾塞约40岁。

从今年往后，让我爱人的行星⑥
缩短路程吧，或缩短我的生命。

第61首

光辉灿烂的形象，造物主的美，
我至高无上的圣徒，思想的偶像，
从今后决不敢越出责任的范围，
去指控或责备她骄傲，那般莽撞。
她是非凡的创造，神圣异常，
为天国所生，属于天使的世系：
和天上诸圣一同受抚育成长，
每一位圣徒用赠品把她装饰；
她是欢乐的蓓蕾，清晨的花枝，
一束光辉，为凡人肉眼所钦慕：
那么，有什么理由她不该鄙视
把她的爱大胆渴求的俗物？
这种天国的形象本应受膜拜，

⑥ 女郎也有一重天。求爱的诗人请她缩短轨道(即赶快表态)。这样，爱神在他身上的行星和她的行星将会尽快会合。否则，她将使他悲伤而死，缩短他的生命。

而不应让凡夫俗子敢于去求爱。

第63首

熬过了经久不息的风暴雨狂，
辛酸地勉强经受了痛苦的考验，
提心吊胆，害怕危险和死亡，
我驾着粗陋的小舟剧烈地簸颠：
终于，我看见那片幸福的海岸，
我希望能即刻抵达那幸福之处：
它遥望像是美丽的沃土，一片
丰饶的景象，蕴藏着可爱的宝物。
这样的人是最最快乐和幸福，
他终能安然地获得香甜的休息：
他这极小的愉快就足以消除
压抑着他的一切痛苦的回忆。
因此，所有的痛苦都微不足道，
获得永恒的幸福，便愁闷全消。

第64首

我去吻她的唇(我蒙受这种恩典),
我仿佛闻到了百花园中的芳香,
一朵朵鲜花把芬芳的气息发散,
适合姑娘们装饰情人的卧房。
她的嘴唇香得像紫罗兰一样;
她红润的双颊香得如同红玫瑰;
她雪白的额角香得像贝拉莱[1]初放;
她的秀目香得像石竹花绽蕾;
她的酥胸香得像苗圃的草莓;
她的颈脖香得像一束耧斗菜;
她的乳房像百合,花叶没凋萎;
她的乳头香得像茉莉花初开。
这些香花把芬芳的气息散发,
她的香味却胜过所有的鲜花。

① 此花名不详,原文是Bellamoure,意为"美丽的情人"。

第67首

像猎人在追猎之后感到疲劳，
眼瞅着猎物从他的身边逃逸，
随后在荫凉的地方坐下来歇脚，
受猎物愚弄的猎犬吁吁喘气：
经过久久的追逐和徒然的尝试，
我也放弃了追猎，疲惫不堪，
但温顺的小鹿却返回近旁的小溪，
想要解渴，由原路又来到水边。
她用温柔的目光盯着我瞻看，
大胆地待在那儿，不思逃遁：
直到我抓住她，她还带几分抖颤，
我用她自己的善意把她牢捆①。
看来真奇怪，那小兽本极易受惊，
却被她意愿愚弄而束手就擒。

① 把“带几分抖颤”的鹿捆住，意味着同对新的生活感到紧张的女子订婚。

第68首

光辉灿烂的生命之主啊，在今天[1]，
你凯旋高升，战胜了罪恶与死亡：
在洗劫地府之后，带走了阴间
成群的俘虏[2]，赢得了我们的解放。
这欢乐的日子，主啊，以欢乐开场，
你为我们而死，把生命献出，
我们用你的鲜血把罪恶涤荡，
请允许我们永远生活得幸福。
我们崇敬地把你的爱来掂估，
我们将同样爱你，像你爱我们：
你以昂贵的代价把人类救赎，
为你的缘故，我们将相爱相亲。
相爱吧，亲爱的，我们应当做到，
爱是主给予我们的谆谆教导[3]。

---

① 指1594年3月31日复活节。

② 基督在复活之前，曾下降到地狱，解放了可以得救者。见《诗篇》(68)和《以弗所书》(4:8)。

③ 见《约翰福音》(15:12)："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是我的命令。"

第70首

新春啊，君临万方的爱神的先驱，
你的制服①上富丽堂皇地展现出
世间的繁花万种，不胜枚举，
它们的绚丽色彩，光辉夺目：
去我的爱人那里吧，她满不在乎，
还躺在她那冬天的深闺里睡觉：
告诉她欢乐的时光不会永驻，
除非她能把时光在手中抓牢。
嘱咐她赶快把一切准备做好，
前往丽人群中去迎候爱神：
谁要是还没把意中的人儿找到，
爱神就必定给她以应有的严惩。
赶快吧，亲爱的，趁着春天尚在，
逝去的时光，谁也不能召回来。

① 指饰有王徽的传令官的制服(coat of arms)。“新春”走在爱神丘比特之前，宣布他的指令。

第71首

我欣喜地看到，在你那幅挂毯上，
你怎样把一只蜜蜂比作你自己；
又把我比作蜘蛛，暗中潜藏，
埋伏着要捕捉蜜蜂，出其不意。
正是这样，你陷入了心爱的仇敌
精制的罗网，成了他爱情的奴仆，
如今你被他紧紧缚住，牢牢地
捕获，再也不可能脱身逃出。
但是，正如在你的挂毯上到处
织着忍冬的花朵、芳香的蔷薇，
你将及时地发现这监狱并不苦，
有众多悦人的事物，装饰华美。
永恒的和平，人们从此将看见，
存在于蜘蛛和温柔的蜜蜂之间。

第75首

有一天，我把她名字写在沙滩，
但海浪来了，把那个名字冲跑；
我用手再一次把它写了一遍，
但潮水来了，把我的辛苦又吞掉。
“自负的人啊，”她说，“你这是徒劳，
妄想使世间凡俗的事物不朽；
我本身就会像这样云散烟消，
我的名字也同样会化为乌有。”
“不，”我说，“让低贱的东西去筹谋
死亡之路，但你将靠美名而永活：
我的诗将使你罕见的美德长留，
并把你光辉的名字写在天国。
死亡可以征服整个的世界，
我们的爱将长存，生命永不灭。”

第 76 首

美丽的胸脯，为品德的至宝所充满，
那是爱的窝巢，欢乐的住房，
至福的精致寓所，愉快的乐园，
那位天国的仙灵[1]停泊的圣港：
我怎样迷醉于你的可爱景象，
我脆弱的思想又怎样被引入歧途？
凭爱的悟力，我思想俯冲急降，
扎下去捕食那美丽的可爱猎物。
她一双乳峰，像五月果实早熟，
催促着人们快去忙收获季节：
我思想展开了翅膀，无拘无束，
在她的双乳之间大胆地停歇。
甜美的思想啊，我羡慕你幸福的歇息，
我常望在那儿停歇，却从没那福气。

① 指圣灵。

第 78 首

没有了我的爱，我四方浪迹，
像一只新近失去了母鹿的小鹿：
到处寻觅，在见过她面容的各地，
心怀她的倩影，仍鲜明如初。
我搜寻田野，那儿她足迹遍布，
我搜寻茅屋，那儿曾因她而辉耀，
但都找不到她啊，在田野，在茅屋：
而田野和茅屋又充满她的形貌。
当我把目光投向茅舍、田郊，
那目光就一无所获地向我折返，
当我希望看见真实的目标，
就发现虚无的幻影在眼前浮现。
我的眼睛啊，别再想把她瞻望，
让我的思想去看她，她在我心上。

第79首

人们说你美，你也相信是如此，
因为这种美你自己每天都看见：
但是真正的美——高雅的才智，
和善良的心灵，更受到我的颂赞。
其他的一切，无论怎样地美艳，
都终将失去光彩而化为乌有：
只有心智的美才能够避免
那伴随肉体的腐坏而永存不朽。
这是真正的美：它证明你本来就
萌生于天国的种子，十分神圣：
发源于那位美的仙灵①，而所有
真纯的美最初都从他产生。
只有主以及主使之美的才是美，
别的美都会像花儿过早地枯萎。

① 即圣灵。

第80首

跑过了漫长的路程，我已经穿越
由六卷诗书建造的仙国圣土①，
允许我休息吧，我几乎精疲力竭，
请让我喘一口气，把精力恢复。
然后，像劳顿的骏马，劲头鼓足，
我将再度冲出自己的牢笼：
并勇敢完成那第二部分诗书②，
以应有的专心和努力，决不放松。
但现在，请准我在这快乐的囚室中
愉悦我的诗神，赞颂我爱人：
一想到她那超凡的天姿仙容，
我心灵就向更高的境界上升。
但是，对她的赞颂要温和节制，
以适合仙国王后的这位女侍。

① 指斯宾塞的长诗《仙后》1—6卷。原诗预定写十二卷，但斯宾塞仅完成前六卷和第七卷的片断。

② 指斯宾塞未能完成的《仙后》其余六卷。

第 81 首

我的爱多美啊，当你偶然看到她
金色的秀发随着轻风飘舞[1]：
多美啊，当玫瑰显在她红润的脸颊，
或者，当爱火闪烁在她的明眸。
多美啊，当她向前隆起的胸脯
像一只满载奇珍异宝的小船：
多美啊，当她以微笑把骄傲的云雾
驱除，那云雾常把她光辉遮暗。
但她最美的时刻是当她展现
那一座大门，装饰着珍珠、红宝石：
穿过那一座大门，她智慧的语言
前行，带着她高尚心灵的信息。
其他都不过是自然的奇异工程，
唯有这才是心灵的惊人奇珍。

---

① 蓬松披散的头发适合未婚女子的形象。

第84首

不要让一颗色邪淫秽的火星
迸发，把她神圣的宁静扰乱：
不要让一丝淫欲的轻浮眼神
企图引起她高尚心灵的不安。
让洁净的胸中滋生的纯真情感，
让温和的心中吐露的谦逊思想，
由那些天使一般的“欢乐”陪伴，
去到她贞洁的绣阁把她拜访。
在那里，你[①]可以饱赏欢悦的景象，
那景象我自己从来也没能见到；
但是，别对她说起这悲苦境况，
这境况本是迫于她过久的执拗。
只要看到她罕见的完美品德，
你就会庆幸你命运的公正选择。

① 原文如此。或许应是“你们”，指上面的“纯真情感”（第5行）和“谦逊思想”（第6行）。

第86首

恶毒的舌头啊，舌尖刺人像毒蛇，
凶残的复仇三女神就是用这般
舌头来梳理她们的蛇头，这根舌
喷涌出满含馋言恶语的毒泉①!
让地狱所有的瘟疫和可怕的灾难
都降在你身上，作为可咒的酬报：
你所说过的一切捏造的谎言
搅得我爱人心中的怒火猛烧，
让它的火星点着你自己的火苗，
紧紧攫住你自己那邪恶的头
烧毁你，你竟用诡计来阴谋制造
我这片温馨宁静中如此的缺口。
灾祸是你的报酬，耻辱是奖赏，
给我准备的恶果，应由你自己尝。

① 复仇女神头上生有蛇发，眼中流血，面目可怖。此外，“妒忌”的形象常被描绘为长有蛇发的女巫，口中咬着一条毒蛇，并散吐造谣中伤的话语。斯宾塞把这两种形象结合在一起。

第88首

自从失去了那赐予安慰的光辉，
它常常指引我迷失方向的思想，
我就像徘徊在深夜，一团漆黑，
害怕每一种极小的凶兆险象。
任什么我都看不见，虽天清气朗，
别人在凝视着自己虚幻的影子：
我只能看见那天国光辉的映像，
它还有一丝闪光留在我眼里。
通过我最最清纯部分①的冥想
我看见那闪光的映像，清晰鲜明；
我用它的光辉支撑着自己，
喂养我这颗因爱而饥渴的心灵。
我用这样的光辉盈满心田，
但却饿坏了身体，弄瞎了双眼。

① 指心灵。

第89首

如同那斑鸠栖在光秃的枝上，
悲叹着它的伴侣不在身边：
歌声里频传出誓愿，充满了渴望，
渴望它迟迟不归的伴侣回返；
我如今同样孤独，郁郁寡欢，
自个儿哀叹我爱人不在这里：
于是我四处游荡，影只形单，
怨诉着试与那悲伤的斑鸠相比：
天下没任何令人欢愉的东西，
能把我安慰，除了她快乐的倩影：
她甜蜜的容颜能使人与神皆喜，
都对她纯洁的愉悦感到欢欣。
没有了她美丽的光辉，我白日黑黢黢，
缺少了这种至福，我生命便死去。

祝婚曲

1

博学多识的姐妹[①]啊，你们屡屡
一同来帮我为别人添彩增光：
认为他们无愧于优美的韵律，
甚至伟人们[②]，当他们的英名回荡
在纯朴的曲调里，也会洗耳恭听，
陶醉于那颂赞歌吟。
当你们哀叹人世的种种祸殃
（起因于死亡、爱情或毁灭的运命），
你们的琴弦就发出幽怨的音响，
教山林悲诉，令河川溪流呜咽，
为你们而哀声凄切[③]。
现在，请抛开那些忧伤和悲愁，
请你们每人头上都满戴花冠，

① 指文艺九女神缪斯。

② 斯宾塞指他所歌颂的伊丽莎白时代的著名人物，如伊丽莎白女王（《仙后》）、沃尔特・罗利爵士（《柯林・克劳特重返家园》）和菲利普・锡德尼爵士（《爱星者》）等。

③ 以上 5 行尤指斯宾塞《缪斯的眼泪》一诗。该诗收入 1591 年出版的《哀怨集》中。

帮我向我的爱人高声礼赞，
但是别让她受到人们的忌妒：
俄耳甫斯为他的新娘曾一展歌喉，
我也愿一人独自儿放声歌唱，
万木将随声相和，我的回音响亮。

2

清早，宇宙间那盏发光的明灯
还没向群山洒去金色的晨曦，
还没驱散黑夜的潮湿和清冷，
请你们醒来，充满蓬勃的朝气，
迈步走向我心爱丽人的闺房，
我忠实斑鸠的身旁，
去唤她醒来；海门神[①]早已睡醒，
将带领庆婚的队列走向前方，
他高举明亮的火炬，飞溅着火星，
许多侍奉海门的未婚男青年，
身着整齐的新衣衫。

① 即婚姻神，传说是阿波罗和缪斯生的儿子，是在婚礼上手持火炬、口唱结婚歌的童神。

唤她醒来吧，衣裳要赶快穿好，
看哪，渴望的日子终于到来，
它将补偿往昔的痛苦和悲哀，
并将赐予她恒久欢乐的酬报：
趁她在穿着衣袍，
请你们对她把欢乐和快慰歌唱，
万木将随声相和，你们的回音响亮。

3

请携来听见你们歌声的仙女，
河流的仙女，绿色山林的女仙；
还有那一位，住在邻近的海域，
让她们戴上美丽鲜艳的花冠。
让她们为我俊秀的至爱至亲，
也捎来花冠一顶，
那花冠要用百合和玫瑰编出，
扎成同心结，用蓝色[1]绸带系紧。
让她们为新娘编制大量的花束，
让她们也带来众多其他的花枝，

---

① 蓝色象征忠贞。

把新房精心装饰。
让她的双足即将轻踏的地面，
（为防止碎石伤害她纤弱的胫脚）
前前后后都撒满芬芳的花草，
装饰得有如五彩缤纷的郊原。
然后，请在她绣阁的门口等待，
她很快就要醒来，
这支祝婚曲请你们对她歌唱，
万木将随声相和，你们的回音响亮。

4

你们，细心周到的马拉谷[1]仙女，
照料银鳞的鳟鱼，尽心竭力，
还时常喂养谷中贪食的梭鱼，
（马拉谷鳟鱼和梭鱼无与伦比）
还有你们，守护着灯草的湖泊[2]，
禁止把鱼儿捕捉，
请扎起你们轻柔披散的秀发，

① 距斯宾塞在爱尔兰的吉尔科尔曼住所不远。
② 指吉尔科尔曼南边的大湖。

对着你们的镜子，那静静的水波，
照一照你们水晶般明净的面颊，
当你们来到我爱人卧室的时候，
别让她见到污垢。
护兽的仙女啊，你们脚步轻盈，
时常在灰白的山上高飞疾驰，
用钢叉驱逐那些妄图来吞食
小兽的野狼①，叫它们不敢靠近，
也要请你们光临，
帮助她梳妆打扮，并放声歌唱，
万木将随声相和，你们的回音响亮。

5

醒来，我的爱人，是时候了，醒来，
曙光女神早离开提托涅②的床铺，
正准备登上银色的香辇前来，
福玻斯也开始露出他光辉的头颅。
听吧，欢快的禽鸟在婉转歌唱，

① 据说在斯宾塞那个时代，爱尔兰常有狼群出没。
② 曙光女神奥罗拉的丈夫。

齐声把爱情颂扬。
欢乐的云雀大声地唱起晨祷，
鸫鸟相和，画眉鸟奏起乐章，
黑鸫高歌，知更鸟柔声鸣叫，
所有的禽鸟唱得甜美又谐和，
与今日欢乐融合。
爱人啊，你为何睡得如此长久，
按规矩在这时你早该睡醒起身，
等待你喜气洋洋的伴侣来临，
并倾听禽鸟在晨露沾湿的枝头
颂赞爱情的歌喉。
禽鸟们对你把欢乐和愉悦歌唱，
万木也随声相和，它们的回音响亮。

6

现在，我爱人已从睡梦中醒来，
那美目曾像乌云遮暗的星星，
如今又露出它们明丽的光彩，
比刚刚探头的晚星更加清明。
来吧，“欢乐”的女儿，年轻的姑娘，
快帮她穿好衣裳，

请你们先过来，你们，美丽的"时辰"，
昼和夜的女儿，生在宙斯的天堂，
一年中各个季节，你们来划分，
创造出世间美好的事物万千，
使它们更新不断。
你们，塞浦路斯女王[1]的三位
侍女[2]，总为那娇娆的女王梳妆，
请你们也帮我修饰最美的新娘：
为她打扮时，还请不时地点缀
肉眼可见的秀美，
像对维纳斯那样，也对她歌唱，
万木将随声相和，你们的回音响亮。

7

我爱人要来了，她马上就要来到，
让所有的姑娘恭恭敬敬地等待，
侍奉新郎的小伙子，请你们做好
一切准备；他很快也要到来。

---

① 指爱神维纳斯。
② 指美惠三女神。

所有的东西，你们要布置整齐，
以适合这喜庆佳期，
太阳所见的最最快乐的一天。
丽日啊，你给万物以生命的热力，
但别太炽烈，请露出和煦的光线，
以免她阳光映射的面颊被灼烧，
损毁了她的美貌。
啊，最美的福玻斯，缪斯之父，
如果我吟唱过使你愉快的事情，
或者曾对你表示过深深的尊敬，
就别把你仆人这要求置于不顾：
请你让今天、让今天属于我自己，
其余的时日属于你。
我将欢唱，把你高度地赞扬，
万木将随声相和，我的回音响亮。

8

听啊，乐师们开始大声地奏起
欢乐的乐曲，丝竹声响彻远方，

震颤的克楼得[1]，还有小鼓和长笛，
都和谐一致，毫无刺耳的音响。
许多年轻的姑娘喜笑颜开，
她们把手鼓敲起来，
高唱甜美的赞歌，跳起舞蹈，
歌舞激起了所有感官的愉快，
男孩子这时在街头东奔西跑，
大声叫喊，这一片嘈杂喧腾，
却像是同一个呼声。
海门，海门哟海门[2]，他们高呼，
一片震耳欲聋的喊叫声直冲
云霄，弥漫在无边无际的苍穹，
人们站在欢呼的孩子们四周，
对他们热烈鼓掌，喝彩称许，
并为她高唱赞美曲。
人们不停地把**海门**、**海门**歌唱，
万木也随声相和，他们的回音响亮。

① 克楼得(croud)，一种凯尔特古琴。
② 按传统，举行婚礼时要高呼婚姻神的名字。

9

看啊，她来了，脚步稳重而庄严，
犹如福柏①走出了东方的闺阁，
在天边升起，有力地奔驰向前，
一身的白衣，对贞女最为适合。
那与她如此相配，你可能以为
她就是天使一位。
她那细长蓬松的秀发像金线，
有珍珠装饰，有缎带彩花点缀，
仿佛金色的斗篷披在双肩，
一顶绿色的花冠戴在头上，
宛如贞洁的女王。
她那谦恭的目光，羞羞答答，
看到凝望的人们成百上千，
便盯住脚下的地面。
她不敢大胆地仰起她的双颊，
只是羞怯地听人们对她颂赞，
没有丝毫的傲慢。

① 月亮女神，与狄安娜同。她的出现预示夜晚的来临。

但是，请照样高声地把她颂扬，
万木将随声相和，你们的回音响亮。

10

告诉我，商人的女儿，在你们城镇
可曾看见过像她那样地妩媚，
那样地可爱、温柔、甜蜜的丽人，
装潢着众多的品德和天赐的秀美。
她的眼睛像蓝宝石晶莹闪亮，
前额和白象牙一样，
面颊像苹果被太阳染红、映照，
嘴唇有如樱桃诱人去品尝，
胸脯像一碗尚未凝固的奶酪，
乳房像百合含苞，
雪白的颈项像大理石高塔一座，
整个身躯像庄严巍峨的宫阙，
它那一层层雄伟堂皇的玉阶，
升向贞洁的香闺，荣耀的宝座[①]。
姑娘们，你们为什么驻足不前，

① 指“头”，这是理性和各种“高级才能”集中之处。

出神地朝她瞻看。
你们忘记了自己先前的歌唱，
万木曾随声相和，你们的回音响亮。

11

你们若能见肉眼所不见的东西，
若能见她的心灵中内在的美，
为各种天赐的高级赠品所装饰，
那么你们就更会惊叹千百倍，
如同看见墨杜萨①弯曲的蛇发，
你们会万分惊讶。
那里有甜爱和始终不渝的贞洁，
无瑕的忠诚，美好的女子品性，
还有对光荣与温和节制的关切，
在那里，品德俨如宝座上的女王，
独自把律法执掌。
卑贱的情感不得不俯首听命，
恭恭顺顺地为她的意旨服务，

① 传说中的蛇发女怪。她的头具有将人变成石头的魔力。在文艺复兴时期作品中，她常代表美和力量，可消除色欲。

不当的思想永远也不能接近
那里，把她的心灵引入邪路。
这些隐秘的愉快，天国的珍宝，
你们若能够见到，
就必定惊叹不已，并把她颂扬，
万木也随声相和，你们的回音响亮。

12

朝我的爱人敞开圣殿的大门，
敞开全部的殿门，让她进来，
把所有的廊柱装饰得齐齐整整，
把所有的梁柱用花环装饰起来。
毕恭毕敬地迎接这一位圣徒，
她移动颤巍巍的脚步，
朝你们走来，满怀崇敬和谦恭，
走进来，面对万能之神的眷顾，
姑娘们，你们应向她学习服从，
你们也将会走进这样的圣殿，
脸上的骄矜变恭谦：
带她走向高高的圣坛吧；圣坛上，
让她参加那些神圣的礼仪，

它们构成无穷无尽的婚礼，
让那轰鸣的风琴大声奏响，
用欢快活泼的音调把我主颂赞，
在这个时候，唱诗班
以纯厚的歌喉把欢乐赞歌高唱，
万木也随声相和，他们的回音响亮。

13

看啊，她这时在圣坛前面站住，
聆听着神圣的牧师对她讲话，
牧师赐福的双手在为她祝福，
看啊，红玫瑰初放在她的双颊，
美丽的朱砂在纯净白雪上点缀，
像鲜红染料永不褪。
那些天使们一直未离开圣坛，
他们围绕着圣坛不停地翻飞，
忘记了服务，在她的四周盘旋，
不时地窥视她的脸——越凝神细瞅，
她的脸儿越俊秀。
但她那羞怯的目光却始终紧紧
盯住地面，为谦恭美德所控制，

决不让自己的眼睛稍稍斜视，
因为那会使不洁的思想入侵。
爱人啊，你的手是我们结合的信物，
给我时为何害羞？
可爱的天使，把哈利路亚①高唱，
万木将随声相和，你们的回音响亮。

14

全部仪式结束了，请带回新娘。
带回我们胜利的巨大喜悦，
带回你获得佳偶的无上荣光，
带她回去吧，满怀欢欣和愉悦。
任何快乐的时日也难比今天——
上苍赐福于人间。
今天这日子对我是永远神圣，
因此要举行整整一天的飨宴，
倾出美酒来，纵情地斟酒莫停，
请勿论杯盏，要尽兴灌满肚腹，
向饮者进酒莫踌躇。

① 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欢呼语，意为“赞美神”。

把美酒洒向所有的廊柱和高墙[1]，
让它们也喝得烂醉，遍身流汗。
你啊，巴克斯[2]，戴上喜庆的花冠，
海门啊，葡萄藤花冠也请你戴上，
让美惠三女神为大家跳起舞蹈，
她们的舞姿最美妙。
在这时，姑娘们齐声把颂歌高唱，
万木也随声相和，她们的回音响亮。

15

敲响报婚钟，你们城市的青年，
今天，你们惯常的劳作请丢开：
今天是神圣的；为了铭记心间，
请把这一神圣的日子写下来。
太阳今天升到了最高的天庭，
与辉煌的巴拿巴[3]同行，
从这时他开始一天天逐渐下落，

① 古罗马婚礼中的传统风俗。
② 即酒神。
③ 指圣巴拿巴节，即6月11日，按儒略历这天也是夏至日。

一旦他离开身后的那颗巨蟹星④，
他的光和热就会有所减弱。
但这个喜庆的日子定得并不好，
选择了整个一年中最长的白日
和最短的夜晚，尽管长夜更相宜。
不过，漫长的白昼毕竟要终了。
敲响报婚钟，让日影慢慢消隐，
点燃起篝火通明，
围着篝火欢快地舞蹈、歌唱：
万木将随声相和，你们的回音响亮。

16

啊，漫长的白昼何时才终了，
何时才许我去我的爱人那里？
一小时、一小时过得多令人心焦，
“时间”为什么慢腾腾扇动羽翼？
你啊，最美的行星⑤，快快归返，

---

④ 巨蟹座在双子座和狮子座之间。7月末，太阳穿过黄道带，把巨蟹座甩在后面。

⑤ 指太阳。在托勒密天文学中，太阳是围绕地球运转的行星之一。

向西部海域回还：
疲惫的骏马早需要歇息一场。
白昼虽长，我见它终于暗淡，
头戴花冠的晚星，闪耀着金光，
冉冉出现在东方。
爱的灿烂的明灯，美的孩子，
你带领所有天使大军的队列，
指引情侣们穿过可怕的黑夜，
你兴致勃勃地从高高天庭俯视，
仿佛在那闪烁的光辉中欢笑，
兴高采烈地看到
这些快乐的人群欢唱的景象，
万木都随声相和，他们的回音响亮。

17

姑娘们，停止你们先前的欢欣；
白昼为你们所有，这已经足够了；
白昼过去，黑夜将很快来临：
现在是送新娘进入洞房的时候了。
夜幕低垂，快替她卸去盛装，
让她躺在婚床上，

让她躺在紫罗兰和百合中间，
展开她上方柔软的丝绸彩帐，
铺上芳香的床单、精致的花毯。
看，我的爱人躺卧着，多么美，
高傲而又很谦卑；
宛如迈亚①，被天神朱庇特捉去，
在滕佩幽谷②，躺卧在花草上面，
半睡半醒，后来感到了疲倦，
又在阿西达里亚溪中沐浴。
姑娘们，夜色已深，请你们离开，
只把我爱人留下来。
你们先前的歌曲别再高吟：
万木也别再相和，响起你们的回音。

18

欢迎啊，夜晚，久久盼望的夜晚，
长昼的辛劳终于获得了报偿，

---

① 七簇星之一，原是阿特拉斯的七个女儿中最美的女儿，与朱庇特结合生墨丘利。

② 古希腊忒萨利地区的溪谷。

痛苦的爱恋积聚的一切幽怨，
从此以后都被你一扫而光：
张开巨翼，把我的爱人和我遮掩，
遮住人们的视线，
用你的黑色大氅把我们缠裹，
使我们消除恐惧，不再怕危险。
别让不忠企图把我们擒获，
别让令人畏惧的烦恼搅和
我们安然的欢乐：
让这幽静的夜晚悄无声响，
既没有风暴，也没有忧虑不安：
像朱庇特和美丽的阿耳克墨涅[①]共眠，
生下了提任斯城邦的伟大新郎[②]：
或者像朱庇特和你躺在一起，
生下了马耶斯蒂[③]。
让那些小伙子和姑娘别再歌吟：
也别让万木相和，响起他们的回音。

① 忒拜将领安菲特律翁之妻。
② 指赫拉克勒斯。
③ 朱庇特和"夜"结合生下马耶斯蒂(Majesty，威严)的神话是斯宾塞的杜撰。据奥维德，马耶斯蒂的父母是Honour(光荣)和Reverence(崇敬)。

19

别让凄切的呜咽，悲伤的痛哭，
被宅院内外的人们彻夜听见。
别让虚伪的私语引起恐怖，
错误的怀疑搅扰温馨的睡眠。
别让骗人的梦魇、可怕的幻景
引起骤然的心惊。
别让着火的房屋，闪电的灾祸，
别让帕克[1]和其他邪恶的精灵，
别让捣乱的女巫的念咒驱魔，
别让我们眼睛看不见的怪物，
无端地把我们吓唬。
别让猫头鹰[2]和鹭鸶尖声厉叫：
别让夜渡鸦毛骨悚然地啼鸣，
别让有力的符咒召唤来幽灵，
别让可怕的兀鹰把我们惊扰：
别让讨厌的青蛙呱呱不已，

① 英国民间传说中专门跟人捣蛋的小妖怪。
② 传说猫头鹰和夜渡鸦均为预示死亡的不祥之鸟。

使我们愿其窒息。
别让这些东西烦人地啼鸣，
也别让万木相和，响起它们的回音。

20

但是，请让寂静来忠实守夜，
确保在睡眠时间及时地入眠，
确保神圣的安宁来统治一切，
让睡神舒展在你那快乐的平原。
这时，成百个长着翅膀的丘比特，
像羽色斑斓的飞鸽，
围绕着你的床榻盘旋飞行，
在神秘黑暗中，谁也不会来指责，
他们鬼鬼祟祟地布设陷阱，
为了窃走藏匿在茫茫黑夜里
一片片欢乐的甜蜜。
维纳斯的孩子们，请随意玩耍嬉闹，
贪婪的“愉快”，顾不了你们的放荡，
她一心想着自己欢乐的天堂，
哪能管你们的行为是坏是好！
通宵戏耍吧，赶快来纵情一场，

一眨眼将天光大亮：
没有人会阻止你们谈笑或歌吟，
万木也不会相和，响起你们的回音。

21

那是谁，在我窗前悄悄地窥探？
是谁的面容，那样地美丽明亮？
那不是铿提亚女神[①]？她从不睡眠，
总是彻夜不停地在高天徜徉。
最美的女神啊，窥见我爱人和我时，
请不要满腹妒忌：
你也曾爱恋过(这虽然出人意料)，
拉特摩斯的牧童[②]曾暗中为你
带来了山羊身上新剪的羊毛，
并与你畅玩欢闹。
因此，我们现在也请你成全，
既然你司掌妇女的分娩和生育[③]，

① 即月亮女神。与狄安娜同。
② 指月亮女神铿提亚(狄安娜)所爱的美貌牧童恩狄弥翁。
③ 铿提亚司狩猎，也司婚姻。

使人类世世代代扩展、延续，
那就请热心实现我们的誓愿，
及时用种子通知贞洁的母体，
孕育我们的慰藉：
在这以前，我们不再把希望歌吟，
也别让万木相和，响起我们的回音。

22

伟大的朱诺[1]，你以威严的力量，
保护婚姻的律法，始终如一，
你教导人们崇奉虔诚的信仰，
为首次苦境举行神圣的仪式：
分娩的妇女常常对你高呼，
想得到你的安抚，
你编织那爱的纽带，永无止休，
请赐予我们你的全部祝福。
欢乐的守护神[2]，你那温柔的双手，
整理新娘的绣阁、温暖的婚床，

① 朱庇特之妻，司婚姻。
② 指司生育之神。

清除污迹和肮脏，
秘密的援助，你总是暗中提供，
使她们爱情的欢乐甘甜如蜜，
直到她们增添众多的后裔，
请今宵也及时为我们把果实传送。
美丽的赫柏[①]，还有自由的海门，
让我们心想事成。
在那以前，我们将不再歌吟，
万木也不再相和，响起我们的回音。

23

高高的天庭，你是众神的圣殿，
成千上万的火炬在你殿堂内
熊熊燃烧，透过可怖的黑暗，
向卑贱的尘泥洒下渴望的光辉；
所有的神明，多得难以想象，
你们高踞在天堂，
把万千的祝福向我们倾注下来，
向我们倾注你们欢乐的影响，

① 即青春女神。

使我们能够繁衍众多的后代，
他们可能从尘世这久居的住处，
怀着永恒的幸福，
登上你们那傲然高耸的圣殿，
并且为酬报他们光荣的业绩，
他们还可能把天国圣龛承继，
使天上诸圣的数目不断增添。
我们安歇吧，亲爱的，怀抱那希望，
实现它以前，别再把欢乐歌吟，
万木也别再相和，响起我们的回音。

24

为代替众多装饰而写的歌，
本应把我的爱人及时打扮，
但被仓促发生的事件[1]所耽搁，
你们虽不曾因等待而延误时间，
却允许补偿，使这支祝婚曲
既成为她的装饰，优雅而精美，
又成为短暂时光的永恒纪念碑。

---

① 可能仅指喜日当天安排中某种意外的变化。

迎婚曲①

① 这首诗是为庆祝 1596 年 11 月 8 日伍斯特伯爵萨默塞特两个儿女在埃塞克斯府邸举行的婚礼而写的贺诗。

1

宁静的日子啊，穿过微颤的大气，
和畅的西风在空中飘舞轻盈，
那温柔的精灵，使太阳稍稍减轻
火热的光焰，照耀得和煦明丽；
我心中愁烦郁悒，
不满于长期一无所获地滞留
在王室宫廷，徒然无益地空抱
渺茫的希望，那希望相继飞走，
犹如虚幻的暗影，使我头痛心焦，
缓步前行消苦恼，
沿着银波荡漾的泰晤士河岸，
河岸上繁枝密布，为河水镶边，
绘出了姹紫嫣红，百花齐放，
所有的草坪有玉石珠翠镶嵌，
适合于装饰闺房，
戴在情人们头上，
迎接她们的佳期，它就在不久，
　可爱的泰晤士河轻轻流，流到歌尽头。

2

在那边，在靠近河岸的一片草坪上，
我瞥见水泽的仙女，成群结队，
附近河川的女儿，个个娇美，
浅绿的秀发披散，飘飘扬扬，
每一位都像新娘，
每一位都挎着一只小小柳条篮，
做工精妙，用细细的枝条编制，
采集的鲜花朵朵，把篮子装满：
全都是她们的纤指灵巧地摘自
顶端的细梗嫩枝。
草坪上生长的鲜花，品类繁多，
各样都采些；紫罗兰淡蓝花俏，
小小的雏菊，花瓣儿在晚间合拢，
还有纯洁的百合，忠贞的樱草，
众多的玫瑰嫣红，
把新郎的花束装饰得色艳香浓，
迎接她们的佳期，它就在不久：
　可爱的泰晤士河轻轻流，流到歌尽头。

3

我看见有两只天鹅[1]，韵秀丰采，
款款地向这方游来，沿着里河[2]；
比这更美的禽鸟我从没见过：
洒在品都斯山峰[3]的白雪皑皑，
从不曾显得更洁白，
爱恋勒达[4]的天神岳夫变化
而成的天鹅，也白不过她们；
人们传说，勒达白得就像他，
但也难比这样白，连近似都不能；
她们白得多纯正，
甚至那轻柔的溪流，载她们飘浮，
也自惭形秽，对水波浪花叮嘱，

---

① 在斯宾塞那个时代，泰晤士河上常能见到成群的天鹅。诗中的一对天鹅代表两位新娘，即伍斯特伯爵爱德华·萨默塞特的两个女儿伊丽莎白和卡瑟琳。

② 可能指波普拉和坎宁之间的里河，由北注入泰晤士河。

③ 可能指希腊忒萨利平原西部的山脉。

④ 斯巴达王后，主神岳夫（朱庇特）曾化为天鹅与她亲近，生下波洛克斯和海伦。

莫打湿她们的银装丽服，更不让
浑水把她们美丽的羽毛玷污，
损毁那美的辉煌，
宛如天上的日光，
迎接她们的佳期，它就在不久：
　可爱的泰晤士河轻轻流，流到歌尽头。

4

不久，仙女们满满采集了鲜花，
跑过去把那对高贵的银鹅瞻望，
她们款款而来，飘浮在银波上，
仙女们看见，愕然把脚步停下，
目光充满了惊诧，
仿佛从来没见过那样娇媚、
可爱的双禽，定然把她们当作
天国所生的仙鸟，或是那一对
为维纳斯拉车穿越长空的银天鹅；
看上去她们决不和
生自尘间凡胎的俗物相同，
她们是天使，或是天使的同宗：

但是人们说，她们出生在夏令①，
在温煦季节，花草欣欣向荣，
把大地装饰一新，
清新得犹如黎明，
犹如她们的佳期，它就在不久，
　可爱的泰晤士河轻轻流，流到歌尽头。

5

仙女们都从柳篮里取出花草，
那绚丽多彩的鲜花，田野的光荣，
把阵阵扑鼻的馥郁芳香飘送，
花儿撒向那两只美丽的禽鸟，
撒向所有的波涛，
那波涛犹如古老的珀纽斯②水波，
沿着赏心悦目的滕佩谷那星散
分布着花草的谷岸，由忒萨利流过，
涌现在百合花丛中，花儿万千，

---

① 两位新娘的姓是“萨默塞特”(Somerset)，与英语“夏季”(summer)音近。这里用了双关语。

② 珀纽斯河流经忒萨利的滕佩幽谷，在奥萨山和俄林波斯山之间入海。

宛如新房的地面：
有两位仙女编扎了花环一双，
用草坪上找到的花儿，新鲜异常，
她们把花环装饰得整齐美丽，
戴在那一对天鹅雪白的额上，
有一位唱起这曲子，
备用于喜庆婚日，
喜庆她们的佳期，它就在不久：
　可爱的泰晤士河轻轻流，流到歌尽头。

6

“高贵的鸟啊，你们是人间的饰品，
天堂的荣耀，当这欢乐的时光
领你们前去爱人有福的新房，
愿你们欢欢喜喜，如意称心，
和意中的人儿联姻：
让爱的女王，那位美丽的维纳斯，
随她镇住人心的儿子①微笑，
人们说，她的微笑有力量排斥

① 即小爱神丘比特。

对爱的厌恶，永远把欺诈赶跑，
永远把友谊确保。
让无限的宁静与坚贞的心灵谐和，
神圣的盛馔等候在你们的餐桌，
让纯洁的欢乐充满你们的喜床，
愿你们儿女成行，子孙众多，
使你们的敌人惊慌，
使你们喜气洋洋，
迎接她们的佳期，它就在不久：
　可爱的泰晤士河轻轻流，流到歌尽头。

7

她收住歌声；周围的其他仙女
随声把那支曲中的叠句歌吟，
叠句说，她们的佳期即将来临。
温柔的“回声”在她们邻近的区域
回荡起她们的颂曲。
那一对欢乐的禽鸟向前浮游，
沿里河而下，窃窃私语的河川，
仿佛对她们低语，但没有舌头，
只用手势来表露喜悦的情感，

使河水流速放慢。
在这河水中居住的所有鸟类
都聚在这两只天鹅四周，这一对
仙禽胜过了众鸟，像明月远超
群星的光辉。大家齐整地列队，
来侍奉这一对仙鸟，
奉上最佳的效劳，
迎接她们的佳期，它就在不久，
　可爱的泰晤士河轻轻流，流到歌尽头。

8

她们终于都来到快乐的伦敦，
快乐的伦敦，我最最慈爱的乳母，
她赐我生命的源泉，最初的甘乳：
虽然我的姓取自另一座城镇，
一家古老的名门①。
她们来到了这里，砖石的楼塔②，

---

① 斯宾塞生长在伦敦，但他自称与诺桑普敦郡的阿尔索普一个古老的斯潘塞(spencer)家族有联系。

② 即圣殿，在泰晤士河北岸。从前曾是12世纪初参加十字军东征的圣殿骑士在伦敦的住所。

高耸在古老而宽阔的泰晤士肩头，
如今勤奋的律师在这里住下，
当初圣殿骑士团也在此居留，
直到因骄傲而衰朽：
紧挨的是一个庄严雄伟的地方①，
我常在那里得到恩宠和赐赏，
我的大恩主曾经在那里居住，
故人已逝去，我深感孤寂悲伤：
哦，此刻不宜诉
旧苦，欢乐应倾吐，
迎接她们的佳期，它就在不久，
　可爱的泰晤士河轻轻流，流到歌尽头。

9

如今住在那里的是一位贵人②，
伟大英格兰的光荣，世界的惊讶，

① 即斯宾塞的恩主莱斯特伯爵的府邸。1588年莱斯特伯爵死后，府邸由埃塞克斯第二位伯爵占住，称埃塞克斯府邸。

② 指埃塞克斯伯爵。他曾于1596年6月(同罗利爵士一起)在加的斯击败一支西班牙舰队。加的斯位于直布罗陀海峡西北约50海里处。

他的威名曾响彻整个西班牙，
使耸立在附近的赫拉克勒斯之墩①
也吓得摇晃不稳：
荣誉的枝干，骑士精神的花朵，
英国响遍了你那胜利的名声，
愿你为你的赫赫战功而快乐，
为你的名字而感到欢悦无穷，
它暗示幸福和光荣②：
由于你的勇武和胜利的甲铠，
你的国家将免受外敌的伤害：
伟大伊丽莎的光辉名字将震响
全世界，到处充满对你的惊骇，
勇敢的缪斯将歌唱，
唱给未来的时光，
迎接她们的佳期，它就在不久：
　可爱的泰晤士河轻轻流，流到歌尽头。

① 即直布罗陀海峡东端两岸的两个岬角——欧洲的直布罗陀和穆塞山，相传由赫拉克勒斯置于此地。

② 埃塞克斯第二位伯爵罗伯特·德沃霍的姓在英语中是 Devereux，与法语 heureux 音近，这个法语词义为“欢乐，幸福”。

10

那位贵人走出了高耸的塔楼，
宛如灿烂的长庚星，一头金发
在大海波涛上洗得光洁柔滑，
下临这一条视野开阔的河流，
一大群随从在后。
可以看得见，其中有两位堂堂
仪表、相貌出众的高贵骑士①，
完全配得上任何佳丽的闺房，
他们天赋的才智，自然的装饰，
与优美的身材相适：
犹如天神岳夫所生的双胞胎②，
为天上灿烂的饰带③增添了光彩。
两人举步向前，走到了河畔，
迎接两位新娘，欢乐的至爱，
根据约定的时间，

---

① 指两位新郎亨利·吉尔福德和威廉·彼得。
② 指双子座。
③ 即黄道带。它被看作是天使们镶满星星的腰带。

各自结成并蒂莲，
迎接她们的佳期，它就在不久：
　可爱的泰晤士河轻轻流，流到歌尽头。

仙后

（长诗选译）

第一卷

红十字骑士或虔诚的传奇

第一章

真正“神圣”的保护圣徒，
　　击败丑恶的“错误”；
“虚伪”诱使他陷入圈套，
　　邀他到家中留宿。

1

有一位高贵的骑士驱马在平原，
　　全副武装，银制盾牌手中持[①]，
　　归时的深深创痕残留在盾面，
　　那是多次血战的残酷标记；
　　但直到这时，他尚未用过这武器：
　　怒马咬啮着笼头，口沫喷飞，
　　仿佛不甘于屈从马勒的绊羁：
　　那骑士英姿飒爽，端坐在马背，
适合于激烈的战斗和骑士的比武大会。

2

他胸前饰有一枚血红的十字，
　　这是对殉难之主的亲切纪念，
　　为了主，他戴上这枚光辉的标志，
　　敬奉主——虽死犹如永活一般[②]：
　　同样的红十字也绘在银盾上面，

① 见《以弗所书》(6:11—17):“穿上神赐的全副武装，坚强地抵御魔鬼的攻击……此外，更要高举信心的盾牌，扑灭恶魔的火箭。”红十字骑士的甲胄象征每个基督徒的甲胄。

② 见《启示录》(1:18):“我是那永活者;我曾死去,但已经复活了,而且要活到永远。”

表明想获得主佑的最高希望：
在言行两方面他都忠心可见，
但一副庄严的神情流露在脸上；
他无所畏惧，却总是令人敬畏异常。

3

他前去从事一项伟大的冒险——
这任务由格罗丽亚娜，那位光荣
伟大的仙国王后，交他来承担——
以赢得自己的荣誉和她的恩宠，
他渴望的人世事物唯有这两重；
他马不停蹄，心中一直渴望
考验自己的力量，通过对敌的英勇
战斗，同时也认识新的力量①；
他将与可怕的仇敌恶龙②大战一场。

4

有一位可爱的女郎③在他的身边，

① “新的力量”或指他新获之盾牌的力量，或指他使用这盾牌的、未经检验的力量。

② 见《启示录》(20:2)：“那龙，就是那古蛇，也就是魔鬼和撒旦……”

③ 即本卷第45节中所说的乌娜(Una，在拉丁文中意为“一”)。她代表真理、真正的信仰和真正的教会。她的“矮小的白驴”表明她的谦卑。《约翰福音》(12:14)：“耶稣已经找到一匹驴驹，骑着进城。”以及《马太福音》(21:5)：“告诉耶路撒冷：她的君王谦卑地骑着驴驹子进城了。”

骑着矮小的白驴，比白雪还白，
然而她更赛粉欺霜，但她的容颜
却被低垂的褶纹面罩遮盖，
一件黑色的披肩，她披覆在外，
像内心充满悲痛：她极度忧伤，
沉郁地坐在驴背上缓缓行来：
仿佛心里有某种隐秘的悲怆，
手中用绳索牵着一只乳白的羔羊。

5

她纯真无邪，就和那羔羊①一样，
在生活和一切美德的教导各方面。
她出身皇族；远古时代的国王
和王后是她的祖先，他们从前
使权杖从东方延伸到西方海岸，
全世界都受他们的统治和左右；
直到地狱的恶魔以喧嚣和骚乱
蹂躏他们的国土，把他们赶走：
她从远方召唤来这位骑士为她复仇。

① 羔羊暗示乌娜的纯洁清白以及她的基督教性质。《约翰福音》(1:29)："约翰远远地看见耶稣走过来，就说：'看哪！这就是神的羔羊，……'"

6

有一个矮子[1]远远地落在她后方，
　　他总是走在最后，似乎懒散，
　　或疲惫，因背负她的行囊，内装
　　旅途的用品。他们正走之间，
　　天空中乌云密布，突变昏暗，
　　愤怒的岳夫把倾盆大雨迅疾
　　往他的情妇[2]身上狂浇猛灌。
　　所有的生物都被迫把暴雨躲避，
躲一躲狂风骤雨，这两人也同样乐意。

7

他们不得不就近找个避雨处，
　　看见了不远有一片丛林环绕，
　　那林丛可以把狂风暴雨挡住：
　　参天的大树披着夏日的骄傲，
　　枝叶向四处张开，把天光遮掉，
　　连一丝星光也无法穿透枝蔓：

---

① 这个矮子可能代表常识，实际理解力或理性，它追随“信仰”，并为“信仰”服务。

② 指大地。

林中踏出的一条条僻径小道，
都布满足迹，向树林深处伸延：
看来是极好的避雨处，他们便走进林间。

8

他们高高兴兴地向前走去，
欢欣地倾听禽鸟的甜美鸣啭，
鸟雀在林中躲避可怕的暴风雨，
欢歌中仿佛蔑视无情的苍天。
它们把一株株挺拔的大树颂赞：
高傲的杉树，永不枯干的白杨，
托起藤蔓的榆树，松树张风帆，
用作建材的橡树，那林中之王，
适于葬礼的柏树，可作桶板的山杨。

9

强大征服者和睿智诗人的奖赏——
月桂，还有总在垂泪的冷杉，
憔悴的柳树，为孤独的情人悲伤，
顺从地任人随意弯曲的紫杉，
用于磨坊的阔叶柳，白桦作矛箭，
芬芳的没药，切口中香脂外涌，
好战的山毛榉，梣树友好亲善，

果实累累的橄榄，浑圆的梧桐，
木工的橡树，还有那枫树，树心常空。

10

他们满心欢畅，一路喜洋洋，
直到喧嚣的暴风雨最终消停；
他们想回到开始迷路的地方，
但却找不到最初看见的路径，
于是在陌生的路上彷徨不定，
越以为走近林边，反离得越远，
他们确信，他们已智穷计尽，
那么多小路，那么多曲曲弯弯，
究竟该走哪条道，他们犹疑万端。

11

最后，他们决定继续朝前行，
直到迂回曲折地找到某一端，
他们走上被踩得光秃的路径，
它或许能引他们走出这迷宫；
他们沿途在林间遍处寻踪，
最后那路径把他们带到密林里
一个深洞。骑士十分的英勇，
一纵身跳下了他的勇敢坐骑，

把他不用的长矛递给了那个矮子。

12

“当心啊，”那位温柔的女郎说道，
“以免轻率地招来意外的灾难：
危险潜伏在这片野外荒郊，
令人忧惧重重：火起常无烟，
祸来无先兆：请骑士先行试探，
探明之后再决定是否出击。”
“小姐啊，”他说，“只因有一丝阴暗
就缩回前进的脚步，是多么可耻：
美德凭自身光辉，可穿行黑暗无际。”

13

“不过，”她说，“我比你更加清楚
此地的危险，虽然如今已太晚，
不能要你转回头而蒙受耻辱，
但根据智慧的告诫，脚踩上门坎，
须暂先驻足，以免被迫又折返。
这是迷乱的树林，‘错误’的窝巢，
‘错误’那怪物，为神与人所憎厌：
我劝你务必当心。”“快逃吧，快逃，
这不是人来的地方。”胆怯的矮子说道。

14

但是，充满热情和急切的蛮勇，
　　那年轻骑士怎么都无法阻拦，
　　他向前走进那个黑乎乎的深洞，
　　往里面察看：他的盔甲闪闪，
　　发出朦胧的微光，像浓荫幽暗，
　　他清楚看到那丑陋的妖物怪异，
　　一半像巨蛇，令人毛骨悚然，
　　另一半却仍保留着女人的形体，
多么恶心，肮脏，丑陋，真可鄙之极。

15

那怪物在肮脏不堪的地面卧躺，
　　巨大的长尾把她的洞穴盖满，
　　千缠百结，一圈圈盘绕向上，
　　尾端有一根致命的螫刺。她繁衍
　　千百条小蛇，每日喂养不断，
　　小蛇吸吮她有毒的乳头，每一个
　　虽形状各异，却通通丑陋不堪：
　　那奇怪的亮光一向它们照射，
它们就马上爬进她口中，顿时隐没。

16

它们的母亲惊恐地窜出窝巢，
　　冲向前去，把她丑恶的长尾
　　甩到可咒的头上，伸展开千绕
　　百缠的蛇体，终于挺直了腹背。
　　她环顾四周，见一人披甲戴盔，
　　全副武装，便立即调头回转；
　　她痛恨光明，像痛恨致命的祸水，
　　始终习惯于滞留在荒漠黑暗，
谁都看不清她，她也谁都看不见。

17

勇敢的骑士看见她，便一跃而起，
　　犹如猛狮扑向逃跑的猎物，
　　用他的利剑勇敢地把她阻止，
　　不叫她后转，迫使她留在原处：
　　她气急败坏，开始大喊大呼，
　　猛然转身，翘起花斑的巨尾，
　　想用她愤怒的尖刺把他吓唬：
　　他毫无畏惧，举起有力的胳臂：
这一击从她的头顶一直滑到了肩背。

18

这一击把她打得头昏眼花，
　　但她却怒火中烧，盘曲缠卷，
　　顿时就把她兽形的躯体猛拔
　　并以加倍的力量高竖在地面：
　　随后把尾部绕成一圈又一圈，
　　猛力地扑向圆盾，她的巨尾
　　突然把骑士的身体死死绕缠，
　　他手脚不能动弹，挣扎也白费：
愿上帝助他吧，他缠进了“错误”的无尽长尾。

19

女郎见他被缠住，心中悲伤，
　　高喊道：“显出你的本色吧，骑士，
　　不要怯懦，在力量中增添信仰：
　　扼死她，否则她必将把你扼死。”
　　听见这番话，在不知所措之际，
　　他的胆汁[①]激起了轻蔑和愤怒，
　　他集中全力抽出了一只手臂，
　　使劲把她的咽喉紧紧掐住，

① 胆汁被认为是愤怒情感的源泉。

很快就逼她松开一圈圈邪恶的束缚。

20

她从龌龊不堪的胃里吐出
　　黑毒液，如洪水泛滥，煞是可怕，
　　全都是大块大块的生肉食物，
　　臭气熏天，迫使他放松他那
　　抓紧怪物的手，转身躲开她：
　　她吐的东西全是小册子和书籍①，
　　以及没有眼睛的蟾蜍和青蛙②，
　　爬行在杂草丛里把出路寻觅：
她吐的脏东西弄得遍地满是污迹。

21

如同老父亲尼罗河开始涨起，
　　季节性潮水漫出埃及的山谷，
　　层层波浪夹杂着肥沃的粘泥，

① 暗指天主教攻击伊丽莎白女王和英国国教的宣传；也可延伸指当时宗教论战中谩骂的文献。

② 《启示录》(16:13)："我又看见好像青蛙的邪灵，分别从龙口、兽口和假先知口里跳出来。"1560年日内瓦《圣经》译本的旁注把它们说成是罗马教皇的代理人。

流溢在每一座平原和低洼的峡谷：
但当它最后的潮水退落了岸浦，
便留下大堆大堆的泥沙，成千
上万种生物，都从它那丰富
多产的种子里长出，半女半男；
这丑恶的奇形怪状，在别处不可能看见。

22

那个怪物使骑士烦恼不堪，
她发出的恶臭几乎使他窒息，
他力量衰减，再也不能奋战。
当那怪物看见他减损了勇气，
她就从自己地狱般的污水坑里
倾倒出了可咒的小蛇一条条，
墨黑的畸形怪物，满身臭气，
密密麻麻地爬到他腿上缠绕，
虽妨碍他行动，却也不能伤害他分毫。

23

犹如高贵的牧人在温馨的黄昏，
当血红的残阳西下，开始了晚照，
高高站立在山上观察他的羊群，
看它们有哪些匆匆把晚餐吃好；

　　一大群讨厌的蚊虫来把他搅扰，
　　竭力要插进它们细弱的螫刺，
　　他无处安身，摆脱不了烦恼，
　　只是用他的粗手把蚊虫的弱翅
不时拂去，也不时把嗡嗡之声遏止。

24

陷入这样的困境，他害怕蒙羞，
　　胜过害怕身处的危险境地，
　　他半带疯狂地扑向他的敌手，
　　决心要么突然地获得胜利，
　　要么立即失败而息鼓偃旗；
　　他朝她猛打猛冲，以超人力度，
　　从她的充满污毒罪恶的蛇体
　　无情地砍下了那颗可恨的头颅；
漆黑的血流从她尸体里喷涌而出。

25

散布四处的一窝小蛇，一看见
　　它们的亲娘猛然摔倒在地上，
　　拼命呻吟，就个个心惊胆战，
　　纷纷聚拢来围在她的身旁，
　　以为在她的大嘴边发现了通常

入口：但它们在那里连连碰壁，
于是便群集在她流血的伤口旁，
把它们濒死的母亲的鲜血吮吸，
视她的死亡为生机，视她的伤痛为有益。

26

这可憎的景象使骑士震惊万分，
他目睹被上天诅咒的孽种作恶，
蚕食自己的母亲；眼瞅着它们
一个个满足了自己嗜血的饥渴，
鼓起的肚腹，因胀满而撑破，
肠子迸出：它们合该这下场，
把喂养自己的母亲的生命液痛喝；
现在那骑士不必再花费力量，
他本应与之搏斗的仇敌都自戕身亡。

27

女郎看见发生的一切，就赶紧
从远处走过来祝贺他的胜利，
她说："英俊的骑士啊，你福星照命，
看你面前横陈着击败的仇敌：
你当之无愧地穿上这身甲衣，
穿着它，你赢得了今天的荣耀，

在强敌身上证明了你的威力，
这是你的第一次冒险；我祈祷，
并祝愿众多同样的冒险会接踵来到。”

28

随后，骑士又跨上他的战马，
打算同女郎一道调头往回走；
他取的路径，显然有众人踩踏，
他决不转向任何岔路去行走，
而是始终沿着一条道走到头，
这条道终于把他们引出了密林。
接着他继续赶路(有上帝做伴友)，
不断前行，把新的冒险探寻；
他走了漫长路程，没听到任何传闻。

29

最后他们在路上偶然遇见
一个老人，穿一身长袍黑服，
双足赤裸，胡须白花花一片，
在腰带下面挂着他的一本书；
似乎很庄重，像圣人一样严肃，
眼睑低垂，目光紧盯着地上，
没有丝毫的恶意，外表也纯朴，

这老人一路上边走边祈祷上苍，
不时地捶击前胸，一副忏悔者的模样。

30

他深深鞠了一躬，向骑士问好，
骑士也弯腰回礼，十分恭谦：
接着询问那老人，他是否知道
有什么传闻，关于奇特的冒险。
"亲爱的孩子啊，"他说，"一个简单
纯朴的老人，唉，蛰居在密室，
终日为自己的罪过祷告不完，
哪能说战争和人世纷扰的讯息？
和圣父静坐一起，不干预这类俗事。

31

"但是你若想听到在周围附近，
有什么危险和本地酿成的灾难，
我可以告诉你一个怪人的音信，
他把这乡间毁成了荒芜一片。"
"正是这类事，"骑士说，"我想打探，
我一定会给你相当丰厚的报酬，
如果你告诉我那坏人度日的地点：
对所有的骑士，这都是奇耻大辱，

即这类可恶的家伙竟活得如此长久。”

32

“离这里很远，”他说，“在旷野荒原
有他的住所，从来没有人能以
经过他的住地而幸免于难。”
“天色已晚，”女郎说，“夜幕垂低，
我很清楚，你现在已力竭精疲
由于新近的鏖战：谁如此健壮，
缺少了休息，而又不缺少体力？
终日不停地测量长空的太阳，
为恢复马匹的精力，到夜间也饮马海涛上。

33

“同太阳一起，先生啊，按时歇息，
并开始新工作，随新的一天来到：
人们说，过平静夜晚是最佳建议。”
“骑士先生，你已得到极好的忠告，”
那个老人说，“通往胜利的大道
是听取明智的规劝：白日已尽；
今晚你可以在我的家里歇脚
度过这一夜。”那骑士满口赞成：
遂与虔诚的长者一同向他家前行。

34

那是一个隐士的低矮茅舍，
　　在山谷底下，紧贴着树林近旁，
　　远离那些来来往往的旅行者
　　常去的场所：距此不远的地方
　　还建有一座小小的神圣教堂，
　　这个隐士惯常在那座教堂里
　　做祷告，每天清晨和傍晚两趟：
　　附近轻轻地流淌着一条清溪，
从一眼圣泉中喷涌而出，水流不息。

35

他们到达那地方，挤在小屋里，
　　本非找欢娱，在那里乐事全无：
　　休息就是欢娱，一切都随意；
　　高尚的思想才会有最好的满足。
　　他们娓娓而谈，把夜晚欢度：
　　老人有满腹令人愉快的语言，
　　把舌头能锉得玻璃般光滑自如；
　　他讲述圣徒和教皇，而且不断
念一句万福马利亚，夹在前言后语间。

36

沉沉的夜色迅速向他们逼近，
　　浓重的潮气使他们垂下眼睑，
　　摩耳甫斯[①]的使者朝他们洒淋
　　睡眠的轻露，叫他们安歇入眠。
　　老人把宾客领到各自的房间：
　　他看到人人都进入死寂的梦境，
　　就走进自己的书斋，在书堆里面
　　翻找各式各样的巫书魔经，
找出有力的符咒，可搅扰昏睡的心灵。

37

他选出几个极为可怕的词句，
　　编成了韵文(别让任何人诵读)，
　　用这韵文和同样可怕的咒语，
　　唤醒了普路托夫人[②]，黝黑可怖；
　　他咒骂上苍，说出脏话来亵渎
　　生命和光明之主，至高的上帝；
　　这个放肆的恶人，还竟敢呼出

① 希腊神话中的睡神。
② 普路托是希腊神话中的冥王，他的妻子即冥后普罗塞宾娜。

得摩戈尔贡[1]，黑暗和深夜王子，
一见他，科库托就颤抖，斯蒂克斯就逃逸[2]。

38

从黑暗可怕的深渊，他唤出一支
　　妖精的大军，他们像小小的苍蝇
　　围着他可咒的头顶拍打羽翅，
　　等着搞清楚到哪里去为他效命——
　　帮他的朋友，使他的敌人震惊：
　　他从中选择了两个，最虚伪不过，
　　最适合说谎而表面又真实可信；
　　他派遣其中的一个出去干活，
另一个则留在身边，要做另一项工作。

39

那妖精疾驰飞奔，排开大气，
　　穿过一片茫茫的深海洋面，
　　匆匆地赶往摩耳甫斯的宅邸。

---

① 古代神话中的群魔之首。斯宾塞把他说成是神秘可怕的黑暗王子。

② 科库托和斯蒂克斯是冥府中的两条河。科库托即“叹息川”，原文是希腊语Cocytus，意为“忧愁”。斯蒂克斯即“恨水”，原文是希腊语Styx，意为“憎恨”。

在地球的中心腹地，陡峭峻险，
地势低洼，从没有曙光显现，
那里是他的住所；他潮湿的床铺
忒提斯[1]清洗不止，鉴提亚[2]也不断
把他垂下的头颅浸泡于银露，
“暗夜”则在他头上拉开了黑色的罩幕。

40

他发现睡神的两扇大门紧锁着，
一扇由磨光的象牙[3]制成门框，
另一扇覆盖着一层白银的光泽；
不眠的恶犬远远地在门前横躺，
看守大门，要驱赶敌人“忧伤”，
这敌人经常来搅扰睡眠温馨。
那妖精悄悄走过恶犬的身旁，
来到了睡神面前，发现他深深
沉入了梦乡：对一切他都毫不留心。

① 海神之妻，此处指海洋。
② 月亮女神。与狄安娜同。
③ 根据荷马《奥德修记》(第19章)和维吉尔《埃涅阿斯记》(第6卷)的描写，睡神有两扇门：真实的梦通过牛角门，虚假的梦通过象牙门。

41

而且为了催睡神温馨地入梦，
　　一条涓流跌下了高峻的山岩，
　　飘飘洒洒的细雨也落自高空，
　　和着轻风的低语，似群蜂万千
　　嗡嗡地作响，催他昏昏入眠：
　　在这里，其他的喧声，人们的嘈嚷，
　　这些都常常烦扰着市井城垣，
　　全都听不见：无忧的“安静”卧躺，
藏匿在永恒的静寂中，远离了各种仇敌。

42

送信的妖精走近他身边讲话，
　　但说的话语全都是白费力气，
　　他酣然入睡，任什么也难唤醒他。
　　随后才伸伸懒腰：那妖精再次
　　使劲摇他，迫使他开口言说。
　　犹如做梦的人，干巴的脑海里
　　杂乱的景象和模糊的幻影在颠簸，
他咕咕哝哝，没完全打破他的沉默。

43

因此那妖精更加粗暴地唤他，
还以赫卡忒[1]这个可怕的名字
相威胁：听见这名字他颤栗害怕，
抬起昏沉的头，以责备的口气，
半怒地质问妖精为何来这里。
妖精说："是阿奇马戈[2]差我到此间，
他精通魔法，能降服冥顽的怪异，
为他的目的，他嘱你给他派遣
一个合适的假梦，能欺骗睡者的感官。"

44

睡神听命，从他的黑暗囚室里
马上唤出来一个迷魂的梦精，
把它交给了妖精，接着又垂低
沉重的头颅，没有丝毫的忧心，
感官又立即都变得麻木僵硬。
那妖精回返，通过象牙门廊，
犹如欢乐的云雀升腾轻盈，

① 希腊神话中的妖术、魔法女神和司梦女神。
② 阿奇马戈的原文是 Archimago，意为"大魔术师"(archmagician)。

　　他把梦精携在小小的翅膀上，
匆匆赶回他原先离开主人的地方。

45

在这期间，那主人以魔咒、巫术
　　把另一妖精变成了一位红颜，
　　用液气把各种柔软的部件造出，
　　在男子看来，件件都活灵活现，
　　它们可以迷住脆弱的感官：
　　那创造者自己虽有超常智力，
　　也几乎被这美丽的景象欺瞒：
　　他给她穿上了一身白衣，白衣
外面罩着黑披肩，似乎对乌娜最适宜。

46

当那个虚幻的梦精被带到他这里，
　　他令它飞到仙国骑士的身边，
　　——毫无杂念的骑士沉在酣梦里——
　　去制造假象把骑士的想象欺骗，
　　按照它受过的那种秘密训练：
　　那个以奇异方式出生的新生体，
　　充满创造者的诡诈，创造者用熟练
　　手势教它模仿那真正的佳丽，

它虚假的形体与那佳丽的模样无异。

47

明确了指示，它们就赶忙工作，
有一个来到骑士酣睡的地点，
在他坚强的头颅上面飞落，
使他梦见小爱神和云雨之欢，
几乎融化了他的男子汉心田，
使其浸沉在色邪淫戏的欢乐里：
仿佛看到他爱人躺卧在身边，
向他抱怨说，有翅的虚伪男孩子①
征服了她贞洁的心，想学欢乐夫人的嬉戏。

48

似乎是司美的至高女王本人，
即美丽的维纳斯女神，把她带上
他床头；他清醒的时候总把她看成
最为纯洁的花朵，生长、开放
在尘世的枝头，原本是公主堂堂，
今沦为热衷于无耻行径的荡妇：
美惠三女神也似乎在放声歌唱

① 即爱神厄洛斯(或丘比特)。

海门哟海门[1]，在四周翩翩起舞，
新鲜的弗洛拉[2]把常春藤花环给她戴住。

49

在这异常的淫邪色情之中，
　　或在这怕铸成错误的惯常恐惧里
　　他突然惊醒，仿佛疑虑重重，
　　怕有隐秘的邪恶或暗藏的仇敌：
　　看呵，他面前就是他的佳丽，
　　黑披肩把她的诱饵钓钩遮藏；
　　含几分羞涩，让他来亲吻自己，
　　她温情脉脉的奉承和可爱的模样，
极像那选他为自己骑士的真正女郎。

50

他痛心地看到这不体面的情景，
　　对她无耻的行为非常愤激，
　　盛怒之下，直想取她的性命；
　　但又以明智的忍耐减缓了火气，

① 暗示对肉体享乐和婚宴的召唤。
② 百花女神。在文艺复兴时期，常是性欲和私通的象征。原是纯洁的仙女，后被西风之神泽费罗斯强暴，变成了放荡的女神。

把手止住，并开始告诫自己
要检验她伪装的真情和自己的感官。
她绞扭着双手，女人般可怜样子，
哭泣流泪，以激起高尚的悲怜，
悲怜她血统高贵，还有她青春华年。

51

她说："先生啊，我的爱，我的君侯，
我该指控那隐藏的残酷命运
和上苍造成的各种强有力的缘由，
还是那使我受挫的瞎眼的神，
使我得不到期望的爱，只有恨？
他强令我要么去行动，要么去死。
我应当死去；哀叹我悲惨的处境，
你啊，我复仇的命运之神已叫你
做判官，铁面无私地裁决我的生死。

52

"为你的缘故，我当初不得不离弃
我父亲的王国，"她停下，泪流满面；
骄傲的心像夺去了她说话的能力。
接着又说道，"我在柔弱的华年
被命运和脆弱的世俗恐惧所捆拴，

逃奔你这里，坚信能得到援助：
别让我死于消沉，泪水涟涟。”
“小姐啊，”他说，“是什么把你吓住？
使你害怕？我怕的时候你常把我安抚。”

53

“对你的爱情，”她说，“和极度的紧张
使我不能成眠，在困倦的夜里
空熬着隐痛和无人怜悯的悲伤，
而你却沉沉入梦，无忧无虑。”
这可疑的话语使骑士更加怀疑
她的真情：但由于他不懂虚伪，
她谄媚取宠的爱和蔑视的恶意，
他非但不指责，反而说：“小姐，我后悔
不知你心中为我而产生的这种伤悲。

54

“请你放心吧，它不会完全落空；
你的爱，把你和我结合在一起，
像生命和我心相连，我十分珍重；
别让虚惊引起不必要的痛戚，
那痛戚毫无缘由，请快去歇息。”
她并不完全满意，但似乎把哀怨、

悲伤平息，虽再也无从施其技，
只能把讨好的话语诉说一番，
随后便悄然无声地转身溜走，心儿放宽。

55

他躺卧良久，思忖着她的心境，
悲伤地想到这女子竟如此轻佻，
为了卫护她，他曾愿把热血洒尽。
最后，先前战斗的困顿疲劳
把他累极的灵魂摇入了梦郊，
那烦人的梦精又把他脑海搅乱，
用闺房、床榻，以及女子的欢闹；
但当他[1]看见自己的辛苦枉然，
便带着那个非自然创造的妖精回返。

① 即阿奇马戈。

第二章

诡诈的大巫师使红十字骑士
从“真理”那儿离开；
美貌的“虚伪”代替了“真理”，
造成他可悲的伤害。

1

这时，北方的马夫已经安置
他的那组七匹马在恒星后面①，
那恒星从来都不在海波上沾湿，
它固定不动，从远方射出光焰，
照耀茫茫大海上飘泊的航船：
欢快的香蒂克里尔②以尖利的嗓音
发出了通知，福玻斯驱火红车辇③

① 指牧夫座把大熊座的七颗星降在北极星后面。
② 即雄鸡。源自法国古叙事诗《列那狐传奇》中拟人化的雄鸡名字。
③ 即日神的战车。

正急急忙忙爬上东方的山岭,
妒忌"黑夜"把他的空间久久充盈。

2

那两个来自地府的可憎使者,
虚伪美貌的妖精和做假的梦幻
来到邪恶的主人跟前,诉说
他们白费的辛苦和难过的夜晚。
主人大怒,见自己的魔力全然
无效,便以普罗塞宾娜①的愤怒
和地狱的痛苦相威胁,使他们胆寒。
但是,他看到威胁已毫无用处,
就另打主意,再次查阅他致命的巫书。

3

不久,他带走那个怪异的美人,
和另一个虚伪的妖精,给后者罩上
体形外貌,用稀薄的空气做成,
像一个年轻的侍从,生活放荡,
在色邪淫戏中度着荒唐的时光,
不关心甲胄,把可怕的战斗忘却。

① 参见本卷第一章第37节注。

他带着这两个到一张秘密的床，
隐蔽在黑暗中，罩上骗人的黑夜，
让他们卧在床上，陶醉于虚幻的欢悦。

4

他假装忠实，神色慌张地跑向
他的客人——经历了烦人的幻景
和梦境，这时正睡得分外甜香——
并惊恐万状地突然把客人唤醒，
那神色犹如见到了魔鬼或幽灵，
"起来，起来，倒霉的年轻人，"他高呼，
"你在此昏睡至老，而那些恶人
用维纳斯可耻的锁链紧拴在一处；
来看吧，你那虚伪的小姐把荣誉玷污。"

5

骑士惊愕万分，突然地跳起，
随老人一同走去，手持利剑；
老人立即领他到一方隐秘地，
那虚假的一对正紧紧相偎相缠，
纵情淫欲，放荡地抱成一团：
骑士看到这情景，妒火中烧，
强烈的愤怒弄瞎了理性的眼，

盛怒之下，恨不得把他们杀掉，
但是老人却使劲遏制住他的气恼。

6

骑士回到了床上，极其痛苦，
因见到罪恶的情景而备受折磨，
他无法安歇，着实地忧伤过度，
深深的怨恨把体内的胆汁消磨，
厌倦了漫漫长夜，厌倦了生活。
美丽的晚星终于在高高的天上
耗尽了它的光源，带来了曙色，
于是他起身，匆匆地穿好衣裳；
那矮子牵来快马：两人遂飞奔他乡。

7

长着玫瑰色纤指的美丽的黎明①，
厌倦了年迈提托涅的赤黄床铺，
穿过清新的空气，展开紫衣襟，
朝阳也显露出来巍峨的山麓。
那皇家少女把头脑的昏沉驱除，

① 指曙光女神奥罗拉，她的丈夫是提托涅（他之所以“年迈”，是因为他虽被赐予永恒的生命，却未被赐予永恒的青春）。

起身走出了她的简陋卧室，
去寻找那骑士，他已经逃往远处，
去寻找那矮子，他曾常把她服侍；
看到这悲惨境况，她开始哀恸悲泣。

8

她以缓慢的坐骑所能及的速度
全力地追赶骑士；但徒劳无益：
因为轻快的骏马已载他到远处，
他怀着愤怒和蔑视驱马疾驰，
要想追上他，不过是白费气力；
但她虽四肢疲倦，却毫不停顿，
寻遍了每一座树林、平原、谷地
和山岭，温柔的胸中痛苦万分，
他如此粗暴无礼，竟丢弃最爱他的人。

9

但是，狡诈的阿奇马戈看见
他的客人们已经分成了两组，
而乌娜又徘徊在树丛林莽之间——
这正是他策划的目的——便赞扬巫术
对真正的善心竟有这等力度；
但并不就此罢手，又另谋新策，

力图给她造成进一步的痛苦：
他恨她，犹如恨嗞嗞作响的毒蛇，
并以她陷入众多的苦恼而大为快乐。

10

于是他策划如何来伪装自己；
凭借有力的知识，他可以万般
变化，化成众多的外貌形体，
像普罗透斯[①]一样变化多端：
有时是飞鸟，有时是游鱼在湖间，
一会儿像狐狸，一会儿像凶龙模样，
他自己也常被吓得心惊胆战
而逃之夭夭。唉，有谁能言讲
药草的隐秘功效，以及符咒的力量？

11

但是，现在看起来最好是变为
刚受骗的客人、那善良骑士的身形：
他很快披戴上强固的甲盔，
手持银盾：怯懦的胸前刻印
一枚鲜红的十字，胆小的头顶

① 希腊神话中的海神，善于变形，不易被捉获，到了无法逃脱时，才露原形。

有一绺染成五颜六色的发丝。
像全副武装的骑士，充满信心，
当他坐在高贵的战马背上时，
你可能就会把他当成那位圣乔治[1]。

12

他化作其形体外貌的那位骑士，
真正的圣乔治，却已流浪到远处，
一直想摆脱愁绪、恐惧和妒忌；
意志作向导，悲哀引他入歧途。
最后偶然遇见一个人在半路，
一个不忠的撒拉逊[2]，全副武装，
大盾上写着两个字，鲜明醒目，
"无信"：他身材高大，四肢粗壮，
丝毫也不把上帝或世人放在心上。

13

无信身边的旅伴是一个美人[3]，

① 指红十字骑士。本卷第十章将进一步提示他就是英国的守护神圣乔治。
② 希腊人和罗马人对十字军东侵时的阿拉伯人或伊斯兰教徒的称呼。
③ 即本章第44节中所说的杜埃莎，她的形象使人想到《启示录》(17:4)中的妇人："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外袍，佩上黄金、宝石及珍珠为装饰。她手中拿着金杯，里面盛满了她邪淫的污秽。"她代表虚伪的宗教，尤其是新教眼中的虚伪、浮华的罗马天主教。

俊俏的佳丽，身穿猩红色衣裳，
装饰着黄金和珍珠，价值连城，
一顶波斯的头巾式女帽戴头上，
还有花冠和胸针，各式各样，
这些都是她慷慨情人的馈赠；
她那匹放纵的坐骑全身披上
金银丝马饰，织成波纹式图形，
马鞍上响着金铃，还装有华丽的饰钉。

14

她以甜美的嬉戏和调情欢闹
使她的情人一路上十分开心：
但一见红十字骑士举起了长矛，
就马上停止欢闹和放荡调情，
并叫她的骑士准备动刀兵：
敌人已近在咫尺。希望和傲慢
驱使他当天就赢得女郎的欢心，
他疾驰向前：从他的马身侧边
滴下鲜红的血液，污染了驰过的路面。

15

一眼看见他，那位红十字骑士就立即
策马奔向前，胸中怒火万丈，

熟练地放低长矛，朝无信疾驰，
这两人立即相迎，猛烈冲撞，
两匹战马被他们可怕的力量，
惊吓得摇摇晃晃，骇然站住，
他们自己也同样因猛力异常，
被他们自己手臂的猛击而惊住，
各自都向后退撤，彼此向对方让步。

16

像两只公羊，充满狂妄的野心，
相互厮拼，争夺对羊群的统治权，
双方用长着犄角的额头猛劲
相撞，各自都被可怕的震撼
惊呆，犹如木头一般地昏昏然，
忘记了夺取那悬而未决的胜利：
这两人也呆立不动，犹如石岩，
彼此狠狠地瞠视着对方，手里
无用地握着先前撞碎的断矛折戟。

17

那个撒拉逊被打得懊丧气馁，
却拔出利剑，向红十字骑士猛扑；
后者避开了袭击，也针锋相对：

彼此对敌手的力量都充满忌妒，
都力图用无情的刀剑刺透
对方的甲胄：愤怒勇猛，对仇敌
寸步不让。闪闪的火星迸出
燃烧的盾面，如迸出锻炉里，
紫红的血流，新染了青葱的田野草地。

18

“那个该死的十字啊，”撒拉逊说道，
“它保护你身体不受死亡的痛苦；
我很清楚，你早就性命难保，
若不是那种魔力把你护住：
但我警告你，快藏起你的头颅，
稳稳坐好。”说完，他狠狠打在
红十字骑士的头上，凶猛极度，
一大块头盔被他砍切下来，
滑过了圆盾——它保护骑士未受伤害。

19

红十字骑士大怒，天生的伟力
立刻就重新燃起沉睡的火星，
在敌人傲慢的头盔上刻下印记，
如此沉重的一击，砍裂了钢筋，

　　劈开了他的头颅。他活活倒倾，
　　用血污的嘴唇去亲吻大地母亲，
　　向坟茔致意：他那哀怨的魂灵
　　同脆弱的肉体争斗：终于飞离，
飞向生活不当者的灵魂所居之地。

20

那女郎看见她的斗士跌倒，
　　犹如一座古老的破塔坍圮，
　　却并不留下来为他的葬礼哀悼，
　　反而全力从他的身边逃逸；
　　骑士则尾追而去，慌忙不迭，
　　同时嘱咐那矮子随身带走
　　撒拉逊的圆盾，现已成胜者的标志。
　　不久他赶上女郎，叫她停留，
因现在已没有使她恐惧不安的根由。

21

她转过身来，流露出可怜的表情，
　　喊道："慈悲啊，先生，请发发慈悲，
　　怜悯这无辜女子，她遭受不幸，
　　现听从你的意旨。"她谦恭卑微，
　　服饰又如此华丽，熠熠生辉，

大大感动了骑士的英雄心田，
他说："小姐啊，你的突然倾颓
使我很伤心；把恐惧抛到一边，
说说你是谁，还有那个人，曾把你护袒。"

22

她泪水汪汪，开始悲哀地讲述：
"这个可怜的女子啊，不幸的时刻
已使她成为听从你指挥的奴仆；
当愤怒的上苍还没有颦眉蹙额，
厄运还没有把我交给你驱策，
我曾是(现又有何益，说我'曾是'！)
一位皇帝的女儿，独养的一个，
辽阔的西方都受着他的统治，
在第伯尔[1]流经的地方，他的宝座高置。

23

"当我还处在青春的如花季节，
他替我同一位国王(富有、强大
而睿智)的唯一继承人订了婚约；
没一个王子忠诚、英俊如他，

① 横贯罗马市的河。

没一个王子那样地温文尔雅；
但我期盼的婚礼日尚未曈昽，
我亲爱的郎君就倒在荣誉的高阶下，
落入了可憎可咒的敌人手中，
他被残酷地杀害，而我将永远悲痛。

24

“他那有福的躯体被夺去了生命，
后来，我不知它怎样被移走，
瞒着我藏起来：他冤死的噩耗传进
我这不幸的姑娘耳中的时候，
多大的悲哀啊，折磨我忧郁的心头。
随后我前去寻找他悲惨的遗体，
多少年来在世界各地浪游，
我这新寡的贞女，深创的心里
充满爱，像受伤的母鹿久久地焦思郁悒。

25

“最后，这个傲慢的撒拉逊偶然
碰见我四处流浪，就逼我跟随
他走去，但他从来也没能攻占
女子以崇高尊严坚守的堡垒。
如今他倒地身亡，名损誉毁，

他在生前名叫骄傲的‘无信’，
三兄弟当中的老大，三兄弟都为
同一个坏父亲所生，‘无乐’最年轻，
中间的一个胆大包天，取‘无法’为名。

26

“处于这没有朋友的不幸困境，
我啊，菲德莎，心中是多么凄惨，
切望你怜悯我这境况的不幸，
不要伤害我，即使不善待宽免。”
这时他一直怀着强烈的情感，
敏捷的眼睛忙把她芳容瞻望，
迟顿的耳朵听不见她故事连篇；
他说道：“美人啊，即便是铁石心肠
也会可怜你不该遭受的痛苦忧伤。

27

“从今以后，你可以完全放心，
既找到一个乐于相助的新朋友，
又失去一个把你困扰的旧仇人：
人们常言道，新友胜过旧仇。”
表面单纯的姑娘改变了忧愁，
让她的目光羞怯地落在地上，

没有丝毫的反对，顺从又温柔，
他们俩驱马前行，他假作喜洋洋，
她佯装羞答答：常言道，娇羞激起欲望。

28

他们一同旅行了很长时间，
直到他们厌倦了旅程，后来
到一个地方，长着两棵树，其枝干
向四处伸展，覆盖着灰色藓苔，
绿叶随着阵阵的微风摇摆，
形成一大片静谧的圆形荫蔽：
胆怯的牧人经常在那里被惊呆，
决不坐在树下，也不在那里
吹奏欢乐的牧笛，都避开这不祥之地。

29

善良的骑士一看见这两棵大树，
就急急忙忙赶向那一片荫凉：
金色的太阳现在已登上高处，
从他那美丽战车的火轮之上
投射出他的光焰，酷热异常，
万物都无法忍受炎炎的赤日；
骑士的新女友也难顶得住骄阳。

他们在这里下马，希望能避避
酷热，歇息一会儿他们疲倦的肢体。

30

他们看来使彼此都快快活活，
坐在那里进行美好的交谈：
他在骗人的幻象中把她当作
世间美人中最美的粉黛红颜；
他专心致志地要来表达这一点，
于是想到了用绿色树枝编出
一顶适合她秀美额角的花冠，
他摘下一根枝条，在它的断裂处，
一滴接一滴的鲜血从枝上连连流出。

31

这时听见了一个声音在惨叫，
高喊："别用罪孽的双手断折
我被封在这粗树皮里的嫩腰，
快逃吧，唉，远远地逃开，免得
遭到在我和这小姐身上发生的
不幸，可怜的姑娘啊，我的至爱，
昂贵的爱啊，是以死为代价换来的。"
他吓得毛骨悚然，目瞪口呆，

由于这突如其来的恐怖而手脚难抬。

32

后来，当这阵强烈的恐惧情感
过去，男子的英勇气概复苏，
他开始思量这一奇特的场面，
并深深怀疑自己的感官，高呼：
“是什么鬼魂的声音，来自林波湖①，
是什么骗人的幽灵，在空中游荡，
经常把脆弱的人们引入歧途，
向我疑惑的耳中灌入这哀伤
怪语，叫我别让无辜的鲜血流淌？”

33

“不是地狱的鬼魂，”他呻吟哀诉，
“也不是骗人的幽灵对你把话说，
我是人，弗拉杜比奥②，如今是棵树，
可怜人，可怜树；一个残忍的巫婆
立意要使他脆弱的本质泯没，
把他变了形，放在空旷的平原，

① 死者的灵魂所居之地。
② 弗拉杜比奥的原文是 Fradubio，意为“怀疑兄弟”(Brother Doubt)。

玻里阿斯[1]把平原吹成了荒漠，
赤日炎炎，烤干了我隐匿的血管：
我虽像树木，但冷热都使我痛苦难言。”

34

“说下去，人也罢，树也罢，弗拉杜比奥，”
骑士说道，“是谁的魔法妖术
把你变成了眼前这畸形状貌？
谁说出痛苦就常会找到药物；
而掩饰内心的隐情则倍增痛楚，
犹如把熊熊的火焰拼命压制。”
他说：“造成我一切痛苦的歹徒，
是一个名叫杜埃莎[2]的虚伪女巫师，
她把不幸带给了许多漫游的骑士。

35

“在青春年少、血气方刚的时期，
骑士气概的欢乐与爱的火焰
在我的胸中初次点燃，我命里
注定要爱上这淑女，正如你所见，

① 北风之神。
② 杜埃莎的原文是 Duessa，意为“两面性”，“表里不一”，“欺骗”。

现不是女子，外表是一棵树干；
我曾经和她结伴，驱马同行，
遇到了一个骑士，十分偶然，
他身边也有个同样美貌的女性，
外表像美女，卑鄙的杜埃莎却在内隐形。

36

“那个女人虚假的美，他夸耀，
所有的女子都与之相差很远；
我同样也捍卫我这佳人的美貌，
我的佳人，当时像晨星灿烂：
因此，我们双方都准备激战，
冷酷的命运却使他战败倒倾
在我的矛下：这就是战争的危险：
他的女郎留下来当了战利品，
她美丽俊俏，屈从地唯我之命是听。

37

“我获得不同美人的双重情爱，
一个真正美，另一个美在表面，
有一天，我迟疑不决地比较起来，
她们哪一个美的光辉领先；
胜者的奖赏是一顶玫瑰花冠：

两人好像都获胜，又仿佛都败北，
这纠纷很难取得一致的意见。
弗蕾丽莎[1]要多美就能有多美，
虚伪的杜埃莎似乎也和她同样妩媚。

38

“邪恶的女巫在这时为了保证
这悬而未决的平衡偏向她一边，
无正当手段，就决心以诡计取胜，
靠她的魔咒妖术，马上召唤
一层迷雾前来，笼罩了白天，
还有阵阴风，朝对方脸上吹袭，
使她先前的美丽光辉暗淡，
变成了一个丑陋不堪的形体：
没其他美人在场，她成了唯一的佳丽。

39

“她大喊：‘哎呀，呸！丑陋的家伙，
她借来的美貌如今已清楚显露，
它曾把所有男人的眼睛迷惑；
快离开她吧，要么快把她铲除。’

① 弗蕾丽莎的原文是 Fraelissa，意为“脆弱”(frailty)。

我带着轻蔑，察看她讨厌的面目，
认为她确实像女巫所说的那样，
并想杀掉她；但带着假装的痛苦，
女巫把我愤怒的手臂阻挡；
于是她就被丢弃在这里，化为树状。

40

“从此我把杜埃莎当作了贵妇，
长期不知不觉地因她而欢畅，
也从不知道她原来是个女巫，
直到有一天(在每年巫师们惯常
忏悔他们罪恶的春季时光)
我偶然看见她自己现出原形，
她正在沐浴，用牛至还有百里香①：
我见她是个老太婆，丑陋猥淫，
我竟然曾把她触碰，我痛苦得要命。

41

“她奇形怪状、庞大可怕的下身，
我无法看见，因为它隐藏在水里，
但似乎更加丑陋，更加吓人，

① 牛至和百里香均被视为具有医治皮肤病功效的药草。

人们不相信那会是女人的形体。
从此以后，我开始克制自己
不亲近野兽般的伴侣，想偷偷溜走，
一旦出现安然脱逃的良机：
我看到目前，即使不毁灭，也会有
极大的危险，如果她知道我要分手。

42

“由于我面色的变化，那个妖妇
察觉到我的思想，在静寂的夜间，
用各种邪恶的药草和油膏涂污
我的全身，以魔力和符语咒言，
全然夺去了我的所有感官：
把我带到这渺无人烟的野地，
放在我这可怜的爱人身边，
现在我们被紧紧封闭在木墙里，
排除在活人之外，消磨着厌倦的时日。”

43

仙国的骑士问道：“有多长时光，
你们在这变形的房子里留居？”
“我们难改变，”他说，“这不幸状况，

直到我们在一眼活泉[1]里沐浴；
这是符咒中解除魔力的咒语。”
“哦，我如何，”骑士说，“能找到那活泉，
使你们恢复昔日的幸福欢愉？”
“唯时间和满意的命运才能复原
我们的人形，其他都难解这树木的捆缠。”

44

虚伪的杜埃莎，现取了菲德莎[2]为名字，
听到弗拉杜比奥徒然地悲叹，
深知这一切属实。善良的骑士
却充满恐惧忧伤，愁容满面，
当那棵活树刚刚把一切讲完，
他就向地里插进流血的枝柯，
以免自己无辜地把鲜血沾染，
他用新泥把树的伤口弥合：
转身看他的情人，她吓得面如土色。

① 见《约翰福音》(4:14)：“我所赐的活水，要在地里面成为生命的泉源，涌流不息，直到永生。”以及《启示录》(22:1)：“天使带我看城内街道当中的一道河。这河的水是生命的活泉，清澈如水晶……”

② 菲德莎的原文是 Fidessa，意为“忠实”(Faith)。

45

看到她假装怕得昏死了过去，
　　仿佛全然不知她熟知的事情，
　　便手忙脚乱，竭尽全力地
　　使她苏醒过来。她终于把灰青
　　眼睑抬起，视力仍模糊不清，
　　目光死般地暗淡：以颤抖的举止
　　他搀她起来，极其单纯而真情，
　　还不时吻她。一切恐惧终消失，
他扶她上了坐骑，又继续向前驱驰。

第十一章

骑士与那条老龙大战[1]
两天，仍持续不息：
第三天把它打倒，并赢得
极其辉煌的胜利。

1

是时候了，该把美丽的乌娜讲一讲，
她思念她那被恶龙禁锢的双亲，
想恢复荒凉的王国，她父母之邦：
现在他们向那里越走越近，
她用热忱的话语使骑士欢欣，
态度谦逊地对他这样说道：
“亲爱的骑士啊，如同往日一般亲，

① 红十字骑士丢弃乌娜后，经过“骄傲之宫”和“绝望之洞”，精神萎靡，体力不支。接着来到“神圣之宫”，经过净化和教导，获得精神和肉体的恢复，最后为真正的虔诚所武装，出发前去与困扰乌娜父母的恶龙大战。

你为我忍受了这一切忧伤苦恼，
上苍看见你为我不辞厌烦的辛劳。

2

“如今我们来到了我的故土，
我们所有的危险在这里汇集；
那怪物出没无常，每日劫掳，
从此以后，你需要十分警惕，
随时准备迎击凶恶的仇敌。
现在，请迸发高尚勇敢的火花，
力争使你卓越的自我无与伦比；
这将使你永远地名扬天下，
胜过世上所有征战的义士豪侠。”

3

她指向前方，说道：“看啊，看远处
那一座黄铜高塔，我慈爱的双亲
在塔中幽禁，因害怕那庞然怪物，
我远远望见塔墙上他们的身影，
一看到他们，我柔弱的心就振奋欢欣：
在最高的塔楼顶上，我还能看见
等候着听闻喜讯的警戒哨兵，
哦，我的双亲啊，愿我能欣然

把喜讯带给你们，以解除你们的苦难。”

4

这时，忽然传来一声可怕的吼叫，
　　使万里长空弥漫着一片惊恐，
　　使坚实的大地也仿佛不安地震摇。
　　很快他们就看见那可怕的恶龙，
　　伸展着躯体，躺卧在一座山峰
　　朝阳面，它自身也像一座大山。
　　但是，当它一看见远处闪动
　　发光的矛剑甲盾，辉耀云天，
它就奋起向他们赶去，满心喜欢。

5

红十字骑士请女郎远离这地方，
　　请她撤退到附近的一座小山，
　　从那里既能看到战斗的较量，
　　又能安然地避开预想的危险：
　　她听从嘱咐，稍稍转到了一边。
　　你啊，神圣的缪斯[①]，最博学的夫人，

---

① 此处指司历史的缪斯克利俄。传统上认为主神岳夫是缪斯之父，但斯宾塞使日神福玻斯（阿波罗）成为缪斯之父。

福玻斯美丽的孩子，你母亲“时间”
妈妈，那年迈的新娘[①]，司不朽名声，
使勇武的手崇高，并赋之以声名的永恒。

6

啊，温和地来到我柔弱的胸膛内，
温和地来吧，别带狂暴的怒气，
你常用它来鼓舞勇武的军队，
使伟大英雄的心无比愤激，
一旦你把可怕的号角吹起，
没什么能平息他们勇敢的怒焰；
你唤醒战神，他全副武装，兵器
凶猛，他从不在梦乡沉眠，
以恐怖使胆怯的民族惊慌不安。

7

美丽的女神啊，把狂怒暂撇到一边，
直到把战争和嗜血的玛耳斯歌唱[②]，
歌唱伟大仙后和异教君主间

① 指记忆女神(Mnemosyne)。
② 可能指斯宾塞打算写的“关于成为国王之后的亚瑟王身上体现的政治品德”的史诗；或指《仙后》以后的部分，如第五卷。

那浸染着异教徒鲜血的不列颠战场，
他们用恐怖把天空和大地震响，
这是项长期辛劳和颂扬不尽的工程：
但现在，请把崇高的琴弦放一放，
把你较低的音调①注入我歌声，
使我能赞扬这位圣徒神圣的甲盾。

8

这时，可怕的怪兽已逼近身边，
它急急忙忙，半走半飞地前行，
硕大的身躯遮盖了一大片地面，
粗大腰身下形成了宽阔的阴影；
犹如遮暗峡谷的崇山峻岭。
那恶龙已经靠近，高高扬起
它前部怪异、可怕、庞大的身形，
为增添它巨大兽躯的惊人气势，
它又鼓胀起愤怒、剧毒、流血的躯体。

9

那兽体大都有青铜鳞甲武装，
如同一片片钢板，紧紧相连，

① 在古希腊音乐中，多利安式(Dorian)音乐雄伟庄严，佛律葵式(Phrygian)音乐狂放尚武。“高音的”佛律葵式适合歌颂“政治美德”的史诗，而低音的多利安式适合歌颂“个人美德”的史诗。

任何力量，无论尖矛的冲撞
或利剑的打击，都难以损伤或刺穿；
如同鹰隼，一看到猎物出现，
就抖动披满全身的芜杂薄羽，
恶龙也这样，那声响令人悚然。
它鳞甲一竖，就把像闪光甲衣
那样铿锵的轰鸣传入骑士的耳际。

10

它向前方展开了低垂的翅膀，
如同两叶张开隆起的船帆
把风儿聚满，迅速地向前驶航：
一根根羽毛，把一双翅膀结缠，
如同横桅杆，连结起飞行的风帆，
恶龙想用这羽翅拍击大气，
强力把极不寻常的通道发现，
前方的白云吓得仓皇逃逸，
穹隆受它的威胁，也惊得木然呆立。

11

它千缠百结地卷起的长尾巨大，
覆盖在长长的铜鳞脊背上面，
每当它展开盘绕卷曲的尾巴，

松弛开缠在一起的密集鳞片——
犹如圆盾上的斑点，红黑相间——
那尾巴就拖到身后远处的大地，
只差一点儿就达三弗隆[①]长短，
在长尾尖端上嵌着两根蜇刺，
尖利无比，远远超过了锋利的铁器。

12

但蜇刺和锋利的钢铁却远远难比
那利爪，可撕扯一切，凶狠残酷；
任什么都难保活命，必死无疑，
只要让它贪婪的指爪碰触，
或被拖到它可以够到之处。
但那最可怕的头颅，我舌头一说
就要发抖：它吞噬一切的颌骨
犹如地狱的可怕大嘴张开着，
一切猎物都向那黑暗的深渊里跌落。

13

更令人惊异的是，它上下两颚
各有三行钢铁般的利齿排齐，

① 英国长度单位，1 弗隆 $=\frac{1}{8}$ 英里或 201.167 米。

齿间残留着刚刚被它吞下的
一块块残肢生肉，鲜血淋漓，
这景象吓得人血液冻结凝集：
为进行突然的捕杀，并增添恐怖，
窒息的烟云，燃烧的硫磺，一起
从它发臭的胃肠里蒸发而出，
使周围的空气弥漫着恶臭和烟雾。

14

它两眼发光，像两只圆盾闪亮，
燃烧着怒火，迸发出火星闪闪；
像两座烽火台，竖在旷野上，
把烽火向每一省郡遥遥送传，
发出警报，敌人正阴谋进犯，
手持火与剑，将入侵这一地境；
它两眼也如此，仇恨的怒火在烧燃：
但眼窝深处，像在低洼的林荫，
竖立着瞠视的灯盏，形成可怖的阴影。

15

它朝着骑士可怕地步步逼近，
把布满斑点的前胸抬得高高，
不时在碰伤的草地上弹跳前行，

似欢欣雀跃，因新的客人来到。
不久它抬起颈脊，侮慢而高傲，
犹如愤怒的野猪鬃毛竖起，
它摇动鳞甲，把战斗准备做好，
它摇动鳞甲，像蔑视近旁的仇敌，
这几乎使那位红十字骑士不寒而栗。

16

骑士开始稳稳地端起矛枪
对准恶龙，猛力地急冲上前：
锋利的钢铁狠狠刺在它身上，
却不能把它坚硬的兽皮刺穿，
只一擦而过，向前滑到了一边；
因遭到如此有力的冲击而气恼，
愤怒的怪兽迅速地调头回转，
从骑士身边经过，用长尾猛扫
过去，扫得他人仰马翻，双双摔倒。

17

人和马双双敏捷地重新站起，
再次向凶恶的巨龙刺去矛枪：
但又徒然地弹回那无效的一击，
找不到可致恶龙于死命的地方。

狂暴的怪兽燃起了怒火万丈，
要对此巨大的伤害报仇雪耻；
因为它那刀枪不入的胸膛
从没感受到如此惊人的膂力；
虽然它检验过许多强大骑士的力气。

18

它把挥动的翅膀大大张开，
把自己从地面上高高拔起，
奋力地凌空高飞，有力地分开
柔顺的空气，空气感到自己
浮动的纤尘微粒过于无力，
载不起那样的重量：它劈风开道，
用宽广的篷帆，绕骑士飞翔振翼：
最后笨重地冲下来，曲颈弯腰，
攫取了人和马，把他们双双夺跑。

19

它带着他们，久久高飞在平原上，
飞到了杉木弓箭能及的地段，
直到最后因迫于强烈的反抗
而丢下他们，没飞到终点：
犹如狂野的鹰隼，贸然同勇敢

禽鸟去争斗，超过自己的能力，
它疲倦的指爪，已经把气力耗完，
因攫住过重的猎物而难以飞起；
那猎物落到了地上，靠搏斗解脱了自己。

20

从恶龙紧握的指爪中挣脱了自己，
骑士便再度用锋利的长矛力图
刺进它披着黄铜鳞甲的躯体，
他在一击中注入三人的力度；
坚硬的矛杆震颤，仿佛被吓住，
从布满鳞甲的颈脖之上滑走，
滑到了正充分展露的左翼近处。
锋利的钢矛在翅上刺出大伤口，
由于异乎寻常的创痛，那怪物狂吼。

21

它嚎叫，像大海那样地狂吼怒喊，
当冬天的风暴将愤怒地进行破坏：
滚滚的波涛拍击参差的海岸，
像要把大地从其基座上扛起来，
贪婪的海湾也把巨口张开，
像要吞噬邻近的大地来报复：

喧闹的兄弟们[1]也威胁得十分厉害，
要把世界从坚定的轴心移出，
它们进行着狂暴的战斗，互相报复。

22

钢制的矛头在肉中紧紧嵌住，
直到残忍的龙爪抓住矛杆，
把它折成了两截。顿时就流出
一条黑红的血河，喷涌不断，
淹没了它站立之处的地面；
那血河可以驱动一台水磨。
恶龙的狂怒情绪三倍地增添，
它痛苦地感到深深植根的灾祸，
从它巨大的鼻孔里喷出熊熊的烈火。

23

它向四周猛甩可怕的长尾，
绕住了骑士那口吐白沫的坐骑
矫健的大腿，烈马却英勇无畏，
想松开拴紧的缠结，竭尽全力，
但很快又被越来越紧地缠起，

① 指风。

因此被迫把自己背上的乘坐者
摔到了地上：骑士又迅速站立
起来，遍地沾满了血迹污浊，
弄脏了全身，由于这应受斥责的坠落。

24

骑士凶猛地手持锋利的兵器，
用利剑进击，如此地猛烈凶狂，
似乎任什么也不能抵挡那威力：
坚硬的铁器落在了恶龙头上，
但它全副武装的头颅更硬邦，
很难在那里打下深深的印记；
不过，这打击已使它极度惊慌，
此后便躲避同样沉重的打击，
每当它看见仇敌袭来，就躲闪回避。

25

骑士大怒，见打击受到挫败，
就再次重击，以更加凶猛的力量；
但火星飞迸，钢器又反弹回来，
没留下任何印记在击中的地方，
犹如打在金刚石一般的岩石上。
怪兽忍受不了伤口的剧痛，

忍受不了如此厉害的创伤，
　　于是想拍翅飞逃，由地面腾空；
但是它发现新伤的翅膀已毫不顶用。

26

充满强烈的悲伤，充满痛苦，
　　它发出从来未曾听见的大喊，
　　从它吞噬一切的大炉里射出
　　一道火光，在骑士的胡须上耀闪，
　　使他万分地惊愕，几乎丧胆：
　　烈焰把他的脸颊烧得厉害，
　　还透过盔甲把他的全身灼遍，
　　他不能忍受这样痛苦的状态，
一心想丢弃他的武器，把头盔解开。

27

远古世界的那位伟大的斗士① ——
　　著名诗人的诗篇曾把他颂赞，
　　高度颂扬他的十二项大苦役——
　　所受的狂怒和痉挛的困扰万般，

① 指希腊神话中力大无比的赫拉克勒斯。他穿上人马怪涅索斯设计的毒衣，痛苦之极。按照岳夫的旨意，他成为天神之一，获得永生。

被毒衣的魔力迷住，因衣上沾染
人马怪的血和该死的咒文诗行，
也不如这一万二千种痛苦使骑士胆寒，
钢甲铁衣本把他周身武装，
如今却烧得火红，使他大受损伤。

28

昏厥、困顿、剧痛、伤损、烧灼
与强热、劳累、盔甲、内火和伤口
从不曾如此使人备受折磨：
死去最好，他时时把死亡渴求，
但死神却不肯到来，在需要的时候。
他的敌手看到他如此懊丧，
就决意不让他喘息，不让他歇手，
因此用强健的尾巴横扫四方，
有力地把他击中，狠狠地击倒在地上。

29

说来真巧，竟发生得如此偶然，
就在他站立的地方，未曾注意，
他背后有一眼远古时代的喷泉，
源源的水流，形成了一条银溪，
充满了医治百病的巨大效力。

从前，在那个可咒的恶龙得到
这片乐土、并以无辜的血迹
玷污这圣水之前，人们管它叫
生命泉①，那时它还没失去自己的功效。

30

这泉水能够恢复死者的生命，
涤净一切内疚、孽因和罪恶，
凡是人们染上的痛苦疾病，
它都能治疗，还能使早朽的老者
还童，像当天出生一样地复活。
这泉水胜过西罗亚和约旦河川，
胜过英、德的巴斯和斯巴泉两个：
刻菲斯、赫布罗②也难比这眼水泉：
骑士仰面翻倒，正落入这泉水中间。

---

① 见《启示录》(22:1—2):“天使带我看城内街道当中的一道河。这河的水是生命的活泉，清澈如水晶，水源自神和羔羊的宝座。河的两岸各有一棵能结十二种果子的生命树，每月都结出新的果实来；叶子能医治万民。”泉和树，狭义上象征洗礼和圣餐，广义上则都象征神恩的力量。

② 本节中提到的河流或出自《圣经》，或出自古典作品。西罗亚河是耶稣叫一个瞎子在其水中洗澡而治愈其眼盲的河(《约翰福音》9:7)。约旦河是犹太人渡过去而得救的河(《申命记》27:2—9)，乃缦曾在这河中医好麻风病(《列王记下》5:10—14)，耶稣也曾在这河中受洗(《马太福音》3:16)。刻菲斯河在希腊，流经忒弥斯(正义)神殿。赫布罗河在色雷斯，俄耳甫斯的头被扔在这河中(《变形记》第十一章)。巴斯和斯巴都是可以治病的温泉。

31

金色的福玻斯开始把火红的脸颊
　　浸沉在西方汹涌澎湃的波涛里，
　　并在深海中饮他虚弱的骏马，
　　停下它们日常的劳作来歇息，
　　这时，地狱的怪物把疲倦的仇敌
　　已扔进那眼生命的活泉之中，
　　正把它斑驳的宽大胸部抬起，
　　超过惯常的高度，以凶恶的面容，
俨如胜利者，把铁硬的翅膀啪啪地拍动。

32

沉思的女郎在远处目睹这一切，
　　深感悲伤和痛苦，心如刀绞，
　　以为这就是战斗的悲惨终结，
　　她开始向最高的神明热忱祈祷，
　　祝愿可怕的厄运离开她走掉；
　　她合起双手，低低地跪下双膝
　　彻夜守望，不曾让她的纤巧
　　四肢停歇过一次，心中悲戚，
一直祈祷而不眠，不眠地哀声叹息。

33

次日的曙光早早就开始显现，
　　提坦[1]起身，奔上了每日的旅途；
　　但早在次日黎明前，那时提担
　　还没从海上把带露的美脸探出，
　　温柔的姑娘就从她站立之处，
　　环顾四周，看看是否能发现
　　她所爱的骑士正移动男子汉的脚步：
　　因为她非常担心他的安全，
自从看见他最近倒卧在仇敌面前。

34

她终于看见，他突然勇敢地跳出
　　他浑身湿透地躺卧其中的活泉；
　　犹如雄鹰，刚从海波中跃出，
　　留下了灰白羽毛在浪涛之间，
　　用色彩鲜艳的新羽把自己打扮，
　　犹如年轻的鹰隼飞上天庭，
　　把它新生的一双翅膀试验，
　　对自己也感到惊异，翱翔不停：
这新生的骑士投入新战斗，也焕然一新。

---

① 指太阳。

35

可咒的怪物刚发现他的时候，
无怪乎对此情景深感惊异，
怀疑他究竟是同它先前不久
交手的仇敌，还是新替补的骑士。
骑士为检验他刚刚更新的威力，
便高高挥起圣露闪光的刀剑，
狠狠进击，击中了恶龙的头皮，
切开一个大伤口在头骨上面：
这致命的一击全然打昏了它迟钝的感官。

36

我不知道是否那报仇雪耻的钢铁
由于曾浸在他跌落其中的圣露里
而变得坚硬，或感到更加锋利些，
或者他净化的双手更有力气；
或者产生了其他的神秘伟力；
否则，无论血肉臂膀的力量，
或熔化的金属都不能刺入它血液里：
在这以前，从没人能把它损伤，
无论靠狡计、武力或魔咒的强大力量。

37

厉害的伤口使它无比愤怒，
　　它因剧痛而大喊，叫声尖利；
　　像成百头狮子后腿直立着狂吼，
　　为难以忍受的极度饥渴所迫使：
　　它接着把伸直的尾巴高高甩起，
　　朝着毫无抵抗的空气猛扫，
　　空气被迫屈从于它的威力；
　　这重击，任什么东西都承受不了，
把岩石砸得粉碎，把参天大树推倒。

38

它把长尾高高翘起在头上，
　　伸出尖利的蜇刺猛力一击，
　　打倒了骑士，像把他击毙一样，
　　没有人会以为他还有一丝活气：
　　愤怒的尖针，那致人死命的蜇刺
　　穿透了盾牌，终止在他的侧肩，
　　在那里紧紧钉住，难以拔起：
　　剧痛把他折磨得苦不堪言，
再也不能用忍耐的办法使剧痛减缓。

39

但他更为重视的是珍贵的荣誉，
　　而不是剧烈疼痛对他的磨折，
　　他从讨厌的地面轻捷地跃起，
　　力图松开深深扎入的刺蜇：
　　他徒然无益地试图松解着，挣扎着，
　　怒火中烧，举起愤怒的利剑，
　　猛力进击；恶龙一长段多结的
　　巨大尾部，被他用利剑斩断，
砍去了五个关节，只留下尾巴的根端。

40

心中难想象，是怎样的吼声喧嚣，
　　以及黑如雷云的烟尘和火焰，
　　被地狱所养的怪兽抛上了九霄，
　　一切都被可怖的黑暗遮掩：
　　充满窒息的怒火和深仇积怨，
　　它决心立刻向骑士把大仇来报，
　　集全身力气，冲出困难的局面，
　　以失去平衡的翅膀猛然飞落到
阳光灿烂的盾牌上，把它抓得牢牢。

41

这人因被它抓住而大受阻碍，
　　既害怕把武器丢失在它的指爪里，
　　又不知怎样把它的指爪解开；
　　甚至从刻耳柏汝斯[1] 贪婪的嘴里
　　拔出一根骨头，也难不过用力
　　从恶龙的残忍指爪中夺走捕获物：
　　他三次企图从它脚爪间拔出武器，
　　三次都枉费了抽回武器的企图，
任何想抢走它猎物的念头都毫无用处。

42

他看见任何力量都不能成功，
　　就请出他可靠的利剑来最后帮忙，
　　他挥动利剑向敌手猛烈进攻，
　　两次有力地击在恶龙身上，
　　钢鳞铁甲迸发出闪闪火光；
　　犹如火星从铁砧上飞迸而出，
　　当沉重的铁锤打在砧头之上；
　　他终于逼恶龙松开了一只抓住

① 冥府的守门狗，蛇尾三头，长年不眠。

不放的指爪，以便把它自己来保护。

43

另一只指爪，紧钉在银盾上面，
没任何力量或打击能够迫使
它松开，或逼它放弃好战的誓言，
他使出全身的力量对之猛击，
任何奇异的力量也承受不起；
幸运的钢铁偶然落在关节上，
顺势而下，把它作两截斩劈；
那指爪尚未失去减损的力量，
仍然在盾上悬挂，和当初放置的一样。

44

由于魔鬼般极度的愤怒和悲伤，
恶龙从自己地狱般的熔炉里喷吐
熊熊的烈焰，遮暗了全部天光，
天光被黑烟和蓝色的硫磺盖住；
像燃烧的埃特那[①]从其热锅中吐出
烈焰，吐出岩石的破渣碎片，
还有刚刚熔化的山脊沟谷，

① 意大利西西里岛上的火山。

被煤黑的彤云和污浊的浓烟包卷，
臭气窒息了大地，恐怖充满了九天。

45

其中有害生命的瘟疫和灼热
令他十分苦恼，迫使他为保护
自己的安全而稍稍向后退撤，
使身体免受烈火烧灼的痛苦，
那烈火从地狱般的内脏中向外喷吐。
偶然间(永恒的上帝把偶然引导)
在他后退的时候，他的双足
几乎筋疲力尽，滑进了泥沼，
因害怕蒙受羞辱，他吓得摔倒。

46

有一棵美丽的树长在他身边，
果实累累，结出玫瑰红的苹果，
仿佛曾经在纯净的朱砂中浸染，
到处都知道它们的功效了不得：
吃了这果实的都享有快乐的生活，
并蒙受天赐的永恒生命的恩惠：
伟大的上帝在这块有福的场所
用全能的手把它植下，称它为

生命树，它导致人类始祖的堕落犯罪①。

47

全世界找不到与此相同的树，
　　除了在这片土地上，万物美好，
　　都从这一片沃土里自由长出，
　　纯净的大自然播下了它们，直到
　　那条可怕的恶龙把一切毁掉。
　　另棵树②也长在附近，同样美丽，
　　吃这树上果实的就立刻知道
　　善与恶：唉，令人悲伤的记忆：
这棵树因一人的过错使我们都难免一死。

48

从那第一棵树，如同从清泉，
　　流出了滴滴圣膏，极有效力
　　而又极珍贵，不停地落到地面，
　　整个肥沃的平原被它充溢，

---

① 《创世记》(3：22)："要是他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不死了。"因此，在偷吃知识树上的禁果后，亚当就被逐出了乐园，从此使人类子孙万代失去乐园，有了死亡。他的"罪"就是使人类失去了生命树。

② 即知识树。《创世记》(2:9)："分别善恶的树。"

犹如被及时的雨水喷淋浇湿：
充满恩泽的圣膏赐生命和健康，
还能医治致命的创伤，并再次
复活无知觉的肉体，即便快进坟场。
他落入这圣膏之中：它把他救出了死亡。

49

永罚地狱的怪兽不敢向那里
靠近，因为它本质就是死亡，
它憎恨一切维护生命的东西：
但又屡屡企图侵犯那地方。
这时，开始暗淡消隐的日光，
让位于接踵而至的夜色朦胧，
“暗夜”开始用黑色的罩衣遮藏
活人的道路，以及大地的面容，
把熊熊燃烧的火炬竖起在明净的苍穹。

50

温柔的乌娜看见她亲爱的侠客
第二次坠落，因久战而力竭精疲，
又因失血而昏厥，动弹不得，
犹如躺在深沉愉快的睡梦里，
(浑身涂满珍贵的圣膏，其效力

治愈了伤口，减轻了灼热的烧烤，)
因此她再次受到恐惧的袭击，
开始为他的安全热忱地祈祷；
守着凶夜，等待欢乐黎明的来到。

51

欢乐的曙光很早就开始现出，
美丽的奥罗拉女神① 开始起床，
离开年迈的提托涅沾露的榻铺，
她红润的双颊红得像害羞一样；
因匆匆忙忙，金色的鬈发在耳旁
蓬松地披散；这时候，乌娜看到
她登上战车，鲜花撒满了车上，
开始把沉闷的黑暗从高天驱跑；
升腾的云雀向她致意，以欢快的音调。

52

勇敢的骑士容光焕发地站起，
治愈了开裂的伤口和全部痛伤，
准备战斗，披挂好铁甲铠衣；
早已起身的仇敌正等在一旁，

① 参见第一卷第二章第7节注。

想待到天亮就把他吞下肚肠，
而现在却见他站起，焕然一新，
好像新近的战斗未使他受伤，
它烦恼起来，为自己的命运担心；
但又满怀惯常的愤怒，向骑士前进。

53

在初次遭遇中，恶龙张开大嘴巴，
想马上把骑士一口吞个精光，
带着无礼的傲慢，突然扑向他；
他与恶龙猛交手，像鹰隼飞翔，
强力击退了恶龙。那闪亮刀枪
趁恶龙向外展开了它的指爪，
便猛力地狠狠刺入它的口腔，
深深地扎进它阴暗深陷的食道，
接着拔回来，拔出了它生命的血液如潮。

54

它倒了下去，吐尽生命的气息，
化作一缕转瞬即逝的云烟；
它倒了下去，它身躯下面的大地
在呻吟，像无力承受巨大的负担；
它倒了下去，犹如峭壁巨岩，

　　不太稳固的根基被海浪冲跑，
　　被可怕的力量从大陆那里扯断，
　　轰然倒下，把海神尼普顿惊扰；
它倒了下去，像一座堆集的大山坍倒。

55

对恶龙的倒下，连骑士也不免抖颤，
　　看上去它成了巨大、可怕的一堆；
　　他亲爱的女郎看见这一切，却不敢
　　走近，由于恐惧——这判断不对，
　　但最后，当她看到可怕的魔鬼
　　纹丝不动，就消除了恐惧心理，
　　向前靠近，看见了欢乐的结尾：
　　她赞美上帝，并感谢忠诚的骑士，
靠上帝的力量，他获得如此伟大的胜利。

第二卷

该恩爵士或节制的传奇

第七章

该恩发现玛门神[1] 在深谷，
晾晒他的古财物：
受他的诱惑，在他引领下，

① 玛门(Mammon)，叙利亚语是"财富"之意。《圣经》中作财神解(见《马太福音》6:24)。《仙后》第二卷的主人公是代表节制的该恩爵士，他被仙后派去摧毁一个由各种不节制统治的地方——福乡，并捕捉福乡的女主人阿克拉霞。该恩在途中走入岔道，经历了一系列的冒险，受到各种引诱和考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财神玛门的引诱和考验。

去看他秘密的宝库。

1

像惊涛骇浪上的舵手，经验丰富，
凭靠一颗恒星来变换航程，
当乌云风暴，或者弥漫的浓雾
遮暗可靠的光源，那一盏华灯，
使苍穹蒙上了一层可怕的阴沉，
他便把眼睛紧盯着航图和罗盘
(这都是长年指引他航海的主人，)
用它们来把舵轮稳稳地掌管，
叫他的生有翅膀的航船飞驶向前。

2

该恩也这样，失去了他可靠的指引[①]，
不久前被留在闲湖那边。他继续
赶路，没有任何人伴他同行；
他始终不停地安抚自己的情绪，
想着他的美德和功绩堪赞许。
他走了很久，没发现有任何冒险

① 指该恩的旅伴和向导香客。在此之前，该恩和香客到了闲湖岸边。年轻女子菲德里亚用船把该恩摆渡过湖，但把香客留在湖那边。

值得用荣名的尖声号角来赞誉；
他一直前行，穿过茫茫的荒原，
四周围空无一物，唯有那荒漠一片。

3

他终于来到一块阴暗的林地，
覆盖着灌木枝杈，把天光遮掩，
他发现在那隐蔽的荫凉地里
坐着一个人，古怪，粗鲁，野蛮，
样子极可怕，面目也丑陋不堪。
脸颊被浓烟熏黑，眼睛糜烂掉，
头顶和胡须都蒙上一层煤烟，
漆黑的双手似乎被烈焰烧焦
在铁匠的喷火炉中，指甲像动物的脚爪。

4

他的铁衣上边长满了铁锈，
铁衣里面包着一层黄金，
光泽已暗淡，沾满了灰尘污垢，
但是看上去却好像从前曾经
是一件雕刻珍品，复杂的模型，
交织着怪诞的人形和狂野的意象。
他数着膝上一大堆钱币金银，

翻过来倒过去，把他的财富欣赏，
以此来大饱眼福，满足贪婪的欲望。

5

在他的身旁四周，每一边都放着
大堆大堆的黄金，永不会用完：
其中有些是原矿，还没有经过
玛西伯[①] 那吞噬一切的元素提炼；
有些是刚刚被锤薄，并且延展
成大块金锭和正方的楔子形状；
有些是还没有打上印记的圆盘；
但多数光秃的金属面都已印上
奇特而罕见的国王和皇帝的古老形象。

6

他一见该恩，就立即恐慌万状
并匆忙站起身来，把那些宝山
移走，以避开陌生人妒忌的目光，
他通过一个大洞，把一座座金山
倒入地穴，藏起了那些金钱：
但该恩向他轻捷地举步一跳，

① 即火。玛西伯(Mulciber)是罗马神话中火神沃尔坎(Vulcan)的另一名称。

阻住了他的手，那只手惊恐地抖颤；
虽然该恩被这一情景困扰，
却竭力克制自己，满腹狐疑地问道：

7

“你是什么人(假如你确实是人)，
居住在这里，在这片荒漠之中，
藏起大堆大堆的财宝金银，
既不让世人看，又不去正当使用？”
他瞪大眼睛，目光睥睨不动，
傲然蔑视地回答：“大胆的坏蛋，
你竟敢瞻视我这可怕的面容，
我认为你很鲁莽，毫不检点，
竟扰乱我宁静的宅邸和大堆的宝物财产。

8

“我是人世和凡夫俗子的神，
伟大的玛门，天下最高的神祇，
我把财富倾倒给所有的人们，
我的恩典对谁也不会吝惜：
财富，声名，众多的公国领地，
世间的一切好处，地位，荣光，
世人们为之辛苦流汗的东西，

都从我这里洪水般向四处流淌，
凹陷的地下有繁衍它们的永恒繁殖场。

9

“假如你屈尊为我效劳，追随我，
看吧，这些大山将听从你吩咐；
若你贪婪的目光，难填的心窝，
对所有这些东西仍不能满足，
你还会无偿地获得十倍的财富。”
“玛门，”骑士说，“你徒然自夸为神，
你那些金银的酬报也毫无用处；
向贪求这令人眼馋的利益的人们
去提供你的礼物，去款待更合适的仆人。

10

“我起誓从事勇敢的武功战绩，
和荣誉的追求，这样把一生度过，
不宜关注你慷慨的诱人东西，
你用它们把软弱的世人蛊惑：
对世俗脏物的关注将污损消磨
并降低那种崇高的英勇精神，
它以为王国和王冠而战为乐；
我的乐趣是骏马、刀枪和甲盾：

这才是适合冒险骑士的瑰宝奇珍。”

11

“虚荣的骑士，”玛门说，“你难道不晓得
能任意满足你需要的是金钱？
甲盾、骏马和刀枪，与适合你的
一切，它都能提供，在转瞬之间；
王冠和王国会为你成倍增添。
难道我不是创造国王，有时向
一败涂地的人扔去王冠？
而把统治者按倒在那人的位置上，
我所选择的，不就给堆上名声和荣光？”

12

“我的看法，”骑士说，“却截然相反，
财富是一切纷乱不安的祸根；
获取它靠狡诈，保住它又疑惧不安，
随后傲慢地浪费，不知俭省，
后边留下的只是悲哀和苦闷①。
由财富而引起的灾难祸害无数，

① 见《提摩太前书》(6:9—10):“至于那些渴望发财的，很容易受惑，利欲熏心，自取灭亡。贪财是万恶之源……”

论战、流血和痛苦，还有纷争，
残暴的邪恶，地狱般的贪婪无度，
为高贵的心灵所鄙弃，视为极大的耻辱。

13

“王国不归你，王笏也不属于你；
你把王国、统治者都破坏、推翻，
使忠信真诚变成了叛国通敌；
看吧，无辜的鲜血常洒遍地面，
国君遭杀害，杀人者戴上王冠，
神圣的冠冕也被扯碎撕掉，
紫袍上伤痕累累，血迹斑斑；
城堡遭奇袭，大城被掠夺、焚烧：
你如此赢得非法的政府，把国王创造。

14

“说不尽骚乱的风暴，使个人境况
动荡不稳，使生活令人厌烦：
任何人张满风帆，穿里海驶航，
驾脆弱木舟越过亚得里亚湾①，
我认为，都会遇到众多的灾难。”

① 亚得里亚海和里海一样，在传说中都以波涛汹涌、风云险恶著称。

玛门发怒说:“那么为什么尘世
凡人都如此愚蠢和轻率，竟然
去寻求这邪恶的东西来帮助自己，
没有时就抱怨，拥有时又把它诋毁贬抑?”

15

“的确，”骑士说，“由于邪恶的不节制，
脆弱的人们常成为贪欲的俘虏:
但若想一想，以怎样少许的东西
无忧的大自然使自己得到满足，
人们就会蔑视这多余的事物，
它们以忧伤妨碍天然的欢乐:
在清泉源头，纯净的流水涌出;
但它的支流却被污泥弄浑浊，
丑陋的野草阻碍了它们轻柔的水波。

16

“处于青春时期的古代世界①，
没觉得造物主的恩赐有什么缺欠，
以无可指责的真诚，欣然的感谢，
去领受至高无上的慷慨恩典:

① 指神话中的黄金时代。

像天使的生活，人类幸福无边；
但后来时代的骄矜，像马儿吃料，
滥用起她的富足，便肥肿增添，
产生了七情六欲，开始跑到
适当的界限外，超出自然的第一需要。

17

“于是可咒的手，用钢铁来伤害
他的曾祖母体内平静的子宫，
以盗窃圣物的罪行挖掘出来
她神圣坟墓里的财宝。他发现墓中
有大量金银，犹如泉水般喷涌，
不久他就把对金银的强烈渴望
和骄矜自负这两者混合交融；
贪欲通过他体内的血管吐放
贪婪的烈焰，烧燃起大火把生命吞光。”

18

“孩子，抛掉你极端的蔑视吧，”玛门说，
“把那远古时代的蛮野粗鲁
留给古人吧，他们孤独地生活；
你生活在后来的时代，必须为财富
而出租善行，为黄金把生命租出。

假如你愿意利用我施与的恩泽，
就从这过剩的东西中随意取物；
假如不愿意，你拒绝接受也可：
不过，拒绝了的东西，以后也不要指责。”

19

仙国的骑士说道:“我不愿接受
赐予，直至我知道有理由获得，
我也不知道这些货物是否
以不公的分配从合法主人处强夺，
或以杀人罪或欺诈把它们污浊。”
“真的，”玛门说，“它们是眼不曾见，
舌不曾讲，手也不曾摸过的[1]，
我把它们安放在秘洞里面，
避过追求者的暴力，也躲过上苍的眼。”

20

“什么秘密的地方，”骑士说，“能安放
这大批钱财，躲过上苍的眼？
你的住所在哪里，这黄金万两

① 玛门亵渎地模仿《哥林多书》(2:9)中上帝为爱他的人所准备的奇物:“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人见所未见，闻所未闻，想也想不到的。”

你竟能储存而不受劫掠和侵犯?”
“你来看吧,”玛门说,没多长时间
他就领骑士穿过密林枝桠,
来到了一条暗道,无人能发现,
它穿过洼陷的地面深入地下,
四周围笼罩着一片恐惧,阴森可怕。

21

他们来到一个宽广的空间,
一直延伸到一片平原开阔处,
布满足迹的大路穿过平原,
径直通向普路托① 可怕的国度:
在这条路边,坐着极度的“痛苦”,
紧挨他身旁坐着喧闹的“纷争”:
前者手中把一根铁鞭挥舞,
后者则挥动利刃,刃上血淋淋,
他们俩都咬牙切齿,威胁着人的生命。

22

在路的另一边,坐着一群伙伴,
残忍的“复仇”,充满恶意的“憎恨”,

① 冥王。参见第一卷第一章第37节注。

不忠的"背信",满腹妒忌的"仇怨",
切齿的"忌妒"远离他们的视程
独自儿坐着,咬着痛苦的嘴唇,
颤抖的"畏惧"不停地来回飞翔,
找不到任何安全的地方藏身,
黑暗之中还躺着悲痛的"忧伤",
而"羞耻"则藏起丑脸,回避人们的目光。

23

在上方,阴郁的"恐惧"面目可怕,
扑打他的铁翅膀,不停地飞着;
后边飞行着猫头鹰,还有夜渡鸦,
它们是忧伤事物的可恶的使者,
把死亡与哀伤的忧郁消息诉说:
愁容满面的刻勒诺①,坐在峭壁上,
吟唱着一支痛苦和忧伤的歌,
那歌声可以撕裂铁石的心肠:
唱完了哀歌,她就疾速跟"恐惧"飞翔。

24

这些全都在普路托门前躺卧,

---

① 神话中的鸟身女怪之一。在斯宾塞时代,她们已与贪婪相联系。

玛门和骑士走过去，默不作声。
但仙国骑士一路上满腹疑惑，
东张西望，内心十分纳闷。
最后他被带到了一扇小门，
与洞开的地狱大门紧挨在一处，
任什么也无法把这两扇门隔分：
两者之间的距离只相隔一小步，
这距离分开了地狱的入口和宝库。

25

门前坐着那自我毁灭的“烦恼”，
他日日夜夜留心地监视和守护，
以免暴力或欺诈出人意料
闯进去，抢夺那里被守护的财富：
他绝对不让“睡眠”向此处
靠近，虽然其沉寂的巢穴就在近边；
人们经常把“睡眠”同“死亡”相比附①：
所以他的住所和死亡相连；
一边是睡眠，一边是财富，地狱门在中间。

① “死亡”和“睡眠”都是“夜”的儿子。

26

玛门神刚刚来到那里，那扇门
　　就立即朝他敞开，为他让路；
　　该恩爵士也一直在身后紧跟，
　　黑暗和危险都不能把他吓住。
　　他刚刚进入里面，那一扇门户
　　就立即关闭，门后跳出了魔鬼
　　一个，丑陋得比不吉的日子[①] 还可恶，
　　他在该恩的身后可怕地潜随，
一边走，一边对该恩保持适当的戒备。

27

那个大胆的来客——这恶魔希图——
　　若把他贪婪的手或贪欲的目光
　　或嘴唇，触到他最喜爱的宝物，
　　或者，睡眠把他的眼睑合上，
　　他就将成为捕获物。恶魔那双
　　残忍的指爪在来客的头上高悬，
　　威胁着要把他攫住，叫他死亡，
　　贪婪的指爪将把他撕成碎片，

① 即死亡的日子。

倘若他敢把致命的地府之法违反。

28

房屋里面的形状，坚固而粗陋不堪，
　　像一个大洞，从巨岩峭壁切出，
　　粗糙的屋顶上悬着凹凸的断面，
　　厚重的黄金浮雕，光彩夺目，
　　每个裂缝中都满是那贵重金属，
　　看上去沉甸甸，仿佛要脱落崩毁；
　　在它们上面，阿拉克涅① 在高处
　　织起了精巧的细网，张开在周围，
网上蒙着污脏的烟云，赛过黑煤。

29

屋顶、地板和墙壁全是黄金所造，
　　但布满灰尘，年代久远而朽烂，
　　隐蔽在黑暗当中，谁也看不到
　　那里的状况：因为白昼的欢颜
　　从来不曾在那间房子里展现，
　　只有一丝丝半暗不明的阴影；

① 即蜘蛛。吕底亚姑娘阿拉克涅曾与弥涅耳瓦（雅典娜）女神比赛纺织，被女神击败，并被变成蜘蛛。

犹如一盏灯，其生命即将耗完，
或者像月亮，蒙上深夜的浓云。
骑士心神不宁，满怀恐惧和忧郁前行。

30

在这间房子里，看不见任何事物，
只有大铁箱和银柜，坚固保险，
全用双层的箍带牢牢地拴住，
谁也别指望撬开，靠暴力或诈骗；
这些箱柜放置在屋内每一边。
但是，人的头盖骨却布满一地，
还有死人的骨头，抛在四面，
看来那些人先前把生命丢弃，
卑贱的遗骨因无人掩埋而暴尸此地。

31

他们向前走，该恩一声不响，
直至他们来到了一扇铁门前，
那扇铁门朝他们自动开放，
多得异常的财宝在眼前显现，
人们眼睛在过去决不曾看见；
在一处决不能看到这么多财富，
即使把现在或过去的所有资源，

把世界各地的财富都集中一处，
再加上天上和地下的，也没有如此丰富。

32

主管这里的是一个贪婪的妖精，
他受命把这里专心致志地保护，
他日日夜夜地守卫，谨慎小心，
防备其他贪婪的恶魔们企图
前来抢劫和掠夺这里的财富。
玛门神转过身来对骑士说道：
“看这儿，这儿有整个世界的幸福，
这是一切想发财的人们的目标，
摆在你面前的就是如此的恩典福兆。”

33

“自然，”骑士说，“我不愿蒙受你的恩典，
而且不打算享有这样的幸福：
我把另一种欢乐放在我眼前，
那是另一种目标，另一种至福。
让乐此不疲的人们去关心那贱物，
我宁愿在英雄业绩和战争
当中把自己的似水流年欢度，
并做拥有财富的富人的主人，

而不是自己有财富，成为财富的奴臣。”

34

听见这番话，那恶魔切齿咬牙，
　　很伤心，这么久竟不能把他擒获；
　　他想得并不错，这诱饵闪耀光华，
　　必定会诱他的客人试着去触摸：
　　这样那恶魔就可以把他攫夺，
　　比鹰隼的指爪抓鸽子还要轻巧。
　　愿永恒的上帝拯救你不致覆没。
　　但玛门看见他的目的未达到，
就另想办法出其不意地诱他上圈套。

35

玛门领着他向前，不久就来到
　　另一个房间，房门朝着他马上
　　敞开，仿佛曾受过什么训导：
　　一百个炉灶在那里安置停当，
　　一百个炼炉全烧得火红明亮；
　　有许多妖魔守候在每一个炉边，
　　奇形怪状的家伙，可怕的模样，
　　每一个妖魔都在忙碌地苦干，
熔化黄灿灿的金属，准备着净化提炼。

36

有一个用巨大风箱把空气充进，
　　借着强劲的风力烧起了燃料；
　　另一个用铁钳使即将熄灭的灰烬
　　复燃，并向它不断把铁水的浪涛
　　泼去，以驯服凶神沃尔坎的怒潮[1]，
　　他控制住液浪，恢复了先前的热力。
　　有的在撇去来自金属的渣糟；
　　有的用大勺搅动着熔化的矿石：
每一个都在苦干，每一个都大汗淋漓。

37

但是，他们一看见尘间的凡人，
　　身披好战的甲胄，刀光闪闪，
　　他们就把紧迫的工作停顿，
　　诧异地看着那景象：直到这一天，
　　还不曾见过有生灵来到此间。
　　瞪大的眼睛闪着炽热的火光，
　　丑陋的形体几乎使来客胆寒，
　　倘若不是怕丢脸，他就会退场，

① 即火。沃尔坎是罗马神话中的火神，与玛西伯同。参见本章第5节注。

这时，妖魔的主人和父亲对他开了腔。

38

“看吧，仙女之子啊，用凡人的眼睛，
来看看肉眼从没见过的事物：
你先前热切地想要知道的事情，
也就是，我给你看的那一切财富，
来自何处，看吧，现对你显露。
这里就是全世界利益的源泉：
因此，倘若你很想发财致富，
就细细思量，把固执的情绪改变，
免得将来想要时遭到拒绝难如愿。”

39

“够了，够了，你这财神啊，”骑士说，
“我拒绝你愿提供的无用的金钱。
我拥有所需的一切；何必过多
把没有理由使用的东西贪羡？
用这些虚饰把世俗之徒去欺瞒，
但请准许我对自己事业的追求。”
玛门神大为不悦，却一筹莫展，
只得把粗暴无礼的轻蔑忍受，
再次领着他前行，进一步把他引诱。

40

他领他穿过黑暗的狭窄通道，
　　来到了一座用黄金建造的大门：
　　门扇洞开，守候着一个身高
　　体壮的恶汉，横跨的双腿僵硬，
　　仿佛无礼地蔑视最高的神明；
　　他把一根铁棍紧握在右手里，
　　他本人却是用黄金铸成体形，
　　但他既有生命和感觉，又可以
挥动那可咒的武器来镇压凶狠的强敌。

41

他名叫“蔑视”，而且他蔑视如此
　　称呼他的人，也不屑被如此称呼：
　　他面容严峻，充满了虚荣的傲气，
　　他身材高大，世间人们的高度
　　远难相比，他举止也令人可怖；
　　像庞大的巨人，起源于提坦族类①，
　　他目空一切，瞧不起大小生物，
　　用骄傲把一切其他的力量摧毁：

① 希腊神话中的巨人族。

适合在恶魔中而不是在人间享有地位。

42

一瞥见那些闪闪发光的武器，
　　（它们的灿烂光辉照亮了黑暗，）
　　他就把伤人的铁棍高高挥起，
　　气势汹汹地向仙国骑士挑战；
　　骑士也同样准备来较量一番，
　　但玛门却阻住他的匆忙的手，
　　劝他节制，切勿危险地应战：
　　因为没什么能使那恶汉蒙羞，
尘世的钢铁无法把非自然的形体穿透。

43

玛门以理智使骑士镇定下来，
　　也命令那个凶狠的恶汉克制，
　　随后带骑士进屋。大屋的宽窄，
　　犹如市政厅或庄严的神殿庙宇：
　　许许多多黄金的巨柱托起
　　沉重的屋顶，支撑着巨大财源，
　　每一根巨柱都装饰得堂皇富丽，
　　有皇冠、王冕和各种虚荣的头衔，
世上的王侯戴上它们来统治着人间。

44

一群人在那间宽敞的大屋里聚集，
　　来自天下的各个人种和民族，
　　他们吵吵嚷嚷，你推我挤地
　　拥向屋子的前端，那里高竖
　　威严的宝座，为了至高的君主；
　　上面坐着个女人，衣服花哨，
　　一身富丽堂皇的皇袍王服，
　　尘世的君侯从未曾穿这种衣袍
来增加自己的光荣，显示浮夸的高傲。

45

她的面容美丽得令人惊叹，
　　她的美光芒四射，明灿灿照耀
　　幽暗，人人能见她美的火焰：
　　但这并不是她生来就有的面貌，
　　而是艺术和虚饰伪造的外表，
　　它能够为她召来更多的爱慕者；
　　不过，在行为和外貌上她原被创造
　　成为最美的天仙，直到她堕落；
她此后便寻求援助，来掩饰自己的罪恶。

46

她坐在那里，好一派璀璨的荣光，
手持一根大金链[1]，连结精巧，
金链的上端连着最高的天堂，
下端到达最低的地府阴曹；
蜂拥的人群挤满在她的周遭，
想抓住那一根金链，沿着长链
向高处攀爬，把别的人们赶超：
这就是“野心”，热望向上方登攀，
每一环都是一步，通往高位的尊严。

47

有些人想把自己提升到高位，
通过不义的报酬，或凭借财富，
有些靠朋友，有些靠贿赂卑污；

① 金链暗示贪婪或野心。荷马曾首先在《伊利昂记》第八卷中提到宙斯的“金链”，宙斯说：“你们可以从天上挂下一条金链，大家合力去拿住那一头。无论你们怎样用力，也决不能把我宙斯从天上拉下地去。可是只要我一动手，把我的这头一拉，就可以把你们大家连同大地、海洋什么都拉上去。然后我把那链条拴在俄林波斯山的尖顶上，使一切东西都悬宕在半空中。”斯宾塞曾用金链象征宇宙的秩序与和谐(《仙后》第一卷第九章第一节)，而在此处则用金链象征人们为地位和权力而进行的斗争。

每人为自己准备了错误的道路。
爬上去的人们把别人阻在底下，
低处的人们则使劲把别人拖住，
不让他们向上爬，或变得更伟大，
但每人都力图把自己的伙伴扔下。

48

该恩看到这情景，便询问根由，
人群围着那女人的宝座是何意，
她又是何人，如此被众人所渴求。
玛门回答说："那位漂亮的女子，
是我亲爱的女儿，众人都如此
争相拥到她身边，团团围着；
荣誉和威严全部从她这里
衍生，还有你们世人力求的
人世的幸福：得到的极少，得不到的居多。

49

"她被正确地称做菲洛蒂梅，
天上的佳人当中最俏的美妇，
但这黑暗的下界把她的光辉
遮暗，变成了畸形，十分可怖，
虽不愧享有天堂和崇高的幸福，

却被众神推下来，出于妒忌：
既然你已经得到了我的垂顾，
我愿把她嫁给你，要是你愿意，
她可以促进你的正义事业和功绩。”

50

高贵的骑士说道：“多谢，玛门神，
多谢你如此的恩典和高位的赐赏；
但我是脆弱的肉体和世俗的凡人，
那样不朽的佳偶，我可配不上，
我自己深知，我们命运不一样；
我过去虽不曾，现在却发了誓言，
不久前我已盟誓于另一位女郎，
我无力取消誓言而见异思迁：
无故地变心，这会使勇武的骑士丢脸。”

51

玛门内心里激起了极大的愤怒；
但竭力加以掩饰，又领他向前
穿过可怕的暗影，沿一条老路
进入了一座装饰美丽的庭园，
园中的花果草木，种类难辨：
不是大地从自己丰富的腹内

向世人开放的花草，芬芳甘甜，
而是死一般可怕的黑色花卉，
适合于装饰死者，把阴暗的坟茔点缀。

52

悲哀的柏树在那里生长无数，
汁液苦涩的树木，黯淡的乌檀，
黑色的兔葵，死一般沉睡的罂粟，
冷冷的药西瓜，四轮花模样疯癫，
致命的海马齿，还有毒芹片片①，
不公的雅典人曾用毒芹来药死
睿智的苏格拉底②，他欣然饮干，
把他的生命以及最后的哲理
倾注给美貌的克里提亚斯，他的知己。

53

这地方称为普罗塞宾娜的花园；
花园的中央有银制宝座一个，
宝座的上方有浓密的棚架遮掩，

① 这些植物或是毒草，或是与死亡相联系。冥后普罗塞宾娜是司毒女神。
② 苏格拉底(公元前 470—公元前 399)：古希腊哲学家。关于苏格拉底之死，这里写得并不确切；见柏拉图《斐德若篇》。

普罗塞宾娜为躲避户外的炎热
常来此乘凉，沉溺于嬉戏淫乐。
在附近长着一棵美丽的树木，
树身高大，向四处伸展着枝柯，
繁叶覆盖，没人能看见这棵树，
沉甸甸的累累果实，密密麻麻无数。

54

这些都是金苹果[1]，闪耀着光辉，
它们的光彩看上去非常美丽，
尘世间从没长过、世人们也没
见过那果实，除非是取自这里；
那果实是赫拉克勒斯以英勇的胜利
从阿特拉斯的女儿处获取，开始在
这里种植，结出了金色的果实。
欧玻亚的青年曾用那些果实来
战胜阿塔兰忒，用狡计把她击败[2]。

① 赫拉克勒斯的第十一件工作，是夺取阿特拉斯的女儿赫斯珀洛斯四姐妹看守的赫斯珀洛斯花园中的金苹果。此处金苹果象征贪婪与不和。

② 希腊神话中的女英雄阿塔兰忒许诺嫁给能在竞走中击败她的人。许多败者被杀。希坡墨涅斯（或据有些传说，是欧玻亚的墨拉尼翁）战胜了她，因为他把女神阿佛洛狄忒赐他的三个金苹果扔在路上，她弯腰拾取，耽误了速度。

55

这里也长着那种好看的黄金果，
阿孔提乌斯终于用它赢得真情人，
他曾经久久追求而一无所获：
这里还长着那金苹果，遐迩闻名，
虚伪的阿忒曾把它扔给众神；
伊达的女神们为此争执了一场，
直到帕里斯判给维纳斯女神，
从而赢得了美丽的海伦作报偿，
使众多高贵的希腊、特洛亚人鲜血流淌①。

56

勇武的骑士对这树大为惊讶，
它如此美丽而高大，把大地遮暗，
它满载繁叶硕果的宽大的枝杈，

① 阿孔提乌斯用一个苹果的计谋赢得库狄佩，但斯宾塞把那苹果说成是金苹果。他又把不和的女神阿忒(而不是希腊神话中的厄洛斯)说成是没有被邀参加忒提斯和佩琉斯婚礼而愤怒的女神。阿忒把金苹果扔到朱诺、弥诺耳瓦和维纳斯之间，上面刻着“给最美丽的”。这三位女神请帕里斯裁判。在伊达山上，帕里斯把金苹果给了曾答应把海伦给他的维纳斯，于是导致了特洛亚战争。

向四处扩展延伸，超过了极限，
越出了土岗环绕的这座大花园，
树枝儿高高悬挂，又陡然下垂，
浸沾着流经附近的黑色河川；
这就是那条科库托[①]，大川深水，
当中有许多魂灵不停地哭泣伤悲。

57

他登上河岸去观看那些魂灵，
他往下看见，许多人被打入阴间，
被残忍的精灵持续不断地投进
发出恶臭的阴暗的波涛里面，
他们悲哀的哭号，尖厉的叫喊，
震荡对岸，回响在河畔边坡：
在其他同样可怜的景象中间，
他偶然瞥见一个可咒的家伙[②]，
湿淋淋，在花园近旁下边的深处躺卧。

---

① 冥府中的河川之一。参见第一卷第一章第37节注。

② 即希腊神话中的坦塔罗斯，他因泄露众神的秘密和杀死亲生的儿子珀罗普斯给众神作为肴馔而受到惩罚，被打入地狱。

58

他浸在河中，河水深及下颌，
　　但他仍张着大口，像渴望饮到
　　冰凉的河水，他吃力地趟水向前，
　　伸出自己的手儿，不断地想要
　　把长在河岸边沿的果实摘到：
　　但是，果实从他的手边退走，嘴旁
　　退去了水流，使他的辛苦徒劳：
　　这期间，他饥肠辘辘，焦渴难当，
每天死去，却又不能彻底地死亡。

59

骑士看见他那样地白费辛劳，
　　就问他是谁，究竟想要干什么：
　　他深长地呻吟不止，对骑士答道：
　　“天下所有生灵中最可咒的就是我，
　　坦塔罗斯，躺在这里受折磨：
　　从前最高的岳夫靠我来饮宴，
　　看我啊，如今却没有食物而难活：
　　假如——照我看来——你十分良善，
就给些吃喝的东西，我恳求你的恩典。”

60

“不不，你贪婪的坦塔罗斯，”骑士说，
“忍受你目前所遭的命运的乖张，
对所有那些人，他们处高位生活，
你要做一个思想不节制的榜样，
教他们如何使用自己的现状。”
那可咒的家伙开始大叫大呼，
责骂岳夫和众神把恩义全忘，
同时也亵渎上苍，怨恨满腹，
骂上苍是不公的根源，让他死在此处。

61

骑士再稍稍向前望去，看见
另一个家伙，身体深深地沉浸
在河水里面，河水把他遮掩：
但是，他的那双手肮脏透顶，
却高高伸出在水上，挥动不停，
试图把那双脏手来涤净洗濯；
这意图却落空，因为无法洗得清，
相反，看起来似乎越洗越污浊；
他的辛苦徒劳，努力也毫无效果。

62

骑士大声喊叫他，并问他是谁，
　他伸出脑袋，这样来回答骑士：
　“我是法官彼拉多，唉，最虚伪、
　最不公正的法官，我通过不义
　和邪恶的判决，释放了一个恶极
　穷凶的杀人犯，而把救世主交给
　满怀恶意的犹太人带去处死；
　我时时清洗双手，以表示涤罪①，
我的灵魂又时时因不义而沾上污秽。”

63

骑士目睹，还有无数的魂灵
　受同样折磨，这里难一一诉说：
　玛门神不让他在此处耽搁太久，
　他已见可怕的严刑，花样繁多，
　把罚入地狱的灵魂苦苦折磨，
　玛门神粗暴地说：“你胆小的傻子，
　为什么不去拿些那样的黄金果，

① 见《马太福音》(27:24)：“彼拉多……取了一盆水来，在群众面前洗手，推卸自己的责任说：‘流这义人的血与我无关……’”彼拉多放了囚犯巴拉巴，而把耶稣鞭打了，随后命令带下去钉十字架。

也不去坐坐那张银制的凳子，
或歇息一下疲累的身体，在荫凉地里。”

64

玛门旨在引诱他致命地坠入
脆弱的不节制，通过罪恶的诱惑：
假如他对诱惑有些许意图，
等在他身后的那个可怕的恶魔，
就立即会把他撕得七零八落：
但他很谨慎，注意了各个方面，
把玛门那些骗人的奸计识破，
也不让欲望出卖自己的安全；
漂亮地把想要获取猎物的骗子欺瞒。

65

现在，他滞留在那里的时间太长，
活力已开始逐渐地衰竭萎顿，
既不曾进食，又不曾睡眠，这两样，
犹如大柱，把人的生命支撑，
不吃不睡而久持，谁也不可能。
人世间现在已过去整整三日，
自从他开始这大胆的冒险旅程：
他向伟大的玛门神恳求不止，
就像领他到这里一样，也领他回人世。

66

那神虽不愿，却又不得不从命，
　　因为没有哪一个活人在阴间
　　能够比这样的时间更久地留停：
　　所以玛门神就带他返回阳间。
　　但是，他的虚弱的灵魂一旦
　　把充满活力的空气向胸中吸进，
　　像受到极度强大的压力一般，
　　生命就飞出它的巢穴而消隐，
所有的感官都因受压抑而昏迷不醒。

第十二章

该恩经历了重重危险，
　　在香客指引之下，
彻底摧毁那一座福乡，
　　击败了阿克拉霞。

42

他们[1]继续往前走，不久就到达
　　福乡坐落于其间的那个地方；
　　选择这一场所的是卓越的艺术家，
　　他们用艺术把自然的工程模仿：
　　尘世间美好的事物，纷繁多样，
　　凡是能激起人们的感官愉快，
　　或者能满足高雅情趣的幻想，

[1] 指该恩爵士和他的旅伴香客。该恩由玛门之洞出来后，昏厥不醒，被亚瑟王子所救。亚瑟王子把他带到象征理性灵魂和肉体的阿尔玛城堡。该恩在那里得知，只有当灵魂处于支配地位时才能获得秩序、平衡和节制。该恩得到恢复，增强了力量。于是和他的旅伴一同迅速前去摧毁福乡，并捕捉福乡的女主人阿克拉霞。

都被倾注在这里，十分慷慨，
从而使这片地境过度的丰饶多彩。

43

福乡的四周有一圈美丽的围栏，
既可把进来的客人保护在栅内，
又可把猖獗的野兽阻挡在外边；
但这道围栏又十分薄弱松脆；
虽不惧任何武力来夺取堡垒，
却害怕智慧的力量和节制的威力，
它们能迫使强有力的东西后退：
那大门也是由松脆的材料筑起，
为消遣，不是为战斗或抵挡破城槌的撞击。

44

珍贵的象牙制成了大门的框架①，
这是件才智的杰作，令人叹赏；
著名的故事，讲述伊阿宋和美狄亚②，

① 大门由象牙制成，暗示福乡的虚幻本质。参见第一卷第一章第40节注。
② 伊阿宋乘亚戈船历尽千辛万苦去寻找科尔喀斯王的金羊毛，他与科尔喀斯王的女儿美狄亚相爱，后者用魔法帮助他得到了金羊毛。故事来源于阿波罗尼亚斯的《亚戈船英雄记》(第一卷)。

从头到尾全盘地刻画在门框上：
美狄亚的魅力，她那爱情的疯狂，
伊阿宋非常出色地获得了金羊毛，
他的不忠，他的爱情转瞬即往，
精美的亚戈船驶过黑海的波涛，
那冒险的船舰第一次满载全希腊的英豪。

45

人们或许会看到，在海船下面
浪花飞溅，海船正劈波斩浪，
海浪似乎与象牙溶成了一片，
或者，象牙仿佛镶进了海浪；
雪白的浪花迸溅，在其他地方
又变成朱红，像男孩[①] 的鲜血流洒
呈现出一派可悲可怜的景象，
还有的地方洒遍了万点金华；
犹如着魔的火焰，把克柔莎姑娘[②] 熔化。

---

① 指美狄亚的弟弟阿布绪耳托斯。美狄亚为阻止她父亲的追击，把她的弟弟砍成碎片，扔进海里，她的父亲因捞取碎尸而未能继续追赶亚戈船。

② 科任托斯国王克瑞翁的女儿。伊阿宋抛弃了美狄亚，与克柔莎结婚。美狄亚送去毒裙，克柔莎穿上后即被烧死。

46

这一切，还有更多的故事，在门上
都可以看见，那大门对所有来到
这里的人们永远敞开：门廊下方
坐着个清秀的人，体壮身高，
讨人喜欢而过于自然的外貌，
似乎要把旅行者诱到他这里；
过分宽大而拖到地上的衣袍，
飘垂在他的脚后，放荡不羁，
不适合快步疾走，或男子的操练演习。

47

在这个地方，人们都叫他几尼斯[①]：
这几尼斯并非那一位司掌
生命的天神，专门来掌管生殖，
关心一切生物的繁衍滋长，
他时常让我们预见种种异象，
和有关我们福祉的妖物鬼怪，
还嘱咐我们提防隐伏的祸殃：
那就是自我，我们虽看不出来，

---

① 邪神，与下一节中的善神阿吉斯蒂相对。

但每人都可在自身察觉到它的存在。

48

因此，古圣贤明智地把他视为
一位神明，并称他阿吉斯蒂：
但是，几尼斯却与那古神相对，
他舍不得赐善于人，是生命的仇敌，
暗中促我们堕落，千方百计，
通过使我们看见骗人的幻象。
他负责这座乐园福乡的管理，
被人们看作是守护“愉快”的门房，
为了礼仪，他手中拿着一根魔杖。

49

他用各色鲜花来优雅地打扮，
四周也撒遍鲜花；在他附近
放着一只枫木制成的大酒碗，
对于他，这酒碗似乎非常神圣；
他用这酒碗满足所有新来的客人：
对路过的该恩爵士也是这样；
但该恩对此虚礼却置若罔闻，
并轻蔑地把他的酒碗打翻在地上；
还折断他用来引发虚假幻象的魔杖。

50

他们走进了园中，举目环顾
　　一片广阔的平原，四面八方
　　都是悦人的景致，草地披覆
　　绿叶青枝，装饰得富丽堂皇，
　　闪耀着弗洛拉[1] 骄傲的宝气珠光，
　　她母亲艺术，仿佛有几分蔑视
　　吝啬的自然，像打扮自负的新娘
　　那样，毫不吝惜地把她装饰，
当她在清晨时分走出自己的闺房时。

51

上苍对这里的花草始终慈祥，
　　始终不变对它们的眷顾关切，
　　既不让风暴寒霜落它们身上，
　　妨碍它们幼嫩的花蕾和枝叶，
　　也不让灼热或过度的凛冽
　　给住在园内的生物带来痛苦，
　　而是把清柔的微风与温和的季节
　　和缓地调谐，处置得如此适度，

① 罗马神话中的百花女神。

花园不断把清新的芬芳气息吐出。

52

如此地清新芬芳，胜过罗多庇[1]
　　快乐的小山，那仙女曾在山上
　　生下巨人般婴儿，因悲痛而自缢；
　　胜过忒萨利的滕佩[2]，在往昔时光
　　美丽的达佛涅使福玻斯爱得心伤；
　　胜过伊达山[3]，众神喜在此游玩，
　　当他们离开天上的楼阁殿堂；
　　胜过九缪斯常去的帕那索斯山；
若能与伊甸相比，也胜过伊甸乐园。

53

该恩对这片地境的美丽景象
　　大为惊异，
　　但不让快乐情绪

① 主神岳夫把乱伦的仙女罗多庇变成了色雷斯的一座山，以惩罚她的傲慢，她曾自称是朱诺，把她的兄弟称为岳夫。她还同海神尼普顿生下一个“巨人般的婴儿”。故事出自奥维德的《变形记》(第六章)。

② 忒萨利的山谷。阿波罗曾在这里追逐仙女达佛涅。

③ 参见第二卷第七章第55节注。

浸透感官，或影响自己的思想，
而是目不旁视地向前走去，
控制着自己的意志，把力量驾驭：
直至他来到另一扇大门前面；
它似门而非门，上方有枝条弯曲，
装饰美观，枝叶向四处伸展，
紧紧地勾肩搭臂，放荡地盘旋绕缠。

54

门廊设计的式样，精美少有，
它拱起在头上，葡萄藤四处缠绕，
一串串葡萄低垂，仿佛要引诱
所有的过客来品尝甘美的葡萄，
葡萄向过客手中歪斜倾倒，
仿佛供人们采摘，可遂心如愿：
有些呈深紫，犹如红锆石闪耀，
有些活像红宝石，笑得红了脸，
有些还没有熟透，如同绿宝石一般。

55

有些由黄金制成，光滑闪亮，
是艺术的作品，为一切增添美丽，
它们在繁枝茂叶当中隐藏，

像要把客人的贪婪目光回避，
细软无力的枝条，垂得低低，
仿佛承受着葡萄过重的负担。
门廊下，有个标致的女子在歇息，
她衣着华丽，却又杂乱不堪，
穿一身似乎不适合女子的宽大衣衫。

56

她左手捧着一只金制的酒杯，
右臂伸出去采摘熟透的果实，
她手指挤压出滚圆葡萄的汁水，
浓汁通过她纤巧手指的缝隙
顺畅无阻地流进她的金杯里，
这美妙的榨汁机使酒味更加香甜：
她向每一个偶遇的过客敬赐
葡萄美酒，请他们各饮一盏：
热情问候所有的来客，是她的习惯。

57

她把这美酒也递给该恩品尝；
该恩从她的纤手中接过金盏，
把它猛力甩去，扔到了地上，
只见那金杯摔成一块块碎片，

美酒洒遍一地，弄脏了地面：
对于这，埃克塞丝[1] 愤怒无比，
既无法修补金杯，又不能去阻拦，
只好让该恩走过，虽极不乐意；
该恩却扬长而去，不管她多么生气。

58

这里是人间最最优美的乐园，
它在该恩沉静的眼前展露，
各种悦目的景色，气象万千，
在这里，谁也不妒忌别人的幸福：
五彩缤纷的花枝，参天的大树，
林荫的幽谷，可供休息的山峦，
水晶般明澈的奔流，摇曳的草木；
还有那艺术，更把光彩增添，
创造出这美好工程，在别处不曾出现。

59

人们大概会想到(低劣和粗糙，
同精致优美巧妙地融合起来)，
自然肆无忌惮地胡乱仿效

① 埃克塞丝在英语中是Excess，意为“过度”、“无节制”。

艺术，艺术对自然也抱怨责怪；
彼此都力图把对方的工程破坏，
彼此又增添对方工程的美丽；
志趣虽不同，最终却和睦相待：
双方通过多样性而取得一致，
共同把这座乐园丰富多彩地装饰。

60

在园林中央，喷涌出一眼泉水，
水质芳醇无比，为世上罕见，
纯净明澈的水流，闪耀银辉，
人们看见它穿流于沟渠之间；
水面上极其美丽地处处缀满
奇特的映像和青年的赤裸形体，
有些年轻人仿佛喜地欢天，
飞来飞去，放荡地欢闹嬉戏，
还有些年轻人沉浸在清澈水流的欢乐里。

61

有一条常春藤向四处蔓延展开，
它是由纯金制成，色泽自然：
这贵重金属原有这样的色彩，
凡是没有见识的人们看见，

准把它当成真正的常春藤蔓：
淫荡的枝干向下方蔓延低垂，
浸在闪耀着银辉的露水中间，
毛绒绒的花儿温柔地沾着露水，
晶莹的露珠像是因淫荡而落下的眼泪。

62

无数条小溪从这一股清泉里
绵绵不绝地涌出，秀丽美观，
溪水落进了一块宽广的盆地，
不久就在盆地里涨高溢满，
看上去犹如小小的湖泊一片；
湖水的深浅不过三腕尺[①] 左右，
透过那水波，湖底清晰可见，
下面全是用闪光的碧玉铺就，
泉水仿佛在茫茫湖海中向上浮游。

63

四周的湖岸水边全都镶满
遮荫的月桂树，从那里密密稠稠
挡住了直晒湖波上的太阳光线，

① 一腕尺(cubit)约18至22英寸。

那日光使湖中沐浴者很不好受。
该恩偶然地沿着湖边行走，
看见两个赤身裸体的女郎，
在湖中沐浴，好像在相互争斗，
放肆地扭打，丝毫都不想掩藏
她们的秘密，也不想回避旁观者的目光。

64

其中的一个女郎把另一个女郎
高高托起在湖面上，接着把她再
投入水中，似无驾驭的力量，
有片刻，她们双双被湖水遮盖，
相互按压着不让对方浮上来，
雪白的四肢，透过明澈的波面，
像透过一层薄纱，显露了出来：
突然，她们在水上又抛头露面，
美妙的玉肤暴露在贪婪的眼睛之前。

65

如同黎明的使者，那美丽的星辰①，
从海上抬起它挂满露珠的脸：

① 指金星（英语称 Venus，意为“爱神星”）。

或像塞浦路斯岛上的女神[1]
在海沫浪花中新生，刚刚出现：
她们也这样，晶莹的水珠串串
从她们金黄的秀发上迅速滴下。
看到这情景，该恩走近了湖边，
开始稍稍减慢他热切的步伐，
隐秘的愉快在他坚定的胸中萌发。

66

看见他，两个放荡的女郎站立
不动，凝视了片刻他反常的模样；
有一个突然低头钻进了水里，
她感到羞愧，竟被陌生人窥望：
但是，另一个却更高地升起在水上，
把一双洁白的乳头高高露出，
凡是能把他充满柔情的心肠
诱惑的一切乐处，都向他显露：
这使他更渴望看见遮在水下的肌肤。

① 即爱神维纳斯。维纳斯生于海上，在塞浦路斯岛上岸。她的主要神殿建在该岛。

67

接着，另一个也同样升了上来，
　　她一头美丽的金发飘垂得低低，
　　早先扎成的一个发结已松开：
　　飘拂的浓密长发把她裹起，
　　乳白的玉肤披上金色的外衣：
　　因此该恩看不到那美好的景象，
　　但夺去那景象的东西也同样美丽：
　　金发和水波遮住偷觑者的目光，
仅仅留下她可爱的面孔来让他窥望。

68

她笑着，而且羞涩得两颊绯红，
　　赧颜为她的笑声把魅力增添，
　　笑声又溶进她的赧颜之中：
　　她们看到那骑士把脚步放慢，
　　朝她们凝望，他容光焕发的脸
　　也隐隐露出了欲火燃起的迹象，
　　于是就更加放荡地嬉闹畅玩，
　　并招手示意要他再靠近湖旁，
她们的千娇百媚，可打动铁石的心肠。

69

那香客看见该恩凝望这情景，
就大大指责他迷茫错乱的目光，
并忠言相劝，拉着他继续前行。
现在他们已走近那个福乡，
它愚蠢的宠儿取的这名称不当：
“先生，请留意，”香客这时讲了话：
“我们的艰苦旅程将在此收场：
阿克拉霞[①] 住此地，必须突袭她，
否则她将会溜走，挫败我们的计划。”

70

不久，他们听见了极悦耳的音响，
它能使考究音乐的人们欢欣，
除这座乐园外，人间其他地方
不可能直接听到这样的乐音：
听见这乐音的人们也很难说清
它是怎样的一种仙乐飘逸：
因为所有悦耳动听的声音，

① 福乡的女主人。阿克拉霞的原文是Acrasia，意为“不节制，混乱无序，不和谐”。

在其中汇成了一个和谐的整体，
鸟声、人声、风声、水声、管弦声合一。

71

快活的禽鸟隐蔽在欢乐的林荫间，
它们的鸣啭与人声甜美协调：
天使般的人声发出微微的震颤，
与那神妙的管弦声和谐合调：
银铃一般响亮的管弦声飞飘，
溶进流水的一片潺潺的低吟：
潺潺的流水恰当地变换音调，
时低时高地把那风儿召引：
阵阵的轻风向一切发出低低的回音。

72

在那似乎是传出乐音的场地，
娇艳的妖女[1] 正在和新的情郎
寻欢作乐；她凭借妖法魔力
把他从远处带到了这个地方：
在放荡欢闹一阵后，她就让情郎
昏沉沉入睡，四周有浓荫遮蔽：

① 即阿克拉霞。

一大群少女少男，娇媚而放荡，
围着他们唱起歌，快活无比，
一边歌唱，一边又轻佻放浪地嬉戏。

73

她这时曲身弯腰，俯首下望，
欺诈的目光紧盯着他的眼睛，
好像在寻找药物治她的痛伤，
或者，好像贪婪地把欢乐吞进：
她不时俯身——因怕把他惊醒——
轻轻吻他，把他的嘴唇沾湿，
并通过他湿润的眼睛吸吮他魂灵，
那魂灵熔化在淫邪之乐的欲火里；
仿佛很怜悯他的处境，她轻声叹息。

74

这时，有人把这美妙的曲子吟唱：
“爱观赏美好事物的人呵，你看，
盛开的花儿就是你一生的影像；
看吧，含苞的玫瑰，多么娇艳，
她开始羞怯而谦卑地向外窥探，
她愈美，你就愈难看到她谦卑；
看吧，她马上就多么放浪大胆，

全然袒露着她那赤裸的胸背；
看吧，过不了多久，她就要枯残凋萎。

75

“随着一天的流逝，人生的叶蕾
和花朵，就这样匆匆凋落消亡，
今后再不会盛开，重吐芳菲，
而往昔，曾有过多少情女和情郎，
把它们采来装饰床榻和卧房：
因此，快采摘玫瑰吧，趁青春尚在，
暮年将至，会把她美色剥光：
趁还有时间，把爱的玫瑰采摘，
你去爱，你就会得到同样炽烈的爱。”

76

那人唱毕，禽鸟的合唱又开始，
与他的曲子合调，百鸣千啭，
仿佛赞许他令人愉快的歌词。
那歌词，一对坚定的旅伴全听见，
但毫不动摇，而是继续向前，
穿过许多隐蔽的灌丛林莽，
他们匍匐着前进，终于发现
那放荡女子和她的淫乱情郎，

她把他昏睡的头颅轻枕在她的膝上。

77

她在舒适的玫瑰花床上躺下，
或热得无力，或准备淫乐一场，
披着(确切地说来，一丝不挂)
一身丝织的薄纱，银光闪亮，
不仅难把她雪白的肤肌遮挡，
而且还尽量露出更多的白肤：
阿拉克涅[1] 织不出更巧的丝网，
我们常见的露水蒸发的缕缕气雾
织成的细网，也不能更轻地在空中飘浮。

78

她雪白的酥胸赤裸着，暴露无遗——
饥渴的目光猛瞅，仍难饱眼福——
由于刚才的淫乐而倦怠无力，
几颗比仙露更晶莹的汗水渗出，
一滴滴流下，像纯净的东方明珠，
那双甜笑的美目，流露出欢畅，
湿润了火热的光束——她用这光束

① 即蜘蛛。参见第二卷第七章第28节注。

震撼尚未冷却的心灵；像星光
闪耀在静静的波涛上，显得分外明亮。

79

睡在她身边的那个年轻人，看来是
一个出身高贵的英俊青年，
看到他玷污自己的高贵品质
自然令人感到极大的遗憾；
他还在沉睡，匀称的脸上显现
甜蜜的神色和可爱可亲的优雅，
还有男子的坚定融和在其间，
在他温柔的唇上，细细的胡子茬
刚刚长出来，就已绽开了银白的花。

80

他那好战的甲胄，无用的刀枪
称颂着睡眠，在树上高高挂起，
光辉的圆盾，曾绘满往昔的纹章，
被抹得面目全非，不见了徽记；
他不管这些，对荣誉也毫不在意，
把有助他进步的一切都置于不顾，
只耽于淫邪的情爱，奢侈淫逸，
耗费了自己的时日、肉体和财物，

哦，可怕的妖术啊，弄瞎了他的双目。

81

高尚的骑士和谨慎的香客逼向
　　那两个一心只顾淫戏的人，
　　并突然扑过去，撒开精巧的细网，
　　这细网是技艺高超的香客专门
　　为捕捉他们而合乎科学地织成。
　　他们被牢牢捕获，而其他党羽
　　怕受更坏的羞辱，则四散逃奔。
　　遭到这意外袭击，娇艳的妖女
使出浑身的解数，想挣脱罗网逃去。

82

那情郎也竭力挣扎：但气力白费，
　　因为那细网编织得如此精巧，
　　任何诡计和力量也休想扯碎。
　　他们捉住那两人，就地找到
　　现成的镣铐，把他们捆得牢牢：
　　他捆阿克拉霞用金刚石锁链，
　　因为其他的东西都很不牢靠；
　　但马上松开那青年(名叫沃尔丹)，
并以明智的忠言对他谆谆地规劝。

83

所有辉煌的宫殿和快乐的绣阁，
　　该恩全摧毁，丝毫不心慈手软；
　　没什么能阻挡他风暴一般的怒火，
　　能使那精美的建筑幸免于难，
　　他把这里的极乐变成了悲惨：
　　他砍倒林木灌丛，铲除凉亭，
　　拆去棚架，夷平一座座庭园，
　　摧毁所有的楼阁，烧掉宴会厅，
最美的处所顿时化成了最丑的地境。

附　录

斯宾塞生平与著作年表

1552 年　出生于伦敦。

1561 年　入伦敦布商学校。

1569 年　作为“工读生”，入剑桥大学彭布罗克学院。

1573 年　获剑桥大学文学学士学位。

1576 年　获剑桥大学文学硕士学位。

1577 年　游历爱尔兰，以及“英格兰北部”——诺桑普顿和兰开夏。

1578 年　任肯特郡罗切斯特主教杨格(原彭布罗克学院院长)的秘书。

1579 年　在伦敦。与玛查比娅丝·查尔德结婚。参加菲利普·锡德尼爵士的文学团体的活动。为莱斯特伯爵服务。发表《牧人月历》。

1580 年　发表与哈维的来往信件(5 封，2 封为斯宾塞所写)。写作《仙后》。任爱尔兰总督格雷的秘书。8 月，随格雷赴爱尔兰。

1582 年　租得基尔代尔县纽艾比宅邸。

1584 年　任洛多维克·布里斯克特的代理。第一位妻子亡故(?)。

1588 年 获芒斯特的基尔科尔曼庄园(占地约 3000 英亩)。

1589 年 罗利爵士来访。随罗利爵士到英格兰和伊丽莎白女王宫廷。《仙后》前三卷于 12 月 1 日注册。

1590 年 《仙后》前三卷出版,附"致罗利爵士的信"。

1591 年 出版《哀怨集》和《达芙奈达》。获伊丽莎白女王批准的终身年金(50 英镑)。可能在春季返回过爱尔兰。

1594 年 在科克,与伊丽莎白·博伊尔结婚。

1595 年 出版《柯林·克劳特重返家园》、《爱情小诗》和《祝婚曲》。

1596 年 出版《仙后》后三卷(与前三卷合作在一起)、《四首颂歌》、《迎婚曲》。可能在英格兰,校阅《仙后》(至少是后几卷)。

1598 年 散文小册子《论爱尔兰当前的状况》于 4 月登记,但未获通过。爱尔兰北部和西部的反英斗争,波及芒斯特。基尔科尔曼庄园被焚毁。携告急文书返英格兰,12 月 24 日抵达伦敦。

1599 年 1 月 13 日在伦敦逝世,葬于威斯敏斯特教堂。

1609 年 《仙后》连同"变化章"出版。

主要参考书目

Berger, Harry Jr. *Revisionary Play: Studies in Spenserian Dynamics*. Berkely, 1988.

Dunlop, Alexander. "The Drama of *Amoretti*." *Spenser Studies* 1 (1980): 107-20.

Hamilton, A. C., ed, *Edmund Spenser: the Faerie Queene*. Longman, 1977.

Heninger, S. K., Jr. *Touches of Sweet Harmony: Pythaqorean Cosmology and Renaissance Poetics*. The Huntington Library, 1974.

Hough, Graham. *A Preface to "The Faerie Queene"*. W. W. Norton, 1962.

Kellogg, Robert, and Oliver Steele, eds. *Books I and II of The Faerie Queene*. The Odyssey Press, 1965.

Hieatt, A. Kent. *Short Time's Endless Monument*.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0.

Lever, J. W. *Elizabethan Love Sonnet*. London: Methuan & Co. Ltd, 1956.

Lotspeich, Henry G. *Classical Mythology in the Poetry of Edmund Spenser*.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32.

Maclean, Hugh, ed. *Edmund Spenser's Poetry*, 2nd ed. W. W. Norton, 1982.

Nelson, William, ed. *Form and Convention in the Poetry of Edmund Spenser: Selected Papers from the English Institu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1.

Shire, Helena. *A Preface to Spenser*. Longman, 1978.

Smith, J. C., and E. de Selincouxt, eds. *The Poetical Works of Edmund Spense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12.

Thompson, Charlott. “Love in an Orderly Universe: A Unification of Spenser's Amoretti, ‘Anacreontics’, and Epithalamion.” *Viato* 16 (1985): 277—335.

奥维德:《变形记》,杨周翰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斯威布:《希腊的神话和传说》,楚图南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斯宾塞诗选
作者＝（英国）埃德蒙·斯宾塞著　　胡家恋译
页数＝２８４
ＳＳ号＝１１４００２１９
出版日期＝１９９７年１２月第１版